

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本書版權為編者及書中各篇作者所有，本書任何部份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部或部份抄襲或翻印。

書名：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編者：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出版：香港科技大學出版技術中心

版次：2004年6月香港第1版第1次印刷

國際書號：ISBN 988-97563-1-5

聯絡地址：香港九龍清水灣道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2004

丁邦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中國語言研究中心

2004 . 06



丁邦新教授近照

2002年攝於杭州六和塔

序

教學原是一件辛勤的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作老師的默默耕耘，豈敢奢求桃李盈蹊？丁邦新教授在科大榮休在即，他的學生結集成書，獻給老師。書中七篇文章，內容不一，但用意相同，都是多謝老師教誨之恩。碩果磊磊，衷心謹謹，有弟子如此，做老師的夫復何求？

丁先生一九九六年來香港科技大學出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九八年在人文學部開辦語言學碩士博士課程。六年於茲，從延聘教師，到招收學生，從設計課程，到批閱論文，無事不親力親為。科大的中國語言研究，別樹一幟，著重語言歷史嬗變的過程，規律和原因，從漢藏語言到中國方言，都循此方向探討鑽研。去年成立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連同老師，研究員和研究生，前後共數十人。定期開會，請學者作專題演講。一小時講演，一小時提問討論，最後由丁先生作結。從文章選題到研究方法，從立論推敲到遣詞用字，皆一一詳加評述。在這種治學嚴謹但討論開放的學術環境中，同學們耳濡目染，識力漸進。丁先生因為行政事繁，不常開班授課。曾經聽過他授課的同學固然深感慶幸，沒上過課的同學覺得能有機會參加這些討論會，也等同親炙教誨。

丁先生是語言學大師，舉凡古今漢藏聲韻文法，無不精研，著作等身。歷任台灣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桃李滿天下。丁先生待學生如子姪，從讀書到做人，無不關切。有學生初學古音，必督促有加。有學生學寫詩詞，必逐字推敲。有學生寫報告，必細字批改。有學生求職，必大力推薦。學生可以向老師討學問，也可以跟老師談心事。同學從丁先生那裏學到的不只是學問，更重要的是學到做人的原則和方

法。做人做學問，必須以真誠相待，方可有成。丁先生是楷模，同學學到不管多少，終身受用。丁先生師從李方桂先生，侍師甚恭。李先生八七年在加州病重，病榻上猶不斷問及丁先生在台近況。垂念之切，感人肺腑。丁先生今日對學生的關懷，正是李先生當年對他殷勤照顧的延伸。

這一本論文集七篇文章，由中國方言到少數民族語言，由共時分析到歷時探討，由語音到語法，洋洋大觀。有的是同學們在科大上課的功課，有的是同學參加學術會議宣讀的論文，經多次修改，方才結集成書。這一本集子一方面是表示同學們對老師的心意，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學問的承傳。李方桂先生去世後，丁先生曾撰長詩悼念，中有句嵌李先生名諱云：方生方死火不盡，桂花謝了百花開。薪火相傳，語言學的沃沃肥土，又吐新芽綠葉。今日的文集，是下一代學人的牛刀初試，雛鳳新鳴。有成績如此，丁先生當感到安慰和驕傲。

今年三月間，姚玉敏同學建議編寫一部紀念文集，作為祝賀丁先生退休的禮物。這個想法一經提出，就馬上得到許多同學的贊同。各人紛紛從舊作中找出好的文章，詳加修改，交由姚同學負責統籌。後來更得潘秋平同學協助，兩人在上課，教學，考試，論文等重重工作壓力之下，廢寢忘餐，逐字校對修訂，終於如期付梓。編印時，得到馬木池先生設計封面，林英偉先生提供技術協助，和大學印刷中心大力支持，特此致謝。封面暗字是丁先生題嘉峪關詩墨寶部份。書前附丁先生近照乙幀，煦煦春風，一代宗師風範，溢於紙表。

二零零四年夏張洪年序於清水灣科技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

目錄

序	張洪年	i
上古漢語中的清濁別義及其相關的問題	潘秋平	1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西字奇蹟》殘篇 聲母系統構擬	鄭紹基	68
白語中漢語借詞聲調的層次	孫志陽	95
桃源方言中的音變造詞	張 軍	123
Mechanisms of Sound Change from Implosives to Nasals	CUN Xi	148
粵語起始助詞的研究	歐陽偉豪	164
“二”、“兩”、“雙”：共時及歷時層面	姚玉敏	202

上古漢語中的清濁別義及其相關的問題¹

潘秋平

一 引言

隨著近三十年來上古音研究的不斷深入，上古漢語具有形態變化已成為大家的一個共識。在這個基礎上，上古漢語究竟具有哪些形態變化，而這些形態變化又是如何透過語音的形式給表現出來，大家都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些不同的看法就構成了一個連續統 (continuum)，一端是認為上古漢語僅有少量的幾個重要詞綴，如 *N- 和 *s- 的詞頭，而另一端則堅信上古漢語是個擁有豐富形態變化的語言，不單有詞頭、還有詞尾，甚至還有中綴以及能通過元音的交替變換來改變詞義等。迄今，對上古漢語的形態的討論大致上雖然沒有超越這兩端，但是分歧依舊巨大。如果這種分歧僅是局限在上古漢語詞綴數量的多寡上，問題或許還不嚴重，但是我們卻發現，在一些已深具共識的課題上，不同的學者對於特定的構詞形態過程或程序(morphological operation)的解說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對立。這種對立是關鍵的，因為它不再是個上古漢語有沒有某個詞綴的問題，而是個在大家都已承認某種意義

¹ 這裡的“上古漢語”主要指的是周秦時代以《詩經》、《左傳》等為基礎的語言。文章中也提及原始漢語，這是出於理論上的需要，假設在上古漢語之前的某一個階段所存在的一種語言。它是上古漢語的祖語。這個觀點主要是來自龔煌城(2002)。

的交替和某種語音形式有關的情況底下，如何決定基式和變式的問題。最能集中說明這種分歧的就是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

幾乎所有討論上古漢語形態的學者都承認聲母的清濁交替能表現不同但相關的意義，但是這種聲母上的清濁交替在語音的層面上要如何體現出來卻是個困擾學者多時的問題。有的認為這單純就是一個清聲母和濁聲母的對立，無須再深究；有的則認為這裡頭有詞頭在起作用。後一種看法內部並不一致，有的認為基式帶清聲母，因此需要一個鼻音作為構詞的前綴，以使之濁化；有的則認為基式帶濁聲母，因此所認定的前綴是個能使濁音清化的舌尖清塞音。迄今為止，不同學者都著重於從各自的理論框架去申述關於清濁別義的看法，而從未在自己的論述中對其他學者的看法做出討論和提出反駁，因此“清濁別義”這種構詞現象雖已是大家的共識，但就這種形態構詞的具體過程和程序卻仍意見分歧。我們認為對上古漢語的形態變化進行研究是個艱難的探索，但也正因為這種探索是艱難的，我們就更應該在這些已取得初步共識的課題上再往前走一兩步，盡量消除分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一個較堅實的基礎上把研究的面拉開。這篇文章基本想做的就是對各家迄今在清濁別義上所提出的解釋做一個初步的總結，並嘗試指出其中的困難以及提出一些修正。我們的基本想法是構詞法是個涵蓋語音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語言現象，因此任何對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現象做出的解釋，都必須盡量符合以下兩條限制原則：

- 1、語言類型上的限制：提出這一條限制原則的目的是因為語言，不論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相通的本質。語言類型學正是通過對大量沒

有親屬關係和接觸關係的語言進行研究，揭示存在於人類語言中的普遍傾向 (universal tendencies) 和蘊含序列 (implicational hierarchies)。近十五年來，從類型學的角度對動詞詞根的形態變化進行的研究成果很豐富，而這些研究也和近十年來新興的認知語言學接軌，因而我們希望結合這兩方面，對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進行一些初步的討論和分析，以做到整個討論除了能照顧上古漢語的內部證據外，還不違反人類語言裡頭，形式 (form) 和意義 (meaning) 之間相互搭配的一些普遍傾向 (universal tendencies)。

2、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變限制：我們的基本假設是以《詩經》為代表的上古音是以《切韻》為代表的中古音的祖語，² 因此對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的語音形式做出任何的擬測，除了得解釋諧聲證據外，還得解釋這個上古漢語的語音形式如何演變到《切韻》的系統中。這一點非常困難，因此不少的學者都認為有必要打破對漢語音節的固有看法，並引入一個半音節 (sesquisyllable) 的觀念 (Sagart 1999；潘悟雲 2000)，如此我們在解釋語音演變時就多了一個手段。一個半音節的引入固然能對上古到中古的一些不規則的語音演變 (如 *br- 可以變中古的來母，也可以變濁聲母的二等字) 提出解釋，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個解釋僅屬於語音層面上的分析，未涉及語義。例如，潘悟雲為了解釋 *br- 既可變中古的來母字，也可變中古的二等字時，就提出前者的上古來源是 *b-r-，而後者的則是 *br-。很顯然的，*b-r- 這個一個半音節和 *br- 的分別在這裡純屬語音層面上的不同，和語義一點關係也沒有。認知語言學中有一條極重要的相似性原則 (iconic principle)，認為語言形式

² 這和白一平 (Baxter 1992) 的假設稍有不同。

上的距離 (linguistic distance) 和認知上的距離 (conceptual distance) 有關 (張敏 1998)，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也希望能借助這個觀念，嘗試把上古漢語的語音和語義現象加以聯系，進而對上古音到中古音的例外語音演變提出一些初步的說明。

二 聲母的清濁交替為清濁別義的語音形式之問題

許多學者都堅信上古漢語有清濁別義。所謂清濁別義，即是通過聲母的清濁交替來表現動詞的不同論元結構 (argument structure)³。例如同一個字如有清濁兩讀，讀清聲母為使動詞，讀濁聲母為自動詞，周祖謨 (1966) 和周法高 (1972) 等都對此都作過討論。兩位先生皆通過許多組能在語義上產生對立的例子證明這種構詞形態現象的存在，而在他們的分析中，清濁別義這種構詞形態就是在一個共時平面，透過清聲母和濁聲母在語音上的對立來區別動詞的價 (valence)。這種構詞形態立刻會面對語言類型學上的困難。Dixon & Aikhenvald (2000) 收集了許多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討論改變動詞論元結構 (valency changing) 的論文；要改變動詞的論元結構，機制不外兩種：一是增 (valency increase)，一是減 (valency decrease)。先說增加動詞的價的情形，這方面的研究較多。Dixon 在討論使動的類型分佈 (typology of causative) 時就總結說：

“A causative construction may be marked by a morphological process having applied to the verb of the clause. Such a process can consist in (a)

³ 以前學者在討論清濁別義時都未採用論元或價等術語，這裡採用，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和世界上其他語言的類型做比較。

internal change, e.g. in vowel quality, or consonant mutation; (b) repeating a consonant; (c) lengthening a vowel; (d) tone change; (e) reduplication; or various process of affixation, with (f) a prefix, (g) a suffix, or (h) a circumfix (combination of prefix and suffix).” (p. 33-34)

根據現有的語言材料，我們發現通過聲母的清濁交替來增加動詞的價是個十分罕見的語言現象。至於減少動詞的價方面，雖然缺少總結性的文章，但是如果把 Dixon & Aikhenvald (2000) 裡和這方面有關的主要材料加以鋪排，我們可以看到：

- 1、Yup'ik：利用詞綴 *-cir-*、*-ma-* (Agent omission) 和 *-(u)te-*、*-(g)i-* (Patient omission) (84—114)
- 2、Motuna：“All the reciprocal verbs are intransitive verbs derived from transitive verbs. Reciprocal verb stems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reduplicated forms of original verb stems with the verbal suffix *-tuh-*. Deagentives are formed by combining participles and the auxiliary *rii(h)-* ‘become/be’.”
- 3、Tariana：“Passive is marked with prefix *ka-* and suffix *-kana.*”

也不難發現通過聲母的清濁交替來減少動詞的價一樣少見。⁴ 因此，我們相信要為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擬出語音形式，詞綴的手段應是個較理想的辦法。這個想法也能得到 Joan Bybee (1985) 的支持。

⁴ 藏緬語中有以聲母的清濁交替作為使動範疇的語法形式，似乎和前面所說的相悖。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一節末會引用杜若明(1990)和 Matisoff(2003)來說明。

Joan Bybee (1985) 是一部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討論形態變化的重要論著，其內容關心的主要是動詞詞根 (verb stem) 及不同的詞綴 (affix) 在形式 (form) 和語義 (meaning) 的搭配問題。在展開討論前，她首先區分了三種能負載語義的形式單位 (expression units)：詞彙形式 (lexical expression)、屈折形式 (inflectional expression) 和語法形式 (syntactic expression)。她進一步指出在表達兩個或以上的語義內容時，上述三種表達形式就體現了如下的分別：

(a) First, two or more semantic elements may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monomorphemic lexical item. This is *lexical* expression. For instance, the lexical item *kill* at some level of analysis combines the semantic elements of ‘die’ and ‘cause’; ‘drop’ combines ‘fall’ and ‘ca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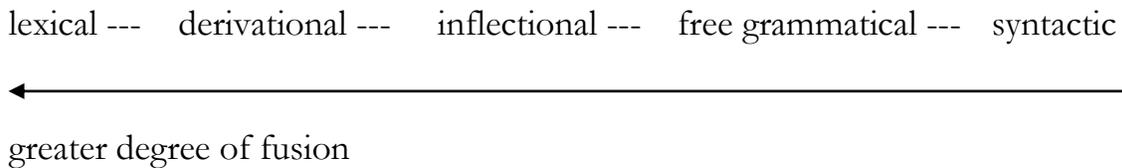
(b) In *inflectional* expression, each semantic element is expressed in an individual unit, but these units are bound into a single word. Inflectional expression may be in the form of affixes added to a stem, or in the form of a change in the stem itself, e.g. English regular Past Tense, *walked*, vs. irregular *brought*.

(c) In syntactic expression the different semantic elements are expressed by totally separable and independent units, that is separate words. Thus *come to know* is the syntactic expression of ‘inchoative’ and ‘know’, while *realize* is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the same notions.

(p. 11-12)

很顯然的，在選取語言形式來表達兩個或意識的語義內容時，詞彙手段就較屈折手段，而屈折手段又較語法手段呈現出更高的融合性。這種融合性主要還是從形式方面入手，如英語的“false”，“untrue”和“not

“true”，它們大致代表了上述三種語言形式，而從融合程度來看，“false”由於把兩種語義成分都融進一個形式中，利用一個形式來表達多個語義內容，因此其融合程度最高；反觀“not true”，由於不同的語義內容是採用了兩個獨立的形式來表達，因此其融合程度最低。Bybee 更進一步把這兩種語言形式視為處於語言形式融合度這個連續統 (continuum) 的兩端的重要座標。在這兩個座標之間，居中的是上述提到的屈折手段外。這個手段又是一個座標，它和兩端的座標之間還分別有派生手段 (derivational) 和自由語法語素 (free grammatical morphemes) 這兩種語言形式。以圖示之，即是：



“Untrue”就是個屬於用派生手段來負載兩個語義內容的形式，在形式的融合程度上，它較詞彙手段來得鬆，但卻又較語法手段來得緊。⁵ 在這個分析框架裡，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是這些語言形式是否和某些語義內容有關係。借用 Bybee 的話來說，就是：

“Given these basic types of expression, the question this chapter considers is whether there are any generalizations to be made concerning the *content* of the semantic elements that may be expressed in each of these ways.” (p. 12)

⁵ 這裡不仔細分析派生和屈折等的分別。

由於語法手段應可不受限制地負載任何的語義內容，因此較有意義的做法是詞彙手段和屈折手段⁶ 是否常常和某些語義內容有關：

“Since there seem to be few constraints on what may be expressed syntactically, it is more interesting to focus attention on what may be expressed lexically and inflectionally.” (p. 12)

Bybee 關心的是如果兩個或以上的語義內容由往往都採用詞彙手段和屈折手段來負載時，它們之間通常會具有怎麼樣的語義關係。為了回答這個問題，Bybee 提出了幾個假說，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和語義之間的切合程度 (semantic relevance) 有關：

“A meaning element is *relevant* to another meaning element if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first directly affects or modifies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the second*. If two meanings are, by their content, highly relevant to one another, then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y may have lexical or inflectional expression, but if they are irrelevant to one another, then their combination will be restricted to syntactic expression.” (p. 13)

這個假說其實就是一條相似性原則 (iconic principle)。根據相似性原則，我們推測不同語義內容之間的融合程度 (fusion in conceptual/semantic space) 和語言形式的融合程度 (fusion in linguistic space) 存在著一種相似性關係。

⁶ 這裡也包括了派生手段。

為了證實這個假說，Bybee 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動詞詞根和詞綴的語義關係上，而這恰好也是我們這篇文章最關心的。根據相似性假說，我們可以推導出凡和動詞詞根的語義切合度高的語義成分，在形式上往往都採用了詞彙手段或屈折手段（上圖中較靠左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反之則多採用語法手段（上圖中較靠右的語言形式）。能改變或修飾動詞語義的語義範疇 (semantic categories) 包括了動詞的價 (valence)、態 (voice)、時 (tense)、語氣 (mood) 和一致性關係 (agreement)。在這些語義範疇中，Bybee 認為和動詞詞根的語義具有高度切合關係的應是動詞的價。她指出：

“*Valence-changing* categories such as transitive, intransitive and causative are highly relevant to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in the verb stem, since the situation expressed by the verb stem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and rol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ituation. The change is sometimes dramatic, as in the case of the causatives …” (p. 20)

對於動詞的使動義，Bybee 還進一步指出：

“The causative meaning is highly relevant to verbs, since it affects quite directly the event or state being described by the verb stem. However, a causative meaning combined with a verb stem describes quite a different action than the verb stem alone does. For example, dying and causing to die (killing) are two quite different activities. Further, the causative notion itself describes quite different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verb stem it occurs with. This can easily lead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roducts of a morphological causative process could become

unpredictable semantically and therefore lexicalized. When many of the words resulting from a morphological process become lexicalized,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speakers to learn to apply the process productively, and the process might eventually lose its productivity.” (p. 18)

動詞和價和動詞詞根的語義內容如果具有高度的切合關係，那麼根據相似性假說，它應比其他的動詞範疇更傾向於採取詞彙或屈折的手段來表達。Bybee 於是建立了一個有五十個語言的資料庫 (corpus)，從中她觀察到：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finding in this survey is the near universality of the morphological expression of *valence*. In 90% of the grammars consulted there was mention of an affix or stem change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a verb to change the number of arguments required by the verb. The most frequent mentioned morpheme of this sort was a causative morpheme.” (p. 29)

值得指出的是在表達動詞在價上的變化時，採用的形態手段主要是派生而不是屈折：

“(We observe) a very low frequency of valence-changing morphology as inflection.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it is rare to find a case where valence could be considered obligatory in the sense that every finite clause contains a morphological indicator of the number and role of the

arguments. All languages seem to have verbs that are inherently transitive and verbs that are inherently intransitive.” (p. 30-31)

此外，這種改變動詞的價的派生構詞手段在不同語言中都具有普遍性：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he high frequency of valence morphology, there are languages which have no other verbal morphology at all, and yet have affixes which change the valence of the verb. Such is the case, for example, in Ainu, Khasi, Ikung and Palaung. The basicness of valence morphology is also seen in developing Creoles, such as Tok Pisin, where the first verbal morphology to develop, after the general predicate marker *i-*, is the causative suffix *-im*. Tok Pisin also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aspect and number markers, but these are not bound to the verb.” (p. 30)

以上是 Bybee (1985) 的主要論點，從中我們知道動詞的價和動詞詞根由於語義內容上具有高度的切合關係，因此在語言形式上往往都採用了詞彙手段或派生手段。

清濁別義是一種和動詞使動範疇有關的形態構詞現象，因此就和動詞的價(valence) 密切相關。在 Joan Bybee 的理論框架裡，這種形態變化往往是由一個派生式的詞綴負載。⁷ 從道理上說，體現清濁別義的語音形式既然和詞綴有關，那麼由聲母所體現的清濁對立就不是原生的

⁷ Joan Bybee (1985: 29): “The most frequent mentioned morpheme of this sort was a causative morpheme”

形式，而極可能是動詞詞根的聲母受了一個特定的詞綴⁸的影響，出現了聲母清化或濁化的演變，進而構成了聲母清濁對立的特殊現象。⁹這種聲母受詞頭影響而產生清化或濁化的現象，在藏緬語中也能得到證實。我們知道藏緬語雖然保留了一些以聲母的清濁來區分自動詞和使動詞的現象，但是杜若明在他的碩士論文〈藏緬語動詞使動範疇的歷史演變〉中，就通過藏緬語族內部各語言的比較，認為藏緬語動詞使動範疇的演變是經歷了一個由黏著到黏著與詞根屈折并存，再到詞根屈折，最後轉變為分析形式的過程。換言之，以聲母的清濁交替來體現自動和使動的變化，這在藏緬語中不是一種原生的形態構詞手段，而是一種第二義的殘存現象。類似這種第二義的殘存現象的，在表現動詞的使動範疇上，還有清聲母的送氣與不送氣的對立以及元音鬆緊的交替等。因此，杜若明的結論是藏緬語的使動範疇的演變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 1、第一個階段是動詞前面加上使動前綴，使該動詞變為相應的使動詞。這個使動前綴是 *s-。
- 2、第二個階段是由於複輔音的消失以致這個使動前綴簡縮、脫落，影響到動詞詞根，產生了詞根屈折，同時黏著形式(即加前綴的形式)還有保留。
- 3、第三個階段是黏著前綴全部脫落，使動範疇的語法形式全部變為詞根屈折。

⁸ 這個詞綴可以增加動詞的價，也可以減少動詞的價。

⁹ 我們懷疑當清濁別義發展到了聲母有清濁對立時，上古漢語已逐步發展成一個分析型的語言。限於篇幅，其中的推論過程無法在這裡詳述。

和杜若明的看法相近，James Matisoff 也認為在表現動詞使動範疇上，以聲母的清濁交替為形態手段並不是藏緬語的原生形式。但是，和杜若明不同的是，他指出原始藏緬語除了有一個使動前綴 *s- 外，還有一個自動化前綴 *m-。他指出：

“At a higher level of grammaticalization, many TB languages have developed productive, semantically transparent “prefixal paradigms”:

.....

The most interesting morphological alternation involves prefixes is also arguably the most ancien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inner-directed or stative verbs on the one hand, signaled by the nasal prefix *m-; and transitive or outer-directed or causative verbs on the other, marked by the sibilant prefix *s-. Despite the relative clarity of this opposition, the morphophemic traces of these prefixes in their daughter languages range from the obvious to the indirect. On the obvious side, we find pairs like WT **mnam** ‘have a smell, be odorous’ (v.i.) / **snam** ‘sniff something’ (v.t). Often, however, the only traces left by the proto-prefixes are oppositions in the manner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in the verb-pairs:

- Burmese has well over 50 verb-pairs where the intransitive member has a plain initial and the causative/transitive has an aspirate (e.g. WB **prat** ‘be cut in two’ / **phrat** ‘cut sthg in two’, **nûi** ‘be awake’ / **hnûi** ‘awaken someone’, **lwat** ‘be free, loose’ / **hlwat** ‘set free’), where the aspiration is a clear reflex of the *s- prefix.
- Hayu (=Vayu), a dying TB languages spoken in a few villages four days’ trek southeast of Kathmandu, displays several patterns of

manner alternations in these pairs, with the conditioning not clear (Michailovsky 1988: 106-110):

(a) *voiced vs. voiceless unaspirated* (19 exs., including **dam** ‘be filled’ / **tam** ‘fill sthg’, **duk** ‘fall’/ **tuk** ‘drop sthg’);

(b) *voiced vs. voiceless aspirated* (19 exs., including **bek** ‘enter’ / **phek** ‘cause to enter’, **bok** ‘be born’/ **phok** ‘give birth to’);

(c) *voiced unaspirated vs. voiceless* (a rare category with only 4 exs., including **tun** ‘drink’ / **thun** ‘give to drink’).

- Lahu preserves over a dozen such pairs,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 terms of the manner traces left by the two prefixes:

(1) *voiced obstruent simplex vs. voiceless unaspirated causative*

d̀̀ ‘drink’	t̀̀ ‘give to drink’
j̀̀ ‘study’	c̀̀ ‘train someone’
d̀̀̀ ‘come to rest’	t̀̀̀ ‘set sthg down’
du̇ ‘dig’	tū ‘bury someone’

As indicated above (3.1), the Lahu voiced series of obstruents descends unambiguously from PLB *prenasalized initials. This simplicia in this category thus clearly reflect the PTB stative prefix *m-. ……” (p. 89-91)

在早期的藏緬語中，我們知道動詞前綴是改變動詞的價的原生手段，而從上面的討論中，我們也看到這些前綴可以加在自動詞前，也可以加在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前，因此在討論原始漢語或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時，一個頗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確定清濁別義的基式和變式。在這

方面，藏緬語的材料只能起輔助的作用，應佔重要位置的就是來自漢語內部的材料和證據。

三 白一平、沙加爾對清濁別義的討論及其問題

1998 年，白一平和沙加爾 (Baxter & Sagart) 合著的 *Word Formation in Old Chinese* 中就明確的提出了在清濁別義中，基式是個帶清塞音聲母的語素，因此在構詞過程中，需要一個 *N- 前綴，以使這個清塞音聲母濁化：

“Some forms show an alternation of a voiced and voiceless obstruent initials; in such cases, we construct a prefix *N- which causes a following voiceless obstruent to become voiced in Middle Chinese.” (p. 45)

他們舉了一系列的例子說明 *N- 詞頭的有無和動詞的論元結構的關係，例如：

1. 敗 bai4 < pæjH < *prats ‘to ruin, destroy’ (transitive verb)
敗 bai4 < <bæjH < *N-prats ‘to go to ruin’ (intransitive verb)
2. 著 zhuo2 < trjak < *trjak ‘place, put, apply, wear (clothes)’
著 zhuo2 < drjak < *N-trjak ‘touch, come in contact, adhere’
3. 見 jian4 < kenH < *kens ‘to see’

根據上邊的例子，我們大致可說 *N- 詞頭和清濁別義是分屬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因此聲母的清濁交替不是一種獨立的原生性手段，而是 *N- 詞頭失落後才產生的現象，這也就避免了前一節中所提出的困難。

¹¹ 此外，這三組例子還清楚地顯示了白一平、沙加爾的一個根本假設，即清濁別義的基式是一個他動詞或動詞的使動式，而變式才是個自動詞。因此 *N- 詞頭的功能就是把一個他動詞或動詞的使動式轉換成自動詞。採用語言類型學的術語，這個上古漢語的 *N- 詞頭是個減少動詞的價 (valence reducing) 的機制。

這個辦法雖然比單純運用聲母的清濁交替合理多了，但是也因此引出了一些問題。再看這三組例子裡的聲母，它們都屬於不同發音部位的塞音，而我們不難從中發現一些不同步的語音演變：見母和端母在 *N- 詞頭的影響下，到中古是發展成同發音部位的濁塞音，而見母則在同樣的情形下，到中古則演變成同部位的濁擦音：

*N-p > b- ; *N-t > d- (同部位的濁塞音)

*N-k > h- (同部位的濁擦音)

¹⁰ 白一平和沙加爾在這裡寫了 h，這不是國際音標，而是延續了 Baxter(1992)中所謂的“typable notation”的做法。這個 h 代表了國際音標中的 h̥ 。

¹¹ 在白一平、沙加爾的系統中，由 *N- 詞頭所產生的清濁別義現象僅限于雙唇和舌尖塞音，并不包括舌根塞音。

在加了 *N- 詞頭後，見組和幫組出現不平行的語音演變，這未嘗不可，但絕不是個好辦法，因為白一平 (Baxter 1992) 早已指出這兩組聲母在歷史語音演變中存在著極密切的關係：

“First, we may divide the initials into “grave” and “acute”, terms borrowed from the feature system of Jakobson and Halle (1971). Grave initials include the labials, velars, and laryngeals -- those which are [-coronal] in the system of Chomsky and Halle (1968) -- while acute initials include all the rest, which are [+coronal] (including y-traditionally included among the laryngeal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grave and acute initials is fundamental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a number of sound changes affecting finals were limited to syllables with one type of initial or the other. For example, the Old Chinese final *-jan becomes MC *-jon after grave initials, but *-jen after acute initials (merging with original *-jen) …… As a result of such changes, certain types of Middle Chinese …… occur only with grave initials, so that grave and acute initials have quite different distributions in Middle Chinese.” (p. 59-60)

幫組和見組同屬“鈍聲”類，而端組則屬“銳聲”類，因此上述的構擬明顯和白一平 (Baxter 1992) 所提出的觀察相悖。

此外，白一平和沙加爾對清濁別義的處理也無法妥善解決中古匣母和群母的關係。我們知道，匣母在中古只出現在一二四等，而群母只出現在三等，兩者互補，因此高本漢才把中古的匣母和群母認為是

有共同來源。(1990：93-94) 這個構擬，高本漢也提出語言形態學上的支持：

“上古韻中一個字根通常而必然的分化，是介于不送氣清音及送氣濁音之間：k-：g'-；t-：d'-；p-：b'-；ts-：dz'-等，……而這裡的“見” Anc. *kien* 及 *ɣien*；“解” Anc. *kai* 及 *ɣai*，“干” Anc. *kân* 及“扞” *ɣân*等。我們若說 Anc. *ɣ-* 的本源是 Arch. *g'-*，……那麼這些字便能很自然地，很適合地歸入上述更大的組別之中，以送氣清濁與否來分辨意義。所以這個證據實在非常有力。” (p. 95)

在高本漢的系統中，匣母在上古于是被構擬成濁的舌根塞音，以和清的舌根塞音形成對立來區別意義。用這個辦法來解釋清濁別義肯定不理想，¹² 因此白一平和沙加爾便把中古匣母的上古來源構擬成 *N-k，解決了語言類型上的困難，但這卻也製造了新的問題。我們不妨將他們的擬音和高本漢的對照。對於“見”和“現”這一組具形態變化關係的詞，高本漢的擬音是：

4. 見 **kien*
 見、現 **gien*

這裡採用的是聲母的清濁交替，而白一平、沙加爾的則是：

¹² 詳見第二節。

5. 見 *kens
見、現 *N-kens

例子不僅一個，還有：

6. 繫 ji4 < keɣH < *keks ‘to tie, attach, connect’
系、繫 xi4 < heɣH < *N-keks ‘be attached to, connected’
7. 夾 jia1 < keɣ < *krep ‘be on both sides of; pinch, clasp’
狹 xia2 < heɣ < *N-krep ‘narrow’

因此在他們看來，中古匣母在上古應是 *N-k。必須注意的是這個 *N-k 是直接演變成 h-¹³，沒有一個中間階段，這麼一來，中古的群母只有三等字，而高本漢原來就是用匣母與群母的互補來解釋這個現象，現在匣母在上古的來源全是 *N-k-，那麼一二四等的 *g- 都跑到哪兒去了呢？

除了以上這些問題外，我們認為還應考慮白一平、沙加爾系統中 *N- 詞頭和 *s- 詞頭之間的關係。能使上古漢語動詞的論元結構產生變化的，除了 *N- 前綴外，還有個表使動義的 *s- 詞頭。由於對 *s- 詞頭的討論極多 (梅祖麟 1989)，因此白一平和沙加爾在文章中只稍微提及：

¹³ Cf. 10

“Alternations of Middle Chinese *s-* or *ʃr-* with other initial consonants are reminiscent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with prefixed *s-* which are widespread in Tibeto-Burman.” (p. 53)

例子有：

8. 吏 li4 < liH < *(C-)rjɿ(?)s

使 shi3 < sriX < *s-(C-)rjɿʔ-s (p. 53)

潘悟雲雖然沒有從詞頭的角度來討論清濁別義，只指出“濁聲母表示自動，清聲母表示使動，這種現象廣泛地見於古藏語”(2000：131)，但卻也十分重視 *s- 詞頭在上古漢語中的作用。他舉的其中一個例子是：

“‘失’ *sljɿt > M. ʃ- 為使動詞，‘佚’ *lit 為自動詞。

“失”原來就有這兩種讀音，如《莊子·徐無鬼》：‘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釋文》：‘音逸，司馬本作佚’，《荀子·襄公》‘其馬將失’，注：‘讀為逸’。因為使動的用法更加普遍，為了區別於自動用法，就給自動詞加了一個‘人’旁。但是在一些古文獻中自動詞也寫作‘失’，經師特地為它們注音，說明要讀作以母。” (p. 133)

可見，上古漢語的 *s- 詞頭是加在自動詞的前頭，使之變成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在白一平、沙加爾的系統裡，既然承認有 *s- 詞頭，這個詞頭的功能就和 *N- 詞頭相反。我們知道 *N- 詞頭和 *s- 詞頭同樣能改變動詞的論元結構，不同的僅是前者使動詞的價增加，而後者則把動詞

的價減少。分析到這一步，就必定要遇到一個問題：上古漢語的 *s- 詞頭能否和帶全濁塞音聲母的詞素共現，使之變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白一平和沙加爾在討論 *s- 詞頭時，所舉的例子全都不帶全濁塞音聲母 (1998：53-54)，而潘悟雲的例子也僅有流音和次濁的鼻音聲母 (2000：133-134)，完全沒有全濁塞音聲母，因此他們在處理上古漢語的形態變化時，完全可以把清濁別義和 *s- 詞頭分析成兩類獨立的構詞手段，它們一點關係也沒有。¹⁴

白一平等雖然沒有提供我們以任何的例子來討論 *s- 詞頭和全濁塞音聲母共現的問題，但是在邏輯上，我們到底還是無法排除一個帶 *b- 聲母的自動詞 (基式) 能因為前頭加了個 *s- 而轉變成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換言之，在上古漢語裡，自動詞和使動詞的對立除了是可以體現為有 *N- 詞頭和沒有 *N- 詞頭的對立外，還可以是下列的形式：

	自動詞 (基式)	他動詞/使動詞
幫組	b	s-b
端組	d	s-d
見組	g	s-g

這個推論如果正確，跟著的問題便是在加了 *s- 詞頭後，全濁塞音聲母是否會清化？答案若是肯定，我們便會得到：

¹⁴ 例如潘悟雲在第八章的〈諧聲原則〉中討論清濁別義，而在第十九章的〈上古帶 *s-的輔音序列〉才分析 *s- 詞頭。

	自動詞 (基式)	他動詞/使動詞	濁音清化
幫組	b-	s-b-	p-
端組	d-	s-d-	t-
見組	g-	s-g-	k-

以上雖是邏輯上的推論，但是這個推論卻能在和漢語有親緣關係的藏緬語中得到證實。龔煌城就指出在藏語中，自動詞與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是前者加詞頭 *N-*，而後者則加詞頭 *s-* 來表示：¹⁵

9. 漢語：焚 *bjən > bjuən

藏語：N-bar 燒、燃

s-bar 點火、燃火

緬語：pa' 發光、發亮 (p. 176)

在這組例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藏語和緬語的語音對應形式：藏語中表示“點火、燃火”義的 *s-bar* 和緬語的 *pa'* 相對應，可見在藏語中，全濁的雙唇塞音 *b* 會在 *s-* 詞頭的影響下清化，而變成同部位的清音 *p*。既是如此，我們認為白一平等雖然未討論上古漢語中 **s-* 詞頭加在全濁塞音聲母前的情形，但是根據邏輯推論，這種可能性既然無法排除，而上述藏語的例子 *s-bar* 也進一步肯定 **s-* 詞頭能附加在全濁塞音聲母的前面，再加上通過藏緬語的比較，我們還看到 *s-* 詞頭具有使濁音清化的功能，因此我們認為上古漢語的 **s-* 詞頭和清濁別義是可以聯系上的：

¹⁵ 龔煌城對於清濁別義的討論，詳見第四節。

	自動詞 (基式)	他動詞/使動詞
幫組	b-	s-b- > s-p- > p-
	濁塞音聲母	清塞音聲母

如果上述的說法能成立，這無疑將對白一平、沙加爾等關於上古漢語形態的討論構成難題。他們把清濁別義和 *s- 詞頭分析成不同的形態構詞手段，但是上邊我們卻看到 *s- 詞頭能導致清濁別義的產生；既是如此，要使“敗”這個動詞的論元結構產生改變，他們的系統中就提供了兩種不同且相對立的分析。採用原來的辦法，基式是他動詞：

10. 敗 bai4 < pæjH < *prats ‘to ruin, destroy’ (transitive verb)

敗 bai4 << bæjH < *N-prats ‘to go to ruin’ (intransitive verb)

但是若根據我們上邊所說，這個程式只要稍做調整，也可以有這樣的分析：

11. 敗 bai4 << bæjH < *brats ‘to go to ruin’ (intransitive verb)

敗 bai4 < pæjH < *s-brats ‘to ruin, destroy’ (transitive verb) ¹⁶

我們相信白一平和沙加爾可能也意識到 *s- 詞頭和清濁別義之間或許存在一些關係，但是上古漢語的諧聲證據卻使他們避免做出進一步的揣

¹⁶ 龔煌城把表使動義的“敗”就構擬為 *s-brads，見第四節。

測。我們不妨先看一看各家對上古帶 *s- 的輔音序列的討論，其中和全濁塞音聲母有關的例子如下：

*sb- > dz- (Pulleyblank)

*sbl- > dz- (Pulleyblank)

*sd- > dz- (Pulleyblank)

*sd- > dz- (李方桂)

*sg- > dz- (李方桂)

*sg(l)- > 從 (鄭張尚芳、潘悟雲) (潘悟雲 2000：304-315)

這幾組例子清楚地顯示上古漢語的 *s- 詞頭如果是加在全濁塞音聲母的前頭，這個塞音聲母不但不會清化，反而會演變成一個濁的舌尖塞擦音。這或許是促使許多學者不把清濁別義和上古漢語的 *s- 詞頭加以聯系的重要原因。全濁塞音聲母在 *s- 詞頭影響下到中古的演變確實是個不好處理的難題，但是梅祖麟在討論上古漢語的 *s- 前綴的使動化作用時，曾舉出下列的幾個例子：

順 *djəns > dźjuěŋ (船) 馴 *sdjən > zjuěŋ (邪)¹⁷

隕 *gwjəns > jwěŋ (云) 損 *skwənx > suən (心)

桓 *gwan > yuǎn (匣) 宣 *skwjan > sjwän (心) (1989：24)

¹⁷ 這個例子很有趣，表現了 *s- 詞頭和 *s- 後綴可能有異化的關係

最後兩組例子的變式值得我們注意，它們的聲母部分雖是 *sk-*，但這個 *s-* 是詞頭，而它們基式的聲母是個全濁的舌根塞音 *g-*，因此若把梅祖麟最後兩個例子的變式跟著第一個例子的方式重寫，將會得到：

損 **s-gwjəns* > **s-kwənx* > *suən*

宣 **s-gwan* > **s-kwjan* > *sjwän*

這兩組經改寫過的例子清楚地顯示了在梅祖麟對上古漢語 **s-* 詞頭的討論中，其實已蘊含了將清濁別義和 **s-* 詞頭加以聯系的可能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如何處理上古漢語的 **s-* 詞頭附加在濁塞音聲母前的這種語音形式 (如 **sb-*、**sd-*、**sg*)，到中古竟然會產生不同的語音變化，例如：

**sg-* > *dz-*

**sg-* > *sk-* > *s*

這個困難或許就促使了學者們把清濁別義和上古漢語的 **s-* 詞頭分析成兩種不同的形態構詞手段。¹⁸ 這種處理未嘗不可，但卻產生一對能在構詞形態上相互抵銷彼此功能的前綴：**N-* 附加的基式是個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而 **s-* 附加的基式卻是個自動詞。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一個語言同時具有兩種不同機制來增加和減少動詞的價並非不可能 (Dixon & Aikhenvald 2000)，但是這兩種構詞形態在上古漢語中卻呈現出一種類似互補的情形。我們知道 **N-* 和 **s-* 在形態功能上恰好相反，前

¹⁸ 我們在第五節會嘗試對如何解決這個困難做一些初步的說明。

者降低動詞的價，而後者則增加動詞的價，但是在改變動詞的論元結構時，*N- 只出現清塞音的前頭以使之濁化，進而變成濁塞音，而這個由 *N- 詞頭所衍生出的變式又恰好不和 *s- 詞頭共現。這種分佈無疑是相當奇怪的，按道理說，形態構詞不應受聲母的制約而分化成兩種功能正好相反的機制或手段。就我們所瞭解，語音和形態之間的界面關係 (interface) 往往體現為語素變體 (allomorph)，例如英語中的複數標記 /-s/ 可以因韻尾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語素變體。這種分化雖是依照語音的條件來進行，但卻是同一種形態構詞的手段。此外，從藏緬語的材料中，我們不難發現形態構詞手段如果要分成對立的兩類，這往往和動詞的語義或語法功能有關，而不會受聲母的因素決定。Matisoff 就指出：

“With verb roots, the Daai nasal prefix sometimes has a causativizing or transitivity function, which is paradoxically the opposite of its presumably original PTB role (see above):

do ‘be good’ mdo ‘make well/heal’

thu ‘rot’ mthu ‘cause to rot’

shot ‘leave’ mshot ‘drive out’

hlai ‘change’ mhlai ‘cause to change’

The stativizing function has been taken over by another Daai nasal prefix, ng-, which makes transitive verbs intransitive or reflexive/reciprocal:

yuk ‘write’ ng’yuk ‘be written’

mäh ‘carry (a child)’ ngmäh ‘be carried’

khü ‘call’ ngkhü ‘call each other’

hmuh ‘see/meet’ nghmuh ‘meet each other’
hlai ‘change’ nghlai ‘exchange’

(2003 : 119)

因此，在一個共時系統中，說形態構詞手段可以依據詞根聲母的特點而分成對立的兩套，這確是相當可疑的。

四 龔煌城對清濁別義的討論及其問題

在關於清濁別義的討論上，龔煌城也和白一平、沙加爾一樣，認為是詞頭在起作用，但是他所採取的分析路子卻稍有不同。龔煌城首先把清濁別義中的清聲母看成是 *s- 詞頭的清化作用，再配合藏語的材料，重新界定了 *N- 和 *s- 詞頭的功能。龔煌城認為在清濁別義中，

“自動詞和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前者加詞頭 N-，後者則加詞頭 s- 表示”。(2002 : 175) 表面上看來，在處理上古漢語 *N- 詞頭方面，龔煌城和白一平、沙加爾、潘悟雲等似乎無異，但是這裡頭卻有一個極重大的分別。白一平等的 *N- 詞頭是加在帶清塞音聲母的詞素的前頭，而龔煌城的 *N- 則是加在帶濁塞音聲母的詞素的前頭。兩種處理清濁別義的辦法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他們所認定的基式恰好對立：白一平等的基式是個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而龔煌城的基式則極可能是個自動詞。¹⁹ 我們不妨看一看下列的例子就能明白他們的分別。對於“別”這個詞素的自動和使動用法，白一平和沙加爾所構擬的語音形式分別是：

¹⁹ 這一點龔煌城并未明確指出來。

12. 別 *prjet (transitive verb)

別 *N-prjet (intransitive) (1998 : 46)

在這裡，基式表他動或使動義，而變式才表自動義。龔煌城的構擬恰好相反：

13. 別 PC *N-brjat > OC *brjat > MC bjät “different, leave” 《廣韻》 “異也，離也”

PC *s-brjat > *s-prjat > OC *prjat > MC pjät “divide, separate” 《廣韻》 “分別” (2002 : 188)

最大的分別是 *N- 詞頭是加在濁塞音前頭，而 *s- 詞頭則加在清塞音前頭。他還進一步認為表自動義和他動義或使動義的“別”，皆是從“裂”這個詞根 (root) 發展出來的。

14. 裂 PC *brjat > OC *rjat > *ljat > MC ljät “tear asunder, divide” (2002 : 188)

其他的例子還有：

15. 敗 PC *N-brads > OC *brads > MC bwai 《廣韻》 “自破曰敗，《說文》 “毀也” “ruined; become defeated”

PC *s-brads > *s-prads > OC *prads > MC pwai 《廣韻》 “破他曰敗” “to ruin; defeat”

16. 降 PC *N-grəngw > OC *grəngw > MC yǎng 《廣韻》 “降伏”

“submit”

PC *s-grəngw > *s-krəngws > OC *krəngws > MC kǎng 《廣韻》

“下也、歸也、落也” “descend, go down; send down”

(2002 : 188)

至於這兩個例子的詞根，龔煌城并未做進一步的說明。在龔煌城對清濁別義的處理中，最主要是認為清濁別義和 *s- 詞頭分屬兩個不同的時間層次：前者出現在上古漢語的階段，而後者則活躍於原始漢語的階段。換言之，在龔煌城的系統中，上古漢語中的清濁別義是原始漢語 *s- 詞頭失落後的一種殘留的現象。

龔煌城對於清濁別義的處理，好處是在一個理論框架裡頭同時涵蓋了上古漢語中的兩種形態變化，但是若進一步深究，其分析也會遇到一些困難。首先是 *N- 詞頭的功能。龔煌城的看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動詞和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就在於前者在一個帶濁聲母的詞素前加了個詞頭 N-，而後者則在同樣的詞素前加了詞頭 s-。簡言之，清濁別義在語音形式上的對立是：

濁	清
*N-b-	*s-b-

這種語音形式上的對立，得到藏緬語材料的支持。Matisoff 指出：

“Before verb roots, the nasal prefix generally signals *inner-directed states or actions*, including “middle voice” notions like stativity, intransitivity, durativity, reflexivity, as in WT verbs like **mgu-ba** ‘rejoice’, **mja-ba** ‘be, exist’, … As we have seen, in this usage it is sometimes found in paradigmatic opposition to the *s- prefix, which marks *outer-directed action*, transitivity, causativity: e.g. WT **mnam-pa** ‘smell, stink’ (v.i.) vs. **snam-pa** ‘sniff, take a smell of’ (v.t.); Lahu **lèʔ**, Akha **myə̀ʔ** ‘lick’ (< *m-lyak) vs. Lahu **lé** ‘cause to lick, feed an animal’, Garo **srak** (< *s-lyak).” (2003 : 117)

但是依據漢語的內部證據，我們認為清濁別義的對立還可以是：

濁	清
*b-	*s-b-

以下我們就著重論述這種可能性。

我們只要稍微看一下前引的三個例子，就不難發現它們的上古語音形式中皆有個 *r- 介音，因此都能和中古的來母字諧聲。必須注意的是，在龔煌城的上古音系統中，來母除了來自上古的 *r- 外，更多的情形是來自 *br-、*dr-、*gr-。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即是一套 *br-、*dr-、*gr- 為何有時會變成中古的來母，有的則不變中古的來母，而成為一個有濁聲母的二等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N- 詞頭在龔煌城的系統中就具有了關鍵的作用。他指出：

“…根據漢藏語的比較，…原始漢語曾有詞頭 *N-，它出現在濁聲母前面，保存了複聲母 *gr- 中的 *g-，使它免於脫落。”

(2002 : 189)

因此“京、涼、黥”的諧聲關係就能得到很好的說明：²⁰

17. 京 PC *krjang > OC *krjang > MC kjæng

涼 PC *grjang > OC *rjang > MC ljang

黥 PC *N-grjang > OC *grjang > MC gjæng (2002 : 186 & 189)

可以看到，龔煌城構擬 *N- 詞頭最根本的原因是為了“解釋漢語內部詞彙之間的同源關係、諧聲現象、語音變化、以及漢語與藏緬語之間若干不規則的對應關係”(2002 : 172)，和形態的關係其實並不是那麼直接。也正因為如此，龔煌城即使在專門討論上古漢語的詞頭的文章(2002 : 161-182)中，都沒有直接指出 *N- 詞頭在構詞上所負載的意義，而我們也無法從龔煌城提供的例子中發掘出 *N- 詞頭的功能：

18. 裂 PC *brjat > OC *rjat > *ljat > MC ljât “tear asunder, divide”

別 PC *N-brjat > OC *brjat > MC bjât “different, leave”《廣韻》“異也，離也”

如果“別”是從“裂”派生出來的，那麼龔煌城就必須清楚地指出 *N- 詞頭所負載的語義，但是他沒有。正因為 *N- 詞頭所負載的形態功能

²⁰ 對於同一個問題，潘悟雲和丁邦新採取了不同的辦法，這裡無法詳細述說。

不明晰，我們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懷疑 *N- 詞頭在龔煌城的上古音系統中，僅是一種語音現象，和形態沒有太多關係。只要把龔煌城的分析擴展到其他不帶 -r- 介音的例子，就不難發現 *N- 詞頭並不具備形態構詞的功能。試看下列這組例子：

19. 亡 *mjang

喪 *smjang

(李方桂 1980 : 25 & 61)

龔煌城在討論上古漢語的 *s- 詞頭時，雖然沒引用這組例子，²¹ 但“亡”和“喪”之間存在著自動和使動的轉換關係卻是不容置疑的。丁邦新先生就指出：

“先秦傳世古籍相當不少，在討論詞綴時，希望至少能有一個用例，例如《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喪’是‘亡’的使動式，上古音‘喪’是 smangh，‘亡’是 mjang，而‘喪’是有詞頭的，等於‘使亡’的意思。意思是‘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能使它死亡，我願意跟你一起死亡。’”

(2002 : 1)

“喪”是從“亡”派生出來的，因此 *s- 詞頭是加在一個帶濁輔音聲母的自動詞的前面。值得注意的是“亡”在上古的語音形式是 *mjang，聲母是個鼻音；既是如此，我們其實並沒有道理為了要和“喪” *s-

²¹ 我們猜想這是因為龔煌城認為 *sm- 應演變為中古的曉母字。

mjang 加以區別而把“亡”也構擬成 *N-mjang。此外，我們還可以再看一組白一平和沙加爾討論過的例子，他們的構擬是：

20. 付 fu4 < pjuH < *pjos

附 fu4 < bjuH < *N-pjos (1998 : 46)

前頭我們已經說過，在龔煌城的系統裡，上古漢語的 *s- 詞頭是加在帶濁音聲母的前面，因此我們可以把上述的例子改寫為：

21. 附 PC *N-b- > OC *b- > MC b-

付 PC *s-b- > *s-p- > OC *p- > MC p-

我們知道“附”不是二等字，也和中古的來母字沒有任何的諧聲關係，因此它的上古音形式中也絕對不會出現 -r- 介音。龔煌城既然認為原始漢語中的 *N- 詞頭出現在濁聲母前面是為保存複聲母中的濁塞音，使它免於脫落，以區別中古來母字和濁塞音二等字的歷史來源，那麼在“附”這個例子中，有沒有 *N- 詞頭就已不是那麼關鍵。因此，我們認為“附”可以有兩種擬音：

22. 附 PC *N-b- > OC *b- > MC b-

附 PC *b- > OC *b- > MC b-

在這裡，*N- 詞頭很顯然的並不負載任何的語義作用，也不影響濁塞音到中古的演變，因此它就是一個毫無作用的語言成分。既是如此，清

濁別義在語音形式上的對立就不必由 *N-b- 和 *s-b- 來實現，而只需要 *b- 和 *s-b- 就行了。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清濁別義在語音形式的對立和上古漢語的音節中是否帶 -r- 介音存在著這樣的規律：

	濁	清
帶 -r- 介音	*N-br-	*s-br-
不帶 -r- 介音	*b-	*s-b-

在龔煌城關於上古漢語形態構詞的討論中，我們并不知道 *s- 詞頭能否出現在不帶 -r- 介音的濁塞音前頭 (如 *s-b-)。在他專門討論 *s- 詞頭的文章裡，所舉的例子如 *s-r、*s-m 等，全都不帶全濁塞音聲母，而我們也僅在他另一篇討論上古漢語的流音問題的文章，才發現 *s- 詞頭能和濁塞音聲母共現，但這種共現又僅局限于帶 -r- 介音的音節 (如 *s-br-)。(2002) 依照龔煌城的整個思路，我們找不到理由說 *s- 詞頭不能出現在不帶 -r- 介音的濁塞音前，而我們也知道詞根如果不帶 -r- 介音，*N- 詞頭根本就沒有出現的必要。在龔煌城的系統中，清濁別義是早期的 *s- 失落後才形成的語音現象，現在的問題是若從形態構詞的角度著眼，這個 *s- 詞頭是否一定得和 *N- 詞頭構詞對立，它自己能否直接加在一個自動詞的前頭。這看似一個多餘的問題，但是其中卻存在一些細微的分歧。

龔煌城說“自動詞和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區別，前者加詞頭 *N-*，後者則加詞頭 *s-* 表示”。(2002：175) 例子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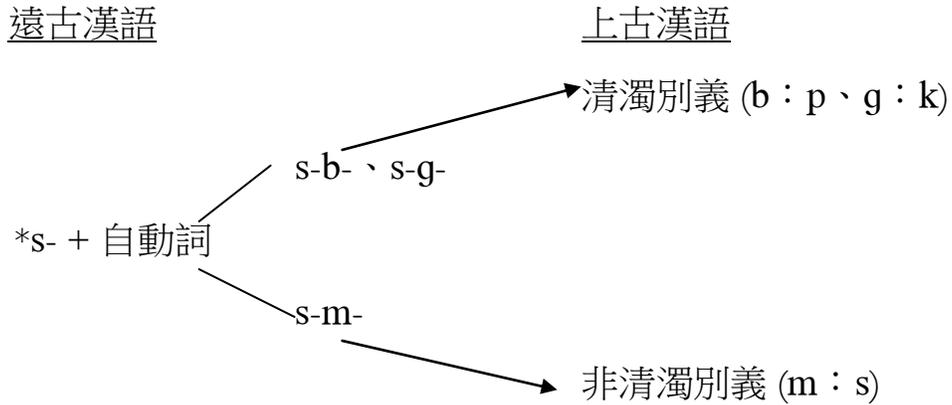
23. 別 PC **N-brjat* > OC **brjat* > MC *bjät* “different, leave”《廣韻》“異也，離也”

PC **s-brjat* > **s-prjat* > OC **prjat* > MC *pjät* “divide, separate”《廣韻》“分別” (2002：188)

必須注意的是，**s-* 詞頭在這個例子中不是加在表自動義的“別”的前頭，而是加在“裂”**brjat* 的前頭。換言之，**N-* 是個自動詞的標記，而 **s-* 則是個他動或使動詞的標記。我們認為這種處理製造了一些麻煩，因為他首先就無法說明在所舉的另外兩個例子（表使動義的“敗”和“降”）中，出現在 **s-* 詞頭之後的詞根的意義；此外一遇到非二等字，自動詞由於沒有 **N-*，而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有 **s-*，我們就不好說這個 **s-* 得加在另外一個動詞詞根上，變成他動或動詞使動式，之後才和某一個自動詞形成上古漢語中的清濁別義。從建構整個理論假說來說，這異常累贅，一個較理想的辦法是首先肯定 **s-* 詞頭具有增加動詞的價的功能，因此可以出現在多數的聲母的前頭。²² 這些不同的聲母在 **s-* 詞頭的影響下到了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就有不同的演變，而清濁別義就只是這些語音演變中的其中一個特殊的現象。因此，在考察清濁別義在遠古漢語的表現時，我們可以說那還是同一個 **s-* 詞頭加在自

²² 或許不包括舌尖塞音、塞擦音聲母，這裡無法詳細敘述。

動詞的前頭所形成的；清濁別義之所以特殊，僅在於做為詞根的自動詞恰好都帶了全濁塞音聲母。²³ 以圖來表示，即是：



只要做這一小步的調整，龔煌城的系統無疑就干脆俐落多了，餘下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 *s- 和有 -r- 介音的濁塞音音節。首先，我們認為龔煌城給中古的濁塞音二等都構擬了一個 *N- 詞頭，這從語音上來說，無疑是比白一平、沙加爾來得高明。²⁴ 我們一旦肯定龔煌城的這個構擬，中古濁塞音的二等字在遠古漢語就是以 *N-br- 或 *N-gr- 的形式出現。帶這樣聲母的自動詞 (自動詞) 在上古漢語中若和帶清塞音聲母的形式 (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 構成對立，那麼這個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在遠古漢語的形式是否應構擬成 *s-N-br-？這是個難題，但是我們傾向於把它擬為 *s-br-，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龔煌城對以下這一對詞的處理：

²³ 這個處理的好處就是能和杜若明(1990)的分析一致。杜若明就認為藏緬語由於使動前綴*s-的脫落，以致形成了聲母清濁交替、聲母送氣不送氣交替和韻母的鬆緊元音對立等現象。

²⁴ 見下文。

食 *N-ljək > d-ljək > dzjək “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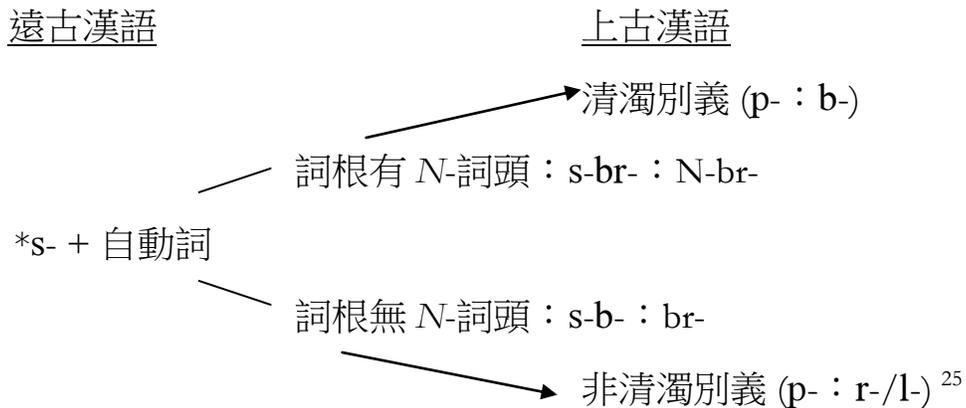
飼 *s-ljəks > ljəks > zi “food, give food to” (龔煌城 2002 : 196)

梅祖麟 (1989) 把“食”和“飼”分析成一組具有自動和使動對立的詞，“食”是基式，“飼”是變式。如果“飼”是“食”的變式，那麼很顯然的，*s- 詞頭就得附加在“食”的前頭。“食”的語音形式既然是 *N-ljək，而龔煌城又未進一步指出 *N- 詞頭的語義內容，因此我們大致可以把“食”當成詞根。當用 *s- 詞頭來使“食”使動化時，我們看到的形式是 *s-ljəks。這就表示當詞根有 *N- 時，在形態構詞的過程中，*s- 詞頭就直接佔據了 *N- 的位置。一旦做了這樣的處理，我們認為遠古漢語中應有如下的情形：

*br- : *s-br-

*N-br- : *s-br-

其後的演變就是：



²⁵ 在龔煌城的系統中，遠古漢語的 br- 由於沒有 *N- 詞頭，因此到了上古漢語就失落了濁塞音，進而演變到中古的來母。

總的來說，用龔煌城的系統來解釋上古漢語中的清濁別義現象會比白一平、沙加爾的系統來得合理些。從消極方面說，龔煌城的系統避免了語言類型學的困難，而且也避免了用語音條件來區分 *N- 和 *s 兩種形態構詞手段的問題；從積極方面說，這個系統有如下幾個好處：

第一、龔煌城和白一平、沙加爾雖然都在他們的論述中提到 *N- 詞頭，但是其中卻有很大的分別。前者的 *N- 是加在濁塞音聲母的前頭，以和中古的濁聲母二等字在來源上有區別，而後者的則是加在清塞音聲母的前頭，以使之濁化。龔煌城對 *N- 詞頭出現的位置除了符合藏緬語的證據外，還能從語音上進行說明。Carlos-Eduardo Piñeros (2002) 利用了標記理論來討論了西班牙語中的塞音。根據他的說法，在所有濁音中，濁塞音是最耗費力氣，也是難發的：

“It is a well-known phonetic fact that voicing is not an inherent property of obstruent sounds. Phoneticians have observed that whereas in the articulation of sonorants vocal fold vibration comes rather effortlessly, voiced obstruents require additional muscular effort in order to get the vocal cords to vibrate.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vocal fold vibration is an aerodynamic event, which in addition to a light adduction of the vocal folds requires air flowing through the glottis from areas of high to low pressure. Nevertheless, in sounds articulat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oral constriction, air pressure builds up in the oral cavity. High pressure above the larynx disrupts the high-to-low pressure system required for air to flow through the glottis. As air stops flowing through the glottis,

the vocal folds stop vibrating and voicing dies out. These articulatory events provide grounds to assume that voiced obstruents are marked sounds.” (2002 : 384-385)

由於要發濁塞音得花很大的力氣，因此它是個具有高度標記的音素，極容易發生演變或失落；但是作者也發現在實際語流中，當濁塞音和其他音素共現時，某一些音素會減少發濁塞音的力氣：

“(In) running, connected speech, segments influence other segments in the speech signal, the quality of adjacent segments has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effort reduction ……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actual effort thresholds to produced voiced stops when preceded by other segments in running, connected speech are … that the production of voiced stops is most effortful after a vowel (100 effort units), whereas it is significantly less so in the presence of a preceding nasal consonant (65 effort units …). With these result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all Spanish dialects spirantization is most likely to apply postvocally, since it is there that voiced stops are especially effort consuming. Conversely, it is expected that voiced stops are the least likely to spirantize after nasal stops since these segments maximally facilitate the oral/voicing that voiced stops have to strive for.”

(2002 : 397-399)

把這個情形放到我們的討論中，便不難看到龔煌城對 *N- 詞頭的構擬以及對它的解說都能符合語音原理。試看以下兩個例子：

24. 涼 PC *grjang > OC *rjang >MC ljang

鯨 PC *N-grjang > OC *grjang > MC gjəng (2002 : 186 & 189)

“涼”和“鯨”在遠古漢語中皆有個舌根的濁塞音聲母，但是到了上古漢語，前者失落了 *g-，而後者則保留 *g-，這都可看成是有無 *N- 詞頭的結果。關於 *N- 的音值，龔煌城同意張謝蓓蒂與張琨的看法，認為是一個鼻音，這就和上邊關於西班牙語中的濁塞音的討論聯繫上了。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 *N- 詞頭雖是個形態構詞的手段²⁶，但是它和 *s- 詞頭有一個極大的分別，即是 *N- 僅使詞根的濁塞音聲母不失落，卻一點也不改變這些濁塞音的音值。*N- 和 *s- 雖都是詞頭，但在語音層面上卻有不同的作用。這種不同的作用，固然可以歸結為它們在音值上的不同，但是我們也可以猜測不同的詞頭和動詞詞根在形式上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距離，並進而聯系到詞頭和動詞詞根在語義上可能有不同的距離 (semantic distance)。這是個較新的嘗試，但是我們卻可以從中發現龔煌城系統中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第二、龔煌城認為遠古漢語中有三個詞頭，而其中兩個是 *N- 和 *s-。²⁷ 關於這些詞頭的語義內容，龔煌城說的很少，但是用 *s- 詞頭來表示使動義卻是他十分贊成的。(2002 : 175) 我們在這裡嘗試從語音的角度提出一個假設，即 *N- 和 *s- 這兩個詞頭和動詞詞根的結合關係 (degree of fusion) 應有鬆緊的分別：以濁塞音聲母的情形來看，*N- 由於不影響詞根聲母的音值，因此它和 *s- 雖然都同是動詞的詞頭，但是我們假定 *N- 詞頭和動詞詞根的形式距離會遠於 *s- 詞頭和動詞詞根的

²⁶ 雖然龔煌城并未指出其所負載的語義。

²⁷ 另外一個是 -r- 詞頭。

形式距離。這是個有待證實的假說，而要證實這個假說，我們可借助 Joan Bybee (1985) 的研究成果。²⁸ Joan Bybee (1985) 最重要觀點是，詞綴的語義如果和動詞詞根的語義切合程度愈高，其形式距離也就愈近，並呈現出較緊密的形式融合度。和動詞詞根的語義有關係的語義類 (semantic category) 有價 (valence)、態 (voice)、體 (aspect) 等等，其中就以動詞的價和動詞詞根在語義上的切合度最高，因此形式距離也最近。和動詞的價有關的語義內容，在龔煌城的系統中，恰好就是由 *s- 詞頭來負載；而這個 *s- 詞頭，我們已說過，在語音上由於能使後頭的濁塞音聲母的音值產生變化，應比起 *N- 詞頭來，在和動詞詞根的形式距離上近些。這麼一來，龔煌城所構擬的這個 *s- 詞頭，作為一種形態構詞手段，就符合了我們從認知語言學提出的語音和語義兩方面的要求。

在上邊的前提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探討 *N- 詞頭在龔煌城系統中的語義內容。根據我們從語音上提出的假設，*N- 詞頭的動詞詞根在形式上的距離應該較*s- 詞頭遠，而這也應該在語義上有所體現。換言之，我們的第一步推測就是這個 *N- 詞頭所表達的語義內容絕對不能和 *s- 詞頭一樣。龔煌城雖然未明確指出 *N- 詞頭的語義內容，但是從上邊所舉的例子看來，這個詞頭和動詞的價沒有絲毫的關係。²⁹ 既是如此，*N- 詞頭所表達的語義，在語義切合程度上，就一定和動詞詞根的語義關係較疏。所謂疏，根據 Bybee 的定義，就是說詞綴的語義並不

²⁸ 詳見第二節。

²⁹ 白一平、沙加爾的系統中的 *N- 和*s-

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或改變動詞詞根的語義內容。她舉了這麼一個例子說明：

“Let us consider some examples. In English we have a lexical item *walk* which means “to go on foot by taking steps”. If we add the meaning “through water”, we can express both meanings together in one verb *wade*. These two semantic notions may be expressed together in a single lexical item because one has one’s feet on dry land or in water is quite relevant to the act of walking. In contrast, whether the sky is sunny or cloudy is not usually relevant to the act of walking, so the hypothesis predicts that languages will not have separate lexical items for “walk on a sunny day” vs. “walk on a cloudy day”. The latter two combinations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have syntactic expression.”

(1985 : 13)

我們再看一看龔煌城關於 *N- 詞頭的構擬：

25. 別 PC *N-brjat > OC *brjat > MC bjät “different, leave” 《廣韻》

“異也，離也”

PC *s-brjat > *s-prjat > OC *prjat > MC pjät “divide, separate” 《廣韻》 “分別”

裂 PC *brjat > OC *rjat > *ljat > MC ljät “tear asunder, divide”

(2002 : 188)

根據龔煌城的想法，“別”(自動義)和“裂”在語音上的分別只是有無 *N- 詞頭而已。我們之前已推測這個 *N- 詞頭和動詞詞根的語義關係較疏遠，因此不直接影響或改變動詞詞根原有的語義。關於“別”(自動義)的語義內容，龔煌城是認為：

26. 別 PC *N-brjat 《廣韻》“異也，離也”

具體的例子應是：

27.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記·樂記》)

至於“裂” PC *brjat，我們根據高誘的注，認為是“分也”的意思。其具體用例是：

28.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莊子·天下》)

基式的“裂”在龔煌城的理解中應該是個自動詞，³⁰而變式的“別”也是個自動詞，因此我們認為在龔煌城的理解中，*N- 詞頭的形態功能并不涉及改變動詞的論元結構。既是如此，這個詞頭和詞根在形式距離上理應比 *s- 詞頭大。此外，我們還可以把表“異”義的“別”(自動)理解成表“分”義的“裂”的一種，因此這兩個詞“別”和“裂”在

³⁰ 龔煌城認為“別”(使動義)的擬音是 *s-brjat，因此做為詞根的“裂” *brjat 不應是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

語義上大致是接近的。這個說法如果可以成立，我們就可以把龔煌城的 *N- 詞頭和沙加爾 (Sagart 1999) 的 *m- 詞頭聯系起來。

白一平和沙加爾 (1998) 雖然也有一個 *N- 詞頭，但是其功能和龔煌城所提出的不同。此外，沙加爾 (Sagart 1999) 還認為上古漢語中除了有個 *N- 詞頭外，還有個 *m- 詞頭。*N- 詞頭和 *m- 詞頭都是鼻音，因此沙加爾對這兩個詞頭做了如下的處理：

“As a provisional measure, I reconstruct N- in all cases of word-family alternations between voiced and voiceless obstruent initials, whether the outcome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or not, reserving m- temporarily for cases where the MC reflex is m- or zy-.” (1999 : 80)

如果 *N- 和 *m- 皆是鼻音，並且都負載形態意義，那麼就一個語言系統來說，我們就得利用不同發音部位的鼻音來區分不同的形態功能。這未嘗不可，但是我們頗懷疑這種處理辦法。一個更合理的做法就是接受龔煌城對 *N- 和 *s- 的認識，把白一平、沙加爾認為是由 *N- 詞頭負載的形態功能都轉由 *s- 詞頭來承擔，這麼一來，需要的鼻音詞頭就從兩個變成一個：沙加爾 (1999) 中本有 *N- 和 *m- 兩個詞頭的對立，現在我們去掉 *N- 詞頭，餘下的就是 *m- 詞頭。由於在語言的形態系統中已不需要鼻音的對立，所以這個 *m- 其實也可以被記為 *N-。一旦做出了這個調整，我們就有一個平面把龔煌城 (2002) 的系統和沙加爾 (1999) 的系統相聯系上。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龔煌城的 *N- 詞頭應具有和沙加爾的 *m- 詞頭相同的特點。因此，根據上邊的討論，其中最關

鍵的就是這個 *N- 詞頭和動詞詞根的距離，不論在形式上或者是在語義上，都應該是較疏遠的。這恰好都符合沙加爾對 *m- 詞頭的說明。沙加爾總結 *m- 詞頭的特點是：

“(E)xamples of prefixed *m- preceding root initial *l- in Old Chinese verbs include:

- *sbun4* 順 *m-lun(?)^{s1} > *zywinH* ‘follow; agree; be agreeable, compliant; favorable’
- *sbu2* 贖 [1023t] *m-l[u]k > *zyuwk* ‘to redeem’ (as a crime, by paying a fine)
- *she4* 射 *m-lak-s > *zyœH* ‘shoot with bow’

There was probably an iambic prefix *mə-* in *lai2* 來 **mə-ri* > *loj* ‘to come’, as the character is originally that for *mai4* 麥 **m(-)rik* > *meak* ‘wheat’... The loosely attached prefix was lost in later evolution.

Prefix *m-* in verbs appears to have been wiped out entirely as a detachable element in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but for Old Chinese, Ode 235 provides us with a rare instance of iambic prefixation of iambic prefixation being reflected in the script (cited in W. Behr 1994):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In this line, the verb *nian4* 念 **nem-s* > *nemH* ‘remember’ is preceded by *wu2* 無 **ma* > *mju*, which ordinarily writes a negation. However, the Mao commentary explicitly rejects a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無念，念也 “*wu2 nian4* means ‘remember!’”. We are

³¹ 這些例子我們都不標記 A、B 音節類型。

justified, therefore, in regarding *mu2* 無 in this passage as a loosely attached verbal prefix *mə-*.” (1999 : 81-82)

在未涉及語義的討論前，必須指出在沙加爾的系統中，這個 **m-* 詞頭和動詞詞根之間的形式距離可以是十分疏遠的，以致形成一個半音節的結構。正因為它們之間的聯繫不緊密，因此有時就以“無”這個漢字來記錄 **m-* 詞頭。此外，我們還應看到這個詞頭所負載的語義有個十分重要的特點，即這個詞頭并不影響或改變動詞詞根的語義，因此《毛詩注》才說“無念，念也”。**m-* 詞頭的音類以及形態功能和我們對 **N-* 詞頭的分析是相當一致的，因此我們認為龔煌城的 **N-* 詞頭沙加爾的 **m-* 詞頭可以做進一步的聯系。

關於這個 **m-* 詞頭所負載的語義，沙加爾指出：

“The function of the prefix in verbs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 If we restrict ourselves to the relatively secure instances of verbs where prefix *m-* precedes a liquid root initial, *m-* verbs express controlled actions by volitional agents: *shun4* 順 **m-lun*(?)*-s* is based on a root **lun* ‘to follow’: it usually implies willingness to comply rather than forced compliance (compare *xun2* 馴 **s-lun*, typically used in reference to the taming of animals), and might be glossed as ‘to follow willingly’.”

(1999 : 82)

可見，*m- 詞頭并不使動詞的論元增加或減少，而僅表現動作的一種程度。³² 值得注意的是沙加爾引用的“順、馴”正是一組具自動和使動對立的詞彙，梅祖麟 (1989) 在討論 *s- 詞頭的使動功能時就把它們構擬成：

自動詞：順 *djəns > dźjuěn (船)

使動詞：馴 *sdjən > zjuěn (邪)

但是到了沙加爾 (1999)，它們的關係是：

自動詞：順 *m-lun(?) -s

使動詞：馴 *s-lun

我們既然認為龔煌城的 *N- 詞頭和沙加爾的 *m- 詞頭相等，那麼就這個例子而言，就應該在龔煌城的上古音系統中找到把“順”擬為 *N-l- 的證據。龔煌城雖然沒有給這一組詞擬音，但是我們卻發現一組和“順、馴”構成平行現象的例子：

食 *N-ljək > d-ljək > dźjək “eat”

飼 *s-ljəks > ljəks > zi “food, give food to” (龔煌城 2002：196)

可見，在龔煌城的系統中，有這樣的語音演變模式：

³² 沙加爾在課堂上演講 (27/11/03) 時所指出的。

*N-lj- > *dj- > 中古漢語船母 dʒ 或禪母 ʒ

根據卡爾·波普對科學的界定，假說一定得經得起証偽的過程。(Karl Popper 1979) 我們立足於一個假說，之後再從假說提出預測，這個預測既被證實，這至少說明龔煌城對清濁別義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三、龔煌城的系統也能讓我們把分屬“鈍音”(Grave)類和“銳音”(Acute)類的上古漢語聲母做不同的處理。他根據漢語內部語詞之間的語源關係，以及漢語與藏緬語同源詞的比較，認為遠古漢語除了有 *s- 和 *N- 詞頭外，還有一個 -r- 詞頭。(2002: 167-172) 這個詞頭的例子如下：

29. 至 *tjits : 致 *r-tjits (使動式)

出 *thjət : 黜 *r-thjət (使動式)

龔煌城的分析是：

“這樣的構擬，表示‘致’ *r-tjits 與‘黜’ *r-thjət 乃分別由‘至’ *tjits 與‘出’ *thjət 加詞頭(前綴) *r- 所構成。在藏文中使動式通常由詞根加詞頭 *s- 構成，而詞頭 *s- 偶爾也有方言變體 *r-，… 在藏文中 r- 與 s- 常有交替的現象，例如 rtab-pa ‘to be in a hurry, to be confused, frightened’ 又作 stab-pa，了解同一語言中的這種語音交替的現象，下面一組同源詞的對應關係便較容易掌

握。這樣的對應關係至少告訴我們，在這些語詞中知系字的上古音是 **r** 在 **d** 之前，而不是在 **d** 之後。” (2002 : 170)

這個分析提供給我們一個窗口把語素變體 (allomorph) 的觀念引入上古漢語的形態的討論中，如此一來，我們可以說 *s- 和 *r- 是使動標記的兩個語素變體，它們的分佈是 *s- 僅出現在幫組和見組等“鈍音”(Grave)類的前頭，而 *r- 僅出現在端組等“銳音”(Acute)類的前頭。這個假說固然還有待進一步的證實，但是現有的現象都不否定這個假說。我們不妨看一看梅祖麟 (1989) 討論 *s- 的使動化作用時所提出的八個例子。這八個例子的基式是“順、食、滅、訛、麗、吏、隕、桓”，其中就只有“順”和“食”的聲母是舌尖濁塞音：

自動詞	使動詞
順 *djəns > dźjuěn (船) :	馴 *sdjən > zjuěn (邪)
食 *djək > dźjək(船) :	飼 *sdjək > zī (邪)

雖然如此，這并不構成反例。我們前頭已指出這兩組詞彙的基式，在龔煌城和沙加爾的系統中，聲母并不是舌尖濁塞音，而是 N-1，因此我們認為 *s- 和 *r- 在遠古漢語構成一對語素變體在表面上(prima facie)應是可以成立的。

第四、在龔煌城的系統中，*s- 詞頭是加在自動詞的前頭，使之變成一個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Dixon & Aikhenvald (2000) 就認為在改變

動詞的論元結構上，跨語言的比較顯示以自動詞為基式的例子多於以他動詞或動詞的使動式為基式的例子：

“Our preliminary impression is that, across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ere tend to be more valency-increasing derivations (comitative and applicative) than valency-reducing derivations (passive, antipassive, reflexive, reciprocal, etc.)” (p. 26)

至於為什麼如此，他們未加以討論，但是如果我們採用認知語言學的一些基本觀點，龔煌城在構擬中採用以自動詞為基式的做法是可以得到解釋的。由於認知語言學把語義看成是一種認知過程 (Conceptualization)，因此自動詞和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的轉換其實就和我們如何進行認知有關。在 Langacker 的認知語法 (1987, 1991) 中，他認為由人類對事情 (event) 的感知而形成的概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別：認知上的自主 (conceptually autonomous) 和認知上的不自主 (conceptually dependent)。兩者的分別是：

“Relations are **conceptually dependent**, i.e. one cannot conceptualize interconnections without also conceptualizing the entities that they interconnect.” (1987 : 215)

具體言之，即是：

“A conceptually dependent structure would be one that presupposes another and requires it for its full implementation. In this sense any

relational notion can be regarded as conceptually dependent, since it requires for its conceptualization some intrinsic reference -- however schematic -- to the entitie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relation. One cannot, for example, conceptualize the process of chasing without conceiving to some extent of the thing doing the chasing and the thing being chased, even if the idea formed of them is maximally vague. We can say that the chase concept makes essential internal reference to these schematically characterized things. The conception of a physical object like a tree or a cat, by contrast, is more autonomous. We can conceptualize a cat without activating to any significant degree of notion of its participation in a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objects (e.g. we can simply visualize a cat).”

(1987 : 299-300)

和我們的討論有關的是動詞，而動詞主要是把事件 (event) 加以編碼 (encode)。在編碼的程序中，我們可以把事件感知為一件獨立於其他參與者 (participants) 的事，也可以把同一個事件感知為一件涉及了不同參與者以及能量轉移的事。就比如：

“In particular, it is a usual feature of events involving causation, as illustrated in (I).

(I)(a) *The wind caused the tree to fall over.*

(b) *The tree fell over.*

.....

In (I)(a), the wind is described as having supplied the energy that resulted in the tree's change of position. We can also readily conceptualize this change as occurring autonomously, i.e.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ternal

force (apart from gravity); (I)(b) portrays it in this fashion.”

(Langacker 1991 : 287)

引文中的兩個例子是用了不同的詞彙來編碼同一個事件，可是我們在討論清濁別義時，重點卻是運用同一個詞根來體現我們對事件的不同感知。龔煌城把自動詞分析為基式，認為他動詞或動詞使動式是由 *s- 詞頭加在自動詞前所產生的變式，這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看，就已將清濁別義的基式和感知過程 (conceptualization) 中概念的自主性 (conceptual autonomy) 給聯系起來。換言之，感知過程中較簡易的是基式，複雜的，牽涉其他參與者的是變式，這種感知的難易和形式上的繁簡的聯系也符合了相似性的原則。

第五、梅祖麟 (1989) 在分析 *s- 詞頭的功能時，除了認為它能使自動詞使動化外，還認為這個詞頭具有名謂化的作用。所謂名謂化，指的是將名詞轉為動詞和形容詞。使動化和名謂化看似兩個不同的功能，但是如果將語言的組織看成是一種認知過程，那麼我們其實就能看到 *s- 詞頭具有將一個自主 (autonomous) 的概念轉變為非自主 (dependent) 的概念的功能。這是我們從認知的角度規定 *s- 詞頭的作用。³³ 最具自主性的概念其實就是物件 (thing)，如刀、石等，但是只要詞根前頭加了 *s-，這些概念就會被感知為一種過程，並引入了參與者；此外，一個由自動詞所編碼的事件，在加了 *s- 詞頭後，其概念的自主性由於在感知的過程中增加了新的參與者³⁴ 也會因而變得更不具

³³ 這個辦法和 Langacker 分析英語中的 of 相似。見 Langacker (1999)。

³⁴ 例如“A 敗”和“B 敗 A”，後者就增加了一個新的參與者。

自主性。一旦我們將 *s- 詞頭的使動化和名謂化分析成是認知上同一種功能的標記 (marker)，那麼我們就能在龔煌城系統中觀察到使動化和名謂化的一些平行的現象。這主要和中古的邪母和喻四有關。喻世長在〈邪-喻相通和動-名相轉〉中就觀察到：

“在訓詁學著作中出現許多韻母同屬同一上古韻部，聲母是邪 -- 喻相通的聲訓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看出了語音上的邪 -- 喻對應，反映著語法上的同根詞中的動詞 -- 名詞對應。”

邪母和喻四既存在形態轉換的關係，而這種形態轉換又涉及名謂化，因此我們推測這一定是 *s- 詞頭在起作用。龔煌城雖未曾討論喻世長文章中的這一批例子，但是其系統卻能讓我們給這一批例子做出解釋。在龔煌城的構擬中，中古喻四在上古是 *l- (2002：45)，而中古的邪母在上古則是 *sl- (2002：45)，加以排比，我們看到：

*l- > ji- 中古喻四

*sl- > zj 中古邪母

上古的邪和喻四相比，在語音上多出了一個詞頭 *s-，在語義上則又有名詞和動詞的轉換關係，因此這種形態構詞是有規律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以下這個現象：

*N-l- vs. sl- (船和邪對立)

*l- vs. sl- (喻四和邪對立)

*N-l- 和 sl- 對立的最顯著例子是“食”和“飼”、“順”和“馴”。這裡最重要的觀察是當詞根聲母是個流音時，其前頭不論有無 N- 詞頭，變式一律是 *s- 加流音的形式。我們在帶濁塞音聲母的詞根中也觀察到相同的現象：

30. 敗 PC *N-brads > OC *brads > MC bwa

PC *s-brads > *s-prads > OC *prads > MC pwai

31. 附 PC *b- > OC *b- > MC b-

付 PC *s-b- > OC *p- > MC p-

若加以簡化，即是：

*N-b- vs. sb-

*b- vs. sb-

在龔煌城的系統中，以流音為聲母和以濁唇音為聲母的詞根都出現相同的現象。這種平行很難被解釋成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因為這裡頭除了有語音上的特點外，還牽涉了語義上的轉換。正因為龔煌城系統蘊含了這種一致性，我們認為這加強了這個系統的可信性。

以上我們簡要的交代了龔煌城用 *s- 詞頭來處理清濁別義的好處，接下來我們還必須指出龔煌城系統中的最大難題。這個難題其實在第三節中已經有一些初步的交代。具體說來，把 *s- 詞頭和清濁別義聯系在一起，其中最大的難題就在於要如何解釋加了 *s- 詞頭的濁塞音聲

母的不同演變方向。在龔煌城的分析中，幫組和見組的濁塞音在 *s-詞頭後都會清化，變為同發音部位的清塞音，可是諧聲證據卻顯示中古的並母字和精、莊組字有關係：

“‘自’為‘鼻’之初文，原來應有 *blits 和 *sblits 兩種形式，北京話和吳語等方言有入聲來源，好像來自 blit，蒲氏認為可與藏文 sbrid 打鼾比較。第一個讀音發展為中古的並母至韻，第二個發展為中古的從母至韻。” (潘悟雲 2000：314)

因此在漢語音韻的歷史上，有 *sb- > dz- 的情形。此外，中古的群母字也和精、莊組字有諧聲關係，所以也有 *sg- > dz- 的情形。例子有“造”，這個字就和告諧聲。龔煌城既然認為“敗”和“降”的語音演變分別有如下的規則：

PC *s-brads > *s-prads > OC *prads > MC pwai

PC *s-grəngw > *s-krəngws > OC *krəngws > MC kəng

那麼同一個 *sb- 和 *sg- 的形式到了中古就有至少兩種演變結果：

PC *sb- > MC p- 或 dz-

PC *sg- > MC k- 或 dz-

這無疑是個巨大的難題，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但是我們認為以下的幾個方面或許對我們解決這個難題有幫助。

第一、我們沒有必要把所有的 *sb- 和 *sg- 的語音形式都分析為是使動詞綴加詞根。如此，同一個 *sb- 形式就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分析：

第一種分析：*sb-：*s- (使動標記) + b- (詞根聲母)

第二種分析：*sb-：*sb- (原生的形式)

我們並不認為所有的諧聲現象都是形態現象，這就和潘悟雲 (2000) 的看法相異，他認為“諧聲反映上古漢語的形態現象，而不是語音現象” (2000：122)，這個觀點最近受到了耿振生 (2003) 的批評，而我們也不難從現代英語找到證據來反駁把諧聲現象全視為形態現象的觀點。在現代英語中，[ʌn-]這個語音形式 (字母是以 un- 來表示，例如 undo、ungracious) 是個具有形態功能的詞綴，能加在動詞和形容詞的前頭來表示一種類似相反的意義：

undo	ʌn ¹ du:
ungracious	ʌn ¹ greɪʃəs

[ʌn-]固然是現代英語中的一個重要詞綴，但是必須小心的是，不是所有在現代英語中以 ʌn- 開頭的語音形式都是形態構詞的結果，例如：

under	ʌn ¹ də(r)
-------	-----------------------

很顯然的，這個例子的開頭的音節也是[ʌn-]，也不念重音，但是它絕對不是 -də(r) 這個語音形式的詞頭。可見，透過諧聲現象，我們得知上

古漢語有 *sb- 和 sg- 的語音形式，但是這種諧聲現象至少應分兩類，一類和形態構詞有關，一類則僅是純粹的語音現象，和形態構詞一點關係也沒有。一旦有這種分別，我們就能立足於語義來解釋同一個語音形式為什麼會產生兩種演變結果。換言之，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第一種分析：*s-b- > *s-p- > p- (*s- 是詞頭，兩個語素)

第二種分析：*sb- > *sd- > dz- (*s- 不是詞頭，一個語素)

我們這個分析雖然粗略，但是至少沒遇到足以推翻這個假說的例子。我們不妨再看潘悟雲所提出的例子：

屬於 *sb- > dz- 類的：自 (和鼻諧聲)

屬於 *sg- > dz- 類的：造 (和告諧聲)

在這兩組例子中，具有諧聲關係的“自”和“鼻”、“告”和“造”都不能被分析成具有自動和使動的轉換關係，因此我們就可以假定其變式的聲母 (即 *sb-、*sg-) 不走聲母清化的路子，而採用另外一條語音演變的方向。我們在這裡希望做的是要提出語義對語音的演變具有制約的作用。從這個角度切入來探討語音演變的文章并不多，但是我們卻可以從沙加爾 (1999) 所提供的原始語言材料中看到一些端倪。他在描寫 Laven 語和 Nha Heun 語的語音對應時就指出：

“Which path of simplification is followed by individual lexical items can in general not be predicted on the basis of Laven. Some words follow the first path, others the second. At times the same Laven word follows both, and a doublet results in Nha Heun.

	Laven	Nha Heun 1	Nha Heun 2
day	tɲay	nue ('today, yesterday')	ɲɲe ('one day, two days' etc)
year	kmɔ	ɲwɔ ('this year, next year')	mmɔ ('one year', 'two days')
shameful	kmaal	ɲwaw	mmaaw

The factor leading to path 1 or 2, then, is the degree of closeness of the cluster: closely bound clusters evolved to type 1, whereas loosely bound cluster evolved to type 2.” (1999 : 17)

我們只要稍微調整這張表，便得到：

	Laven	Nha Heun 1	Nha Heun 2
day	tɲay	定指 ³⁵	不定指
year	kmɔ		
Closeness of Clusters		+	-

沙加爾雖然指出在 Laven 中同一個語音形式會依音節開頭的輔音序列的鬆緊不同而演變成 Nha Heun 中的兩種語音形式，但是卻未進一步討論

³⁵ 定指即 definite，指的是訊息為說話人和聽話人所理解。

這種輔音序列的鬆緊度是否和語義有關，但是根據上表，我們看到輔音若在 Laven 中結合較緊，演變到 Nha Heun 的語音形式的語義都是定指的，反之，則是不定指。這就提供了我們一個角度去為早期的一個語音形式在後期出現兩種語音演變的路徑做出解釋。

在解釋早期的一個語音形式會在後期有兩種語音形式的變化，語義和語音在界面上的互動 (interface between semantics and phonetics) 固然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但是我們認為還應該看到詞頻 (frequency of word usage) 在語音演變上也能產生重要作用。一旦引入詞頻的條件，就可以看到在一個具有相同鬆緊度的輔音序列中，詞彙使用頻率的高低會在使早期的一個語音形式在後期產生不同的演變方向。我們且以遠古漢語的 *sm- 做為例子來說明。若 *s- 是詞頭，並加在一個雙唇鼻音聲母的前頭，我們知道它到中古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語音形式：一是中古的心母、一是中古的曉母。以圖示之，即是：

*sm- > MC s- (亡、喪)³⁶

*sm- > MC h- (墨、黑)³⁷

既然 *s- 在這兩個例子中都是詞頭，因此根據我們上邊的討論，它和動詞詞根的形式距離大致上是相同的。既是如此，我們就無法利用不同的輔音序列的鬆緊度來解釋後期的不同演變結果。這兩種語音演變方

³⁶ 李方桂 (1980)、丁邦新 (2002)

³⁷ 梅祖麟 (1989)

向能夠同時存在，其中的關鍵應是它們的詞頻有不同。Joan Bybee 在不少文章都提到詞頻對語音演變的影響，她指出：

“The cases documented so far indicate that high frequency words tend to change before low frequency words when the change is the deletion of stops (English t/d-deletion), the deletion of fricatives (Spanish D-deletion), some vowel shifts (Labov, 1994; Moonwomon, 1992), the reduction of vowels to schwa (in both Dutch and English) and the deletion of schwa (in American English). One might therefore predict that in general reductive changes tend to occur earlier and to a greater extent in words and phrases of high frequency.

If we take linguistic behavior to be highly practiced neuromotor activity (Anderson, 1993; Boyland, 1996; Haiman, 1994), then we can view reductive sound change as the result of the automation of linguistic production. It is well-known that repeated neuromotor patterns become more efficient as they are practiced—transitions are smoothed by the anticipatory overlap of gestures and unnecessary or extreme gestures decrease in magnitude or are omitted. Recent theories of articulatory change point to precisely these two types of changes—increase in overlap of gestures and decrease in magnitude—as describing all changes that occur in casual speech (Browman and Goldstein, 1992) or in sound change (Mowrey and Pagliuca, 1995).” (2003)

因此我們認為同一個 *sm- 會因為在某一批詞上，因使用的頻率高，而比另外一批詞更早出現了語音簡化的現象 (highly practiced neuromotor activity cause reductive sound change)。我們不妨就以“喪”和“墨”這兩

這種 s- > h- 並不是為漢語而特設的語音演變規律。這種演變經常在世界上其他的語言中有所體現，Krishnamurti (1998) 就已指出 William Labov 早就觀察到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中的 s- > h- > Ø 的現象，而他自己對 Gondi 方言的研究也看到 s- > h- 的語音變化。我們這種處理 *sm- 的辦法其實就是把語音演變看成是一種詞彙擴散的現象。詞彙擴散除了強調詞彙的使用頻率對語音演變的作用外，也十分重視不同演變規律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就有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這個著名的論斷。我們認為在解釋 遠古漢語的 *sm- 的不一致的語音演變時，可以假定在沒有其他語音演變規律的影響下，所有的 *sm- 都會被簡化為 *s- 的，但是由於之後出現了 *s- > *h- 的演變，而這種演變又僅影響詞頭位置的舌尖清擦音，因此到了中古，我們才看到了：

PC *sm- > MC s-

PC *sm- > MC h-

以上是我們嘗試從認知語言學和詞彙擴散的角度為解決龔煌城系統中的困難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議。

五 結語

我們這篇論文從討論上古漢語的清濁別義開始，嘗試為這種形態構詞的現象找到一個合適的語音形式。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審視了不同的分析和處理，最後才指出龔煌城的上古音系統，在現有的幾個分析中，或許是處理清濁別義這個現象的最好辦法。我們接著立足於龔

煌城的系統，以認知語言學的眼光進一步挖掘其系統中潛藏的一些可能性，並指出這個系統和沙加爾 (1999) 的系統有一些可以相通的地方。兩個不同的系統即代表兩種獨立的探索工作，因此當我們在他們努力的成果中找到了可以相互溝通的地方，這不能不加強了我們對整個探索上古漢語的構詞形態的工作的信心。

後記

這是在科大正式上的最後一門語言學課的作業，文章裡頭有許多想法都還很不成熟，但是自己很願意以這篇文章來表達對丁先生這些年來的教導和鼓勵的衷心感激。這篇文章寫得不好，可是卻也記錄了這幾個月來在準備由丁先生出題的博士資格考試期間的一些想法。自己在科大的第一門課就是丁先生教授的漢語音韻學，當時交給丁先生的作業是關於《管子》韻文的音韻特徵和其著作時代的關係，那已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這三年多裡，有時不免走得跌跌撞撞，但是在三年多以後，還能在科大完成這篇關於清濁別義的文章，沒有丁先生當時的一席話，大概是不可可能的。丁先生要退休了，我們雖然都極不捨得，但都衷心地敬祝丁先生退休生活愉快。

參考書目

- 丁邦新 2002 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語言學論叢》第 26 輯
杜若明 1990 藏緬語動詞使動範疇的歷史演變，《語言研究》第 1 期
高本漢著 1990 《中國聲韻學大綱》，張洪年譯，國立編譯館
耿振生 2003 論諧聲原則 -- 兼論潘悟雲教授的“形態相關”說，《語言科學》第 6 期

- 龔煌城 2002 《藏語研究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李方桂 1980 《上古音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梅祖麟 1989 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用，《中央研究院第 2 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 潘悟云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喻世長 1984 邪-喻相通和動-名相轉，《音韻學研究》第二輯
- 張敏 1998 《認知語言學与漢語名詞短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法高 1972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四聲別義釋例，《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Sagart, Laurent (1998). Word formation in Old Chinese, in Jerome L. Packard eds,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ybee, Joan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J. Benjamins.
- Bybee, Joan L. (2003). Word Frequency and Context of Use in the Lexical Diffusion of Phonetically Conditioned Sound Chan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from <http://www.unm.edu/~jbybee/Lexical%20Diffusion.htm>)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M.W. and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hanging Valency: Case Studies in Transitivi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Daniel; (2003)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 Roach, Peter, Hartman, James & Setter, Jane (ed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ishnamurti, BH. (1998) Regularity of Sound Change through Lexical Diffusion, in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0. 193-220.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iñeros, Carlos-Eduardo (2002). Markedness and laziness in Spanish obstruents, in *Lingua*, 112. 379-413.
- Popper, Karl R. (1979).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 Co.
-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ternations of Voiced and Voiceless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and Its Problems

PHUA Chiew P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different phonetic representations for the morp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alternation of voiced and voiceless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and the problems as well as possibilities inherent in these different proposals. Based on a theoretical work on morphology by Joan Bybee (1985) and two studies on PTB by Du Ruoming (1990) and James Matisoff (2003), we work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morphological inflection in Old Chinese, as demonstrated by the alternation of voiced and voiceless initial, is a late development due to the loss of a derivative morpheme. In different frameworks, this morpheme could either be a causative prefix or a stative prefix. Two important proposals by Baxter & Sagart (1995) and Gong Hwangcheng (2002) are highlighted.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proposals lies in the assignment of the base and derived forms that participate in this valence-changing process. In the former, a transitive verb is taken to be the basic, while in the latter, the transitive verb is instead analyzed as the derived form.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 the proposal by Gong is considered to provide a better account for the morphological process of alternating voiced and voiceless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The framework not only has a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but also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erodynamics of airflow in speech sounds and with the conceptualization process underlying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As a final point, this paper also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when dealing with

phonetics changes, word frequency and meaning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明末傳教士利瑪竇《西字奇蹟》殘篇聲母系統構擬

鄭紹基

一 引言

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耶穌會教士。1568年加入耶穌會，1577年申請來東方傳教，1582年（明萬曆十年）抵廣東香山澳（即今澳門），始學習中文，時年30歲。次年（1583）入廣東肇慶，六年後（1589）由肇慶往韶州，逗留五年，於1594年輾轉往南京，此後數年來往於南昌與南京之間，並曾嘗試到北京去，但不成功。萬曆二十八年（1600），48歲的利氏終得定居北京。1610年，利氏病逝北京，得年五十有八。利氏的中文著作，除了宗教性的《天主實義》、《二十五言》、《畸人十篇》等作品外，更有講求天文曆算之書，如《幾何原本》（與徐光啟合譯）、《同文算指》（與李之藻合譯）、《萬國輿圖》、《乾坤體義》、《測量法義》等（Brucker 1999；黃清揚 2000）。

《西字奇蹟》一書共一卷，利瑪竇在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出版，當時利氏居北京。此書以拉丁字母注音與漢字並列，是中國第一部以拉丁字母拼寫中文的出版物。原書今已失傳，僅餘《程氏墨苑》（程大約 1994）錄得四篇注音文章，題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捨空虛〉、〈姪色穢氣自速天火〉和〈述文贈幼博程子〉（利瑪竇 1957）。本文根據以上四篇的拉丁字母注音，歸納其聲母系統，並嘗試構擬其音值。

二 構擬時須注意的問題

《西字奇蹟》在 1605 年出版，當時尚未有像現在統一的國際音標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作記音之用，而耶穌會教士雖然一般認為是學識廣博，但礙於當時學術條件所限，利氏大概也沒有受過嚴格的語音學訓練。因此，在構擬《西字奇蹟》的音韻系統時，應該盡量避免以現代人的想法、觀念代入利氏的拉丁注音之中。具體來說，我認為以下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一、當時並沒有現代音韻學“音位”的觀念，我們不能假定利氏必用一符來表一音，或者多音必定用多符來表達。有可能幾套字母都記同一個音，而相同的字母也可能用來記不同的音。質言之，利氏用拉丁字母，只是作注音之用，方便其閱讀、學習，非為音韻分析，更不是語言調查。所以，就算利氏用了不同的字母，或者記下不同的語音，並不一定反映其為不同的音位。要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需要多番考量，並採用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譬如說，如果相同的漢字在同一用法下卻用了不同的字母注音，那麼我們可以假定這些字母所注的，都是同一個音；如果我們懷疑相同的字母在不同的情況下，記的其實是不同的音，那麼就應從歷史語音演變的角度看，看在此之前和之後的資料，看看這兩類音在當時有沒有合併的可能，如果沒有的話，就可以認定同一字母記的，其實是不同的音。至於音位分析，則不應單從字母的不同著眼，而應該在掌握整個注音情況的大概後，再作系統分析。

二、利瑪竇是意大利人，而英語在十六、十七世紀時還沒有像現

在一樣享有“國際語言”的地位，那麼我們就應該避免把現代英語的字母用法和拼寫習慣（例如字母 v、u、w 的嚴格分工）代入利氏的拉丁注音裏。利氏的拉丁注音是為了方便自己和其他西方傳教士閱讀、學習漢語的，他要讓這些西方的讀者一唸而知漢語之音，所以應該留意的是這些拉丁字母在拉丁文（當時的強勢語言）以及意大利文（利氏的母語）的習慣用法和拼寫規則。

三、如上文所說，利氏不大可能受過嚴格的語音學訓練，而他開始學習漢語的年齡是 30 歲，從語言習得的角度看，他已經早過了語言習得的臨界期(critical period)。作為一個成年的第二語言學習者，他所掌握的漢語系統最有可能是介乎其母語與目的語(target language)之間的中介語(interlanguage)系統。中介語指的是一個獨立的語言系統，是基於第二語言學習者嘗試模仿目的語而產生的，這個系統經凝固化(fossilization)後就成為該語言學習者使用該語言時的基本模式（Selinker 1974；1983）。中介語與母語和目的語有系統性的不同，但又不可以簡化為母語或目的語任何一個系統，因為中介語使用者內化的規則可能既不同於其母語，又異於目的語（Eckman 1981）。即使說，從利瑪竇的中文著作看來，他的漢語水平應該甚高，但就語音一環而言，成年的第二語言學習者極少，甚或幾乎不可能達到如母語一般的發音（這就是所謂“康拉德症候群”（Joseph Conrad syndrome）（James 1994；Cheng 2001：4）。換言之，儘管利瑪竇的漢語在語法、詞彙、語用等方面都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口中的漢語還免不了有口音，而這口音反映了他對漢語語音的認知可能和以漢語為母語的人還是有距離的，加上他沒有受過嚴格的語音學訓練，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西字奇蹟》反映的音系是利氏的一種中介語音系，與當時母語

為漢語者的音韻系統，未必完全相同。在探討一些漢語有而利氏的母語沒有的音段或語音特點時，就更須留意這一點，以免陷於錯誤的結論。

四、除了因為沒有現代語音學的觀念而導致有一音多符的現象出現外，利瑪竇的拉丁注音似乎還刻意地用不同的字母形式來表示一些常用的虛詞、區別意義和表示特殊用法，例如：“矣”在《西字奇蹟》殘篇裏常寫作 *ii*，“已”常作 *I*，兩者都是文言文常用的詞彙。除此以外，韻母[i]還有 *i*、*ĩ*、*j*、*y*、*ij*、*yi*、*yi* 七種不同的寫法，而剛巧在漢語裏，音節[i]差不多是擁有最多同音字的一個音節，有辨別意義的需要。另一個例子是 *r*。《西字奇蹟》殘篇裏 *r* 作聲母的只見於一字：“邏”，而該字只出現在“歐邏巴”一詞裏。“歐邏巴”就是利氏給 Europa（意大利語的“歐洲”）起的譯名，其中“邏”對應 Europa 中“ro”一音節，這令我們懷疑這裏用 *r* 作聲母是要對應原文的拼法，並不代表當時的漢語音系裏有一個聲母 *r* 與聲母 *l* 對立。凡此種種，都是構擬利瑪竇《西字奇蹟》殘篇的音韻系統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除了以上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是：《西字奇蹟》所記錄的基礎方言是甚麼。從《西字奇蹟》的拉丁注音可見，在其所記載的方言裏，中古全濁塞音聲母已清化，並且平聲送氣（如：談 *fan*、題 *fy*、同 *fum*、奇 *ki*〔按：聲調符號從略，下同〕），仄聲不送氣（如：大 *ta*、竇 *teu*、定 *tim*、避 *pi*、便 *pien*、極 *kie*、郡 *kiun*），加上中古 -p、-t、-k 韻尾均已消失，按照丁邦新先生(1998)提出的方言分區條件，此書

¹ 本文的注音體例如下：《西字奇蹟》原件的注音一律用斜體(italic)表示；國際音標（除了[n]外，其他符號均見於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1996）則全放在方括號[]內。

所記的方言必是官話的一種無疑。但所記的是哪種官話，卻有疑問。利氏曾居南京、北京，前者屬江淮官話，後者則是北方官話，另外更有說法指明代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是源於河洛一帶的中州音（李新魁 1994）。換言之，《西字奇蹟》所記的，有可能是當時的南京話，也有可能是當時的北京話，也同樣有可能是既不是南京話又不是北京話的一種標準語的語音。比《西字奇蹟》晚出二十一年(1626)、同樣是西方傳教士的漢語拉丁化方案《西儒耳目資》（金尼閣 1933）的基礎語音就有北京官話說（羅常培 1930）、山西方言說（陸志韋 1947；李新魁 1983）和南京官話說（魯國堯 1985；楊福綿 1989；曾曉渝 1991；張衛東 1991）三種說法（丁鋒 1995：47）。本文的做法是先不假設《西字奇蹟》的基礎方言，擬音時會參考有關的字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讀音，至於其他官話方言的讀音有需要時也會考慮。

誠如薛鳳生(1999)所言，中國音韻學裏的“擬音”，多半不是像印歐語研究的那種意義的“構擬” (reconstruction)，而是對當時的一些音韻記錄背後的音系作“詮釋” (interpretation)，所以本文構擬的方法也不是歷史語言學上嚴格意義的“歷史比較法” (comparative method)。本文將根據《西字奇蹟》的拉丁字母拼音，分析出可能的聲母，然後逐一看其收字，列出其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聲母²（有需要時，其他官話方言的讀音也會包括在內），並考慮這些拉丁字母形式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習慣用法和拼寫規則，訂出其可能的讀音。訂出的讀音，須能解釋前後音變，所以中古漢語音韻系統（如《切韻》）也是重要的參考資料。在得其大概之後，才歸納音位，分析其音位以及同位音的分佈和規則。這樣才算對《西字奇蹟》殘篇的

² 南京話的讀音以老南京話為準，主要根據劉丹青(1995; 1997)。

聲母系統有較充分的瞭解。

三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聲母系統

《西字奇蹟》殘篇的四篇文章裏找到的相信與聲母有關的字母和字母組合共 27 個，分別是 p 、 p^c 、 f 、 m 、 t 、 t^c 、 q 、 q^c 、 k 、 k^c 、 c 、 c^c 、 ζ 、 ζ^c 、 ch 、 $c^c h$ 、 s 、 f 、 x 、 h 、 l 、 r 、 n 、 nh 、 ng 、 g 、 j ，其他則歸入零聲母。以下將嘗試構擬這些字母組合的音值，並從中分析《西字奇蹟》殘篇的聲母系統。

3.1 p 、 p^c 、 f 、 m 、 t 、 t^c

表 3.1.1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 p 、 p^c 、 f 、 m 、 t 、 t^c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p	[p]	[p]	巴 po 、邦 pam 、避 pi 、筆 pie 、變 $pien$ 、步 pu 、本 $puen$
p^c	[p ^h]	[p ^h]	僻 $p^c ie$
f	[f]	[f]	非 fi 、夫 fu 、焚 $fuen$ 、風 fum
m	[m]	[m]	瑪 ma 、墨 me 、木 $m\acute{o}$ 、門 men 、謬 $mieu$ 、名 mim 、沒 mu 、猛 $moem$
t	[t]	[t]	大 ta 、多 to 、代 tay 、道 tao 、但 tan 、等 tem 、地 ti 、得 $t\check{i}$ 、帝 ty
t^c	[t ^h]	[t ^h]	託 $t^c o$ 、倘 $t^c am$ 、聽 $t^c im$

《西字奇蹟》殘篇裏 p 、 p^c 、 f 、 m 、 t 、 t^c 六個聲母分別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 [p p^h f m t t^h]，而且這些字母的用法又不違背拉丁

字母的習慣用法，所以這裏就把這六個聲母構擬為： $p[p]$ 、 $p^c[p^h]$ 、 $f[f]$ 、 $m[m]$ 、 $t[t]$ 、 $t^c[t^h]$ 。

從表 3.1.1 的資料看來，有兩點是值得留意的：一、聲母後符號「 c 」不為歐西語言所常用，從其與現代官話的對應看來，這應該是表[+送氣]的符號；二、脣齒音[f]可以跟前高元音[i]拼合形成音節[fi]，這是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都不允許的聲韻組合，有關的字須代之以複元音[ei]。現代官話裏只有西安、洛陽、鄭州、開封等地這些字才唸[fi]（袁家驊 1983：35），似乎對基礎方言為河、洛一帶的中州音說提供了一些證據。然而，這些字在中古音屬止攝，也有可能這些曾有一個時期在官話各方言曾唸[fi]，但其韻母後來在北方官話和江淮官話都經歷了複元音化的過程([i]>[ei])，致使[fi]成為其音韻系統裏不可能的組合。高元音複元音化的過程，在各種語言都是很普遍的現象，例如英語（Crystal 1995：55）、廣州話（李新魁 1997b）、緬甸語（江荻 2002）等也曾經歷這個音變，所以單就這點而論，還未能證明《西字奇蹟》的基礎方言為何。

3.2 q 、 q^c 、 k 、 k^c 、 c 、 c^c 、 ζ 、 ζ^c 、 ch 、 ch^c

表 3.2.1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 q 、 q^c 、 k 、 k^c 、 c 、 c^c 、 ζ 、 ζ^c 、 ch 、 ch^c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q	[k]	[k]	觀 <i>quon</i> 、廣 <i>quam</i> 、國 <i>quoe</i>
q^c	[k ^h]	[k ^h]	廓 <i>q^cuo</i> 、睽 <i>q^cuei</i>
k	[tʃ]	[tʃ]	幾 <i>ki</i> 、家 <i>kia</i> 、潔 <i>kie</i> 、教 <i>kiao</i> 、久 <i>kieu</i> 、 見 <i>kien</i> 、謹 <i>kin</i> 、降 <i>kiam</i> 、竟 <i>kim</i> 、 居 <i>kiu</i> 、決 <i>kiue</i> 、郡 <i>kiun</i>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i>k'</i>	[tɕʰ]	[tɕʰ]	氣 <i>k'i</i> 、確 <i>k'io</i> 、巧 <i>k'iao</i> 、欽 <i>k'in</i>
<i>c</i>	[k]	[k]	改 <i>cai</i> 、感 <i>can</i> 、古 <i>cu</i> 、功 <i>cum</i>
	[ts]		則 <i>ce</i> 、座 <i>coo</i> 、贈 <i>cem</i>
	[tɕ]	[ts]	際 <i>cy</i> 、即 <i>cie</i> 、漸 <i>cien</i> 、燼 <i>cin</i> 、將 <i>ciam</i> 、 精 <i>cim</i> 、絕 <i>ciue</i>
	[tɕʰ]	[tɕʰ]	狀 <i>ciam</i>
<i>c'</i>	[kʰ]	[kʰ]	可 <i>c'o</i> 、堪 <i>c'an</i> 、苦 <i>c'u</i> 、空 <i>c'um</i>
	[tsʰ]	[tsʰ]	從 <i>c'um</i>
	[tɕʰ]		且 <i>c'ie</i> 、前 <i>c'ien</i> 、駸 <i>c'in</i> 、全 <i>c'iun</i>
<i>ç</i>	[ts]	[ts]	足 <i>ço</i> 、在 <i>çai</i> 、再 <i>çay</i> 、子 <i>çü</i>
	[tɕ]		助 <i>çu</i>
<i>ç'</i>	[tsʰ]	[tsʰ]	曹 <i>ç'ao</i> 、藏 <i>ç'am</i> 、辭 <i>ç'u</i> 、從 <i>ç'um</i>
	[tɕʰ]		楚 <i>ç'o</i>
	[tɕʰ]	[tɕʰ]	產 <i>ç'an</i>
<i>ch</i>	[tɕ]	[tɕ]	者 <i>che</i> 、逐 <i>cho</i> 、兆 <i>chao</i> 、州 <i>cheu</i> 、 掌 <i>cham</i> 、知 <i>chi</i> 、值 <i>chie</i> 、珍 <i>chyn</i> 、 正 <i>chim</i> 、主 <i>chu</i> 、眾 <i>chum</i> 、瀦 <i>chiu</i>
	[tɕʰ]	[tɕʰ]	臭 <i>cheu</i> 、熾 <i>chie</i> 、寵 <i>chun</i>
<i>c'h</i>	[tɕʰ]	[tɕʰ]	疇 <i>c'heu</i> 、常 <i>c'ham</i> 、沈 <i>c'hin</i> 、程 <i>c'him</i> 、 出 <i>c'hu</i> 、船 <i>c'huen</i> 、虫 <i>c'hum</i>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 *q*、*q'*、*k*、*k'*、*c*、*c'*、*ç*、*ç'*、*ch*、*c'h* 與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聲母的對應比較複雜，原因是這種對應關係涉及這

批字母在意大利文的習慣用法，以及官話聲母的幾條重要音變和一些音韻特徵。

表 3.2.1 的對應關係看來複雜，但涉及的聲類不外乎舌根阻塞音(velar obstruents)和齒齶顎阻塞音(dental-alveolo-palatal obstruents)（包括各種舌尖音和舌面前音）。在意大利文，這兩種聲類用的字母是有交叉的，根據後面元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讀法。字母 *q* 只出現在後高元音[u]之前，代表舌根塞音[k]；字母 *k* 只用作拼寫外來詞，它也只唸作舌根塞音[k]。字母 *c* 則不同，在前高元音之前，它唸成齒齶阻塞音；在其它元音前則唸作舌根塞音(Zappala 1985:198, 245)，而這種唸法最晚自公元十世紀以來已是如此(Migliorini & Griffith 1966:46)。

由以上用法可見，把字母 *q* 和 *q̇* 擬作[k k^h]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這既符合字母的習慣用法，也符合與北京話和南京話的對應關係。至於字母 *k* 和 *k̇*，也應該擬作[k k^h]，儘管其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舌面塞擦音[tɕ tɕ^h]，原因有二：一、字母 *k* 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用法，只表舌根音，利氏若以此表舌面塞擦音，既不合理，也未能達到其記音的目的；二、這些字母所屬的字都屬中古見組字，而中古見母的音值在各家的擬音均為舌根塞音（潘悟雲 2000:61）。官話後來經歷了顎化(palatalization)的音變，這些舌根音才變為舌面音（王力 1980:122-127；李新魁 1997a）。綜合以上兩點，較合適的假設是：利氏所記的官話方言的見組字在當時還是唸舌根音，顎化的音變還未在該方言發生。

字母 *c* 和 *ċ* 與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對應比較複雜。其對應音值

可分兩類：一類是舌根塞音 [k k^h]，另一類是齒齶顎塞擦音 [ts ts^h tɕ tɕ^h]（「狀」字的情況下文將談及）。前者多出現於 *e*、*y*、*i*（包括 *iu*）等前高元音字母³之前，後者則多見於 *a*、*o*、*u* 等後/低元音字母之前。參考前面所述在意大利文裏有關字母 *c* 的用法，我們可以假定《西字奇蹟》裏字母 *c* 和 *c*^ʰ 在前高元音之前表不送氣和送氣的舌根塞音 [k k^h]，在其他元音前則表齒齶腭塞擦音。後者收字都是中古精組字，精組字中古擬音一般為齒音 [ts ts^h] 等，而不是舌面音 [tɕ tɕ^h] 等（潘悟雲 2000:60）。在北京話和其他一些官話裏，精組介音為 -i- 的 [ts ts^h] 聲母經顎化的音變而成 [tɕ tɕ^h]，與已經顎化的見組字合流，即所謂「不分尖團」（李新魁 1997a）。至於在老南京話和別的一些官話裏，精組有關的字卻未曾顎化而仍唸 [ts ts^h]（尖音），即是分尖團的官話方言。我們認為，《西字奇蹟》所記錄的也應該是保留尖音的官話方言，因為一般認為精組字顎化發生的時間不早於見組字的顎化（王力 1980:124），上文已談到《西字奇蹟》的見組字並未顎化，那麼當時精組也應該未顎化而仍唸 [ts ts^h]。總括而言，我們認為字母 *c* 和 *c*^ʰ 有兩套讀音，一為舌根塞音 [k k^h]，二為舌尖塞擦音 [ts ts^h]，這兩套讀音根據隨後元音的不同特性而有不同的分佈。其分佈如下表所列：

³ 嚴格來說，是在 [-後，-低] 元音之前。

表 3.2.2 字母 *c* 和 *c'* 讀音的分佈

隨後的元音		<i>c</i> / <i>c'</i> 的讀音	例 字
低	後		
+	+	[k k ^h]	感 <i>can</i> 、古 <i>cu</i> 、可 <i>c'o</i>
+	-		
-	+		
-	-	[ts ts ^h]	則 <i>ce</i> 、絕 <i>ciue</i> 、全 <i>c'ium</i>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座 *coo*”、“從 *c'um*”二字後面的元音不是“-後，-低”，照以上所述，其聲母當構擬為舌根音[k k^h]，與見組的“古 *cu*”、“空 *c'um*”同聲。“座 *coo*”、“從 *c'um*”屬中古精組，前者是一等字，不帶介音-i-；後者雖是三等，但王力(1980:123)曾指出其在顎化起作用前已丟失了介音-i-，所以也唸洪音。若將兩者的聲母構擬成[k k^h]，那就不啻說在這官話方言裏精組洪音和見組洪音合流，但在現代各官話方言裏都找不到這種現象（袁家驊 1983:25-26），因此這個擬音並不合理。根據下面所談的，這兩字的字母當分別為 ζ 和 ζ' ，因兩者與字母 *c* 和 *c'* 字形相似，我們相信是謄寫上的錯誤。

和字母 *c* 和 *c'* 不同， ζ 和 ζ' 只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齒齶顎阻塞音[ts ts^h tʂ tʂ^h]，而沒有對應舌根音的例子，可見這兩字母下的撇號“，”有區別語音的作用。再仔細觀察其收字，可以發現這組字母與 *c* 和 *c'* 似乎有互補的關係：*c* 和 *c'* 若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齒齶顎阻塞音，聲母後的元音須為前高元音（因為若不是前高元

音，其聲母就該發舌根音)；相反， ζ 和 ζ^c 對應於齒齦顎音的字，聲母後的元音必定不是前高元音(因為 ζ 和 ζ^c 根本就沒有收介音或主要元音為前高元音的字)。根據其與現代官話的對應和收字上的分佈，我們可以假定： ζ 和 ζ^c 表的是[ts ts^h]，是為補充 c 和 c^c 而設的，因為當介音或主要元音不是前高元音的時候， c 和 c^c 已用來表聲母[k k^h]，那麼當要記[ts ts^h]的時候，便須另有補足的方法，而這方法似乎就是在字母下加撇(“,”)。

ζ/ζ^c 這組字母尚有一些收字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翹舌音 [tʂ tʂ^h] (見表 3.2.1)，這些字都來自中古照組。中古照組字在各官話方言裏在不同程度上會有些字唸平舌的齒音[ts ts^h]，如南京話照組唸平舌的情況就比北京話多(劉丹青 1997:56)。《西字奇蹟》所記的官話方言在這方面比較接近南京話，如“助 ζu ”、“楚 $\zeta^c o$ ”等照組字南京話都唸平舌音，不過這官話方言照組字唸平舌的現象似乎更普遍，如“產 $\zeta^c an$ ”字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都唸翹舌音，但《西字奇蹟》的方言則記為 ζ (擬音為[ts])； c 字母的“狀 $ciam$ ”情況也是一樣。

總括以上所述， q/q^c 、 k/k^c 、 c/c^c 、 ζ/ζ^c 四組字母在功能上互補，記的不外是舌根塞音[k k^h]和齒塞擦音[ts ts^h]，而根據聲母後元音的不同而用不同的字母。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 3.2.3 q/q^c 、 k/k^c 、 c/c^c 、 ζ/ζ^c 四組字母用法上的分佈

聲母	隨後的元音		字母	例字
	高	前		
[k k ^h]	+	+	$k k^c$	郡 $kiun$ 、氣 $k^c i$
	+	-	$q q^c/c^c$	觀 $quon$ 、苦 $c^c u$
	-	+	$c c^c$	改 cai
	-	-		
	低	後		
[ts ts ^h]	-	-	$c c^c$	贈 cem 、前 $c^c ien$
	-	+	$\zeta \zeta^c$	足 ζo 、曹 $\zeta^c ao$
	+	-		
	+	+		

最後一組字母 $chl^c h$ 都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翹舌音 [tʂ tʂ^h] (見表 3.2.1)；把兩者當時的讀音構擬為 [tʂ tʂ^h] 應當是合理的。從字母的用法看，意大利文不像英文， ch 不表舌葉音 [tʃ]。在意大利文裏， h 在其他輔音後有「前」的意思，如在元音 i 或 e 之前， c 不加 h 的話代表舌葉清音 [tʃ]，加了 h (即 ch) 則代表舌根清音 [k]； g 不加 h 的話代表舌葉濁音 [dʒ]，加了 h (即 gh) 則代表舌根濁音 [g]。簡言之，如果把 $chl^c h$ 構擬成 [tʃ tʃ^h]，則和這套字母在意大利文的習慣用法完全相反；如果構擬成 [k k^h]，雖然完全符合字母的用法，但卻與其中古來源（照組字）和其後官話方言的演變都接不上；構擬成 [tʂ tʂ^h]，則符合其與現代官話方言的對應，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輔音後 h 的特點：「前」，因為 c 的另一變體 ζ/ζ^c 與 $chl^c h$ 有「舌

尖前」和「舌尖後」的對立。

“臭 *cheu*”、“熾 *chie*”、“寵 *chun*”三字在中古音屬送氣的昌母（臭、熾）和徹母（寵），而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以至在其他官話和非官話的各主要方言裏一般也唸送氣音（北京大學 1989：207，363；李珍華、周長楫 1999：78），但《西字奇蹟》裏卻歸不送氣音。這有可能是利氏記音的失誤，因為[送氣]在利氏的母語裏並不是音位上的區別性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故此在其中介語可能會有混淆的情況，加上翹舌的塞擦音本身就不是在他的母語裏可以找到的音素，在其上再要辨別送氣與不送氣就更難了。當然，這也有可能是謄寫的失誤，因為送氣的標誌“^h”容易遺漏。

3.3 *s*、*f*、*x*、*h*

表 3.3.1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 *s*、*f*、*x*、*h*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i>s</i>	[s]	[s]	歲 <i>sui</i> 、三 <i>san</i> 、所 <i>so</i> 、俗 <i>so</i> 、思 <i>su</i> 、 竦 <i>sum</i>
	[ç]		息 <i>sie</i> 、邪 <i>sie</i> 、信 <i>sin</i> 、庠 <i>siam</i>
	[ʃ]	[ʃ]	事 <i>su</i> 、數 <i>su</i> 使 <i>sv</i> 、衰 <i>sui</i>
<i>f</i>	[s]	[s]	歲 <i>fui</i> 、三 <i>fan</i> 、色 <i>fe</i> 、蘇 <i>fu</i>
	[ç]		小 <i>fiao</i> 、脩 <i>fieu</i> 、先 <i>fien</i> 、心 <i>fin</i> 、昔 <i>fie</i> 、 性 <i>fim</i> 、旬 <i>fiun</i>
	[ʃ]		事 <i>fu</i> 、生 <i>fem</i>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tʂ]	[tʂ]	撰 <i>fiuen</i>
<i>x</i>	[ʂ]	[ʂ]	十 <i>xe</i> 、孰 <i>xo</i> 、少 <i>xao</i> 、手 <i>xeu</i> 、山 <i>xan</i> 、 尚 <i>xam</i> 、詩 <i>xi</i> 、是 <i>xi</i> 、識 <i>xie</i> 、身 <i>xin</i> 、 聖 <i>xim</i> 、書 <i>xu</i> 、水 <i>xui</i> 、瞬 <i>xiun</i>
<i>h</i>	[x]	[x]	何 <i>ho</i> 、海 <i>hai</i> 、好 <i>hao</i> 、後 <i>heu</i> 、湖 <i>hu</i> 、化 <i>hoa</i> 、或 <i>hoe</i> 、火 <i>huo</i> 、會 <i>hoei</i> 、 荒 <i>hoam</i>
	[ç]	[ç]	希 <i>hi</i> 、喜 <i>hy</i> 、學 <i>hio</i> 、陷 <i>hien</i> 、享 <i>hiam</i> 、 形 <i>him</i> 、虛 <i>hiu</i>

從上表可見，《西字奇蹟》的 *s* 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齒齶顎擦音[s ç ʂ]。從中古聲母看來，其收字包含了精組字和一些照組字。剛才談到，《西字奇蹟》所記的官話是一種保留尖音的官話方言，所以精組都沒有顎化，唸[s]。另外有一些照組字也唸平舌[s]，這些字有些在南京話也唸平舌（如：數 *su*、事 *su*），有些則不然（使 *sv*、衰 *sui*）。

字母 *f* 的收字不論從中古的聲母看，還是從其與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對應看來，大抵上都與字母 *s* 沒有分別；加上有些相同的字既見於 *s*，又見於 *f*（如：歲 *sui/fui*、三 *san/fan*、事 *sul/fu*），所以這裏假設的 *f* 發音也是[s]，跟字母 *s* 只是在書寫風格上有所不同，而沒有音系上的區別。另外，較特別的是“撰*fiuen*”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聲母都是塞擦音，但《西字奇蹟》卻歸擦音。“撰*fiuen*”字屬中古崇母

字，崇母本是塞擦音，但後來有部分仄聲字卻分化為擦音（王力 1980：116-117）。在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裏，“撰*fiuen*”字都沒有經歷這種發音方法的改變，但在《西字奇蹟》的官話方言裏，如果利氏的記音沒錯的話，“撰*fiuen*”字的聲母已由塞擦音變為擦音。至於其他官話方言裏有沒有“撰*fiuen*”字改變發音方法的現象，因為資料不足，未能查證；如果有這方面的資料的話，也許可以為《西字奇蹟》的基礎方言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字母 *x* 所收的都是中古照組字，而且全都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翹舌擦音[ʃ]，所以把 *x* 構擬成[ʃ]應該是沒問題的。問題是如何解釋利氏何以用字母 *x* 來記這個音。字母 *x* 在意大利文裏主要是用來記外來語的複輔音[kʃ]。我們構擬的整套翹舌音[tʃ tʃʰ ʃ]利氏都用在意大利文裏舌根音有關的字母（*ch*、*ch*、*x*）來表達--*ch* 表[k]而 *x* 表[kʃ]，但是如果把這套字母構擬為舌根音又不符合官話的演變，那麼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這些字母表達的是舌尖後音（翹舌音）[-前]的特點，而[kʃ]的[ʃ]就強調其為擦音的屬性。翹舌阻塞音[tʃ tʃʰ ʃ]是在利氏的母語裏沒有的音素，所以在字母記錄上有不盡如意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

字母 *h* 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舌根擦音[x]和舌面擦音[ç]，其中古聲母屬曉、匣二母。如見母細音字一樣，曉、匣二母在現代官話也一樣經歷了顎化的過程，由舌根音變為舌面音（王力 1980：122-123）。剛才已提到，《西字奇蹟》所記的官話方言尚未經歷顎化的過程，曉、匣二母不論洪音細音都應該唸舌根音，所以這裏把字母 *h*

的讀音構擬為舌根擦音[x]。

3.4 *l*、*r*、*n*、*nh*、*ng*、*g*、*ʃ*

表 3.4.1 《西字奇蹟》殘篇裏的 *l*、*r*、*n*、*nh*、*ng*、*g*、*ʃ*

《西字奇蹟》	北京話	南京話	例 字
<i>l</i>	[l]	[l]	臘 <i>la</i> 、落 <i>lo</i> 、賴 <i>lai</i> 、陋 <i>leu</i> 、浪 <i>lam</i> 、 里 <i>li</i> 、曆 <i>lye</i> 、燎 <i>liao</i> 、流 <i>lieu</i> 、林 <i>lin</i> 、 兩 <i>leam</i> 、亂 <i>luon</i> 、論 <i>liun</i>
<i>r</i>	[l]	[l]	邏 <i>lo</i>
<i>n</i>	[n]	[l]	乃 <i>nai</i> 、難 <i>nan</i> 、能 <i>nem</i> 、溺 <i>nie</i> 、年 <i>nien</i> 、內 <i>nui</i>
<i>nh</i>	零	零	疑 <i>nhi</i> 、毅 <i>nhy</i> 、業 <i>nhie</i> 、仰 <i>nham</i>
<i>ng</i>	零	零	我 <i>ngo</i> 、愛 <i>ngai</i> 、闇 <i>ngan</i>
<i>g</i>	零	零	艾 <i>gai</i> 、悟 <i>gu</i> 、卧 <i>guo</i> 、為 <i>guei</i>
	[ɟ] ⁴	[ɟ]	然 <i>gen</i> 、日 <i>gi</i> 、入 <i>gio</i> 、人 <i>gin</i>
<i>ʃ</i>	[ɟ]	[ɟ]	若 <i>Jo</i> 、如 <i>Ju</i> 、弱 <i>Jo</i>

先談 *l*、*r*和 *n*。表 3.4.1 中字母 *l*收字均屬中古來母，而字母 *n*收字均屬中古泥母，來泥判然有別，現把 *l*構擬為[l]而 *n*擬為[n]。從這點來看，《西字奇蹟》的官話方言與現代北京話較相似，但因為[l][n]喪失音位上的區別是較後起的現象，所以也不能就此肯定《西字奇蹟》的基礎方言必定不是南京話。至於字母 *r*，引言部分已提及，此字母僅見於“邏 *ro*”一字，而該字只出現在 Europa（意大利文「歐洲」）

⁴ 北京話日母的讀音以往多作翹舌濁擦音[z]，這裏從朱曉農老師(1982)的說法，

的譯名“歐邏巴”一詞裏，令人懷疑這裏用 *r* 字母是要對應原文的拼法，並不代表當時的漢語音系裏有一個聲母 *r* 與聲母 *l* 對立。況且從對應關係看來，另立一個聲母也是不合理的，所以這裏的 *r* 構擬為 [l]。

接著談字母 *nh*。這個字母的收字都來自中古疑母（疑母一般擬音是 [ŋ]，參潘悟雲 2000：61），而都是帶介音 -i- 的。這些字在一些官話方言如西安、成都等聲母都經顎化而成舌面音 [ɲ]，所以自然而然有學者就把 *nh* 構擬成 [ɲ]（丁鋒 1995：55-56）。但作這種構擬的學者忽略了一點，就是《西字奇蹟》裏泥母細音（如：年 *nien*、溺 *nie*）並沒有顎化成 *nh*，而仍記為 *n* [n]。縱觀現代各主要官話方言，凡疑母細音顎化的官話方言，泥母細音也必顎化；泥母細音顎化的方言，疑母卻不一定顎化（袁家驊 1983：25-26）。這道理也很容易明白：泥母 [n] 與介音 [i] 發音部位較接近，因同化而發生顎化是很自然的音變，發生時間應較早；這個音變發生了之後，或許會進一步擴大到另一個鼻音聲母--疑母 [ŋ] 以致後者顎化而成 [ɲ]，與泥母細音合流。若把《西字奇蹟》的 *nh* 構擬成 [ɲ]，則出現的是完全相反的現象--疑母細音已經顎化而泥母細音卻沒有顎化，[n] 與 [ɲ] 兩者還構成音位對立（溺 *nie* 與業 *nhie*）。這種構擬並不合理。

由此推論，*nh* 不可能是舌面音 [ɲ]，那麼它的音值是甚麼呢？上文談及，《西字奇蹟》字母 *h* 在輔音後多表示 [-前] 的特徵，而 *n* 明顯地表示這個音是鼻音，那就是說，*nh* 記的是一個不前的鼻音，那麼最有可能的就是它仍然保持後鼻音 [ŋ]。根據這個想法，這裏把 *nh* 構擬

作翹舌通音 [ɲ]。

成[ŋ]。

至於 *ng*，我們這裏也構擬成舌根鼻音[ŋ]，因為[ŋ]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都不是獨立的音位，記音時所用字母有不一致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愛 *ngai*、闇 *ngan* 都屬中古影母，現在都加上鼻音聲母；這種情況在濟南、成都、西安、漢口等地的官話也存在（袁家驊 1983：26）。不過這也不能證明《西字奇蹟》的基礎方言就是這些地方的官話，因為[ŋ]與零聲母在後低元音前失去對立之後，可以整套變成[ŋ]，隨後也可以整套再丟失聲母而成零聲母，那看起來就變得像北京話和南京話了。由舊太原話到新派太原話就有這樣的變化（袁家驊 1983：26）。

字母 *g* 對應於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零聲母和翹舌通音[ɹ]；就中古音來說，前者是疑母字（“為 *guei*”字情況較特別，這裏暫且不談），後者是日母字。在構擬之前先要說明，字母 *g* 在意大利文的習慣用法：和字母 *c* 相似，在前高元音如 *i*、*e* 之前，*g* 唸舌葉濁塞擦音[dʒ]；在其他元音前，*g* 則為舌根濁塞音[g]。再參看字母 *g* 在《西字奇蹟》裏的收字，我們發現其收字也按同樣條件而分兩大類（即疑母和日母）。我們有理由相信，字母 *g* 包含了兩套音。在低元音和後元音之前（如艾 *gai*、悟 *gu*、臥 *guo*），字母 *g* 表的是舌根音，但這裏傾向把其音值構擬為舌根鼻音[ŋ]，而不作舌根濁塞音[g]。正如上文所說，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裏，[ŋ]都不是獨立的音位，因此在利氏的中介語音系裏，[ŋ]很容易會重新分配(re-map)到在其母語可以找到的相近音位去，而舌根濁塞音[g]與舌根鼻音[ŋ]除了鼻腔開閉的特點不

同外，其他發聲特徵都相類似，音系中沒有/ŋ/音位的第二語言學習者很容易會將它歸進/g/裏。例如英語裏雖有[ŋ]，但卻不能出現在音節起首的位置上，所以 1828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的《廣東省土話字彙》(*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就把廣州話的[ŋ]聲母寫成 *g* (Morrison 1828)。此外，《西字奇蹟》的聲母系統阻塞音方面似乎沒有清濁對立，若把 *g* 構擬成[g]，則與聲母[k]形成清濁對立，整個系統看來並不平衡；再者，根據上文構擬，當時肯定有聲母[ŋ]，而 *g* 的來源也是疑母，那就得說明分化的條件，但暫時看來不容易找到條件，而就日後演變看來，這也是不必要的。因此，這裏把在後元音和低元音前的 *g* 構擬為[ŋ]。

字母 *g* 的另一套讀音可與字母 *j* (*J*)一起討論。*J*在意大利文只作拼寫外來語用，其音值與在 *i*、*e* 之前的 *g* 相同，都表濁塞擦音[dʒ]（在一些情況下，前者也表顎通音[j]）。從收字上看來，《西字奇蹟》裏字母 *J* 所收的字元音均為後或低元音，與和前高元音拼合的 *g* 分佈上互補，情況與上面談到的 *c*、*k* 等字母相似--因 *g*+後/低元音已作標記別的語音（即[ŋ]）之用，所以須用另一個字母（*J*）來補充這方面記音的需要。由此推論，*g*（與前高元音拼合者）和 *J* 記的應該是相同的音。這兩套字母都一致地與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翹舌通音[ɟ]對應，這裏也擬作[ɟ]。餘下的問題是，為甚麼利氏用記舌葉濁塞擦音[dʒ]的字母來記這個音？我們知道[ɟ]這個音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都是沒有的，他只能在其音系中找最接近的音來記這個“新”的語音。[ɟ]這個音其中一些區別性特徵是[+濁，-前，-塞音，-鼻音]，換言之，記錄這個音的字母第一個條件是[+濁]；在意大利文裏，濁輔音有

[b d v g z dz dʒ j l ʎ r ɲ]。第二個條件是[一前]，脣音、舌尖前音等都不符合條件，所以剩下[g dʒ j l ʎ r ɲ]。第三個條件是[一塞音，一鼻音]，所以[g ɲ]都不符合條件。餘下的[dʒ j l ʎ r]中，[l]在《西字奇蹟》的官話方言音系中已經出現，不宜用相同字母標記[ɭ]音；[ʎ]是舌面中音，發音時舌面中部抬起抵住硬腭，可以說是與翹舌的[ɭ]舌頭的動作完全相反，感覺上兩者並不相類；意大利語的[r]是典型的顫音(trill)，聽感上與通音[ɭ]有很大的不同。餘下的[dʒ j]用字母寫出來就是 *g*（與前高元音相拼時表[dʒ]）和 *J*（兼表[dʒ j]）。因此，在其母語音系和字母的限制下，用字母 *g* 和 *J* 記這個音是最合理的做法。

四 結論

縱合以上所述，現謹將利瑪竇《西字奇蹟》殘篇的聲母系統構擬如下：

表 4.1 《西字奇蹟》殘篇聲母系統構擬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發音部位				
		雙脣	脣齒	齒/齒齦	翹舌	軟顎
塞音	不送氣	p		t		k
	送氣	p ^h		t ^h		k ^h
塞擦音	不送氣			ts	tʂ	
	送氣			ts ^h	tʂ ^h	
擦音			f	s	ʂ	x

鼻音	m		n		ŋ
通音			l	ɭ	

以上共十九個輔音聲母，加上零聲母即共二十個聲母。與現代北京話比較起來，聲母數目方面的不同就是還沒有發展出舌面前系列的聲母 [tɕ tɕ^h ɕ]，但卻多了舌根鼻音聲母[ŋ]；與南京話比較起來，情況跟北京話相同，《西字奇蹟》少了舌面前系列的聲母而多了個舌根鼻音聲母，此外還多了一個[n]聲母，與[l]對立。就聲韻組合(phonotactics)的角度看，《西字奇蹟》所記的官話方言與現代北京話和南京話的不同在於中古見組（以及曉、匣二母）細音字和精組細音字並沒有顎化，所以舌尖前塞擦音和軟顎阻塞音能和前高元音[i]拼合，而翹舌音當時也能和前高元音[i]拼合。另一方面，脣音和脣齒音當時卻傾向於不與以 e 為主要元音的鼻音韻母拼合，而要加上後高元音[u]為介音，這一點和現代北京話正相反。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彙》，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程大約 1994 《程氏墨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分區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66-187 頁

丁鋒 1995 《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 黃清揚 2000 利瑪竇小傳，《HPM 通訊》，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
<<http://math.ntnu.edu.tw/~horng/vol4no2d.htm>>
- 江荻 2002 緬甸語複合元音的來源，《民族語文》第3期，21-31頁
- 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933 《西儒耳目資》，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 李新魁 1983 《中原音韻音系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
- 李新魁 1994 論近代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李新魁語言學論集》，北
京：中華書局，146-162頁
- 李新魁 1997a 普通話語音發展述略，《李新魁音韻學論集》，汕頭：
汕頭大學出版社，206-227頁
- 李新魁 1997b 數百年來粵方言韻母的發展，《李新魁音韻學論集》，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413-428頁
- 利瑪竇(Matteo Ricci) 1957 《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北京：文字改革
出版社
- 李珍華、周長楫編 1999 《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
局
- 劉丹青編 1995 《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丹青編 1997 《南京話音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魯國堯 1985 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南
京大學學報》(哲社版)第4期，47-52頁
- 陸志韋 1947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第33
期，115-128頁
- 羅常培 1930 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267-338頁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力 1980 《漢語史稿》(修訂本), 北京: 中華書局
- 薛鳳生 1999 傳統聲韻學與現代音韻學理論, 《漢語音韻史十講》, 北京: 華語教學出版社, 10-23 頁
- 楊福綿 1989 利瑪竇的《葡漢辭典》: 歷史和語言學的導論,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 191-242 頁
- 袁家驊 1983 《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 曾曉渝 1991 《西儒耳目資》的語音基礎是明代官話音系, 《西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 66-74 頁
- 張衛東 1991 論《西儒耳目資》的記音性質, 《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文集》, 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224-242 頁
- 朱曉農 1982 關於“日”母的音值(一), 《中國語文通訊》 第 3 期, 19-21 頁
- Brucker, Joseph (1999). Matteo Ricci.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Kevin Knight.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3034a.htm>>.
- Cheng, Siu Kei (2001). The interlanguage phonology of Hong Kong speakers of Mandarin.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 Crystal, David (1995).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man, Fred R. (1987). On the naturalness of interlanguage phonological rules. In *Interlanguage Phonology: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anguage Sound System*, G. Ioup and S. H. Weinberger (eds.), 125-147. Cambridge: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James, Allan R. (1994).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honology. In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R.E. Asher (ed.), vol. 7, 3729-3732. Oxford: Pergamon Press.
- Migliorini, Bruno; and Gwynfor, Griffith T. (1966). *The Italian Language*.

-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Morrison, Rober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Selinker, Larry. (1974). Interlanguage. In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ack C. Richards (ed.), 31-54. Essex: Longman.
- Selinker, Larry (1983).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 Susan Gass and Larry Selinker (eds.), 33-53. Rowley: 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1996).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Revised to 1993, Updated 1996). <<http://www.arts.gla.ac.uk/IPA/fullchart.html>>.
- Zappala, Stephen (1985). *Mastering Italian*.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On the Initial System of Matteo Ricci's *Xizi Qiji*:
A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Its Remaining Fragments**

CHENG Siu Kei, Ken

Abstract

The Jesuit missionary Matteo Ricci's (1552-1610) *Xizi Qiji* (1605)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documented attempts to represent a Mandarin dialect with Roman alphabet. It is thus worth investigating what the Mandarin dialect was like by the early 17th centu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only fragments of the book are available nowadays.

In the present reconstruction work,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 (1) To avoid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modern phonemic concepts to Ricci's romanization;
- (2) To avoid im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English practice of letter usage to Ricci's work;
- (3) To be aware of the letter usage in Italian (Ricci's mother tongue) and Latin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intellectual in Europe) by that time;
- (4) To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as an adult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 of the Mandarin dialect, Ricci might unconsciously record his own interlanguage phonology, which may not be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target dialect;
- (5) To be aware of Ricci's use of using different spellings to distinguish homophones and represent transliteration.

The result of the reconstruction reveals that the sound system of Ricci's work is composed of 20 initials (including the zero initial). Compared to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this system does not have the alveolo-palatal series [tʃ tʃ^h ʃ], but has the velar nasal [ŋ] as an initial, a combination which is prohibited in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白語中漢語借詞聲調的層次¹

孫志陽

一 簡介

白語是漢藏語中系屬尚未明瞭的一個語言：Matisoff(1996)把它看作一個獨立的語群而跟漢藏語下的其他六個語群相並立；國內的許多學者則認為它是彝語支下的一個語言；最近鄭張尚芳(1999)又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白語與漢語同源，是漢白語族下的一支獨立語言。造成這樣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歷史上白族與漢族有長時間的深入接觸，白語中滲入了大量的漢語借詞，而同時白族生活的地區又有彝族等許多少數民族，互相間的影響也不能說不深入，這種情況下，該如何判斷白語的歸屬呢？

二 方法

確定語言之間的親屬關係，最重要的根據就是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規律，可是對於白語這樣一個有大量漢語借詞的語言，如何確定其與漢語的語音對應關係，就遇到很大的困難：首先，對於白語中的這些漢語借詞，很可能是在不同時期從漢語中借來的，不同層

¹ 本文是在 2002 年修 Dr. Zev Handel 所開的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一課時，於他的指導下所作的期末報告，因為汪鋒當時也正準備研究白語，我們就文中的內容進行了很多討論，這裏有很多意見就是我們討論的結果。此後汪鋒又調查了一些新的白語方言，在這些新材料的基礎上對本文一些看法作出了修訂，詳見汪鋒的博士論文。

次的借詞混雜在一起，又經過長時期的變化，層次與層次之間的界限非常模糊，如何確定白語內部不同的層次？另外，漢語在該地區的歷史目前也不是十分清楚，漢語內部的複雜性及歷史上移民的複雜性，現在還無法確定在歷史上白語與哪些漢語方言發生了接觸，就更加增加了判斷白語借詞層次的困難；一般當一個語言從另一個語言借用了大量的詞彙，兩種語言間也就有了某種程度的“語音對應關係”，對於那些歷史層次很近的借詞，被借和借入的語言原貌相對來說比較清楚，層次之間的關係也較易判斷，可是對於那些比較深的借入層次，再加上白語原有的與漢語有關係的同源詞（如果白語是漢藏語中的一個語言，它就必然多多少少與漢語有同源詞），種種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與漢語有關係的詞混雜在一起，該如何判斷某個與漢語有語音相似關係的詞是借詞還是同源詞呢？

正是由於白語和漢語有著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決定了判斷白語在漢藏語中的地位並不是一個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需要把白語同漢語有語音“相似性”的詞找出來，再根據它們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的性質來決定白語中不同對應關係的不同時代，然後才能判斷最早的那個層次與漢語之間的關係。原則很簡單，可是在我們進行實際操作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通常情況下，當一個語言向另一個語言借入詞彙的時候，往往是整個詞的借入，包括這個詞的聲、韻、調（如果兩種語言音節結構相似），因此，要確定借詞的層次，一般的做法是把整個借詞與被借入語言中的對應形式進行比較就行了。沙加爾和徐世璿（2002）據此提出了尋找借詞對應規律時所依據基本原則：（1）、一個借入的語素音節，其聲母、韻母、聲調的對應規律都處於同一個層次；（2）、一個借入的多音

節語素即各音節為非語義成分的借詞，其所有音節的聲母、韻母、聲調的對應規律都處於同一個層次；（3）、在分出多個層次的情況下，只有最底下一層有可能是發生學的關係，在此之上的所有層次肯定是語言接觸的結果。這一原則對哈尼語這樣受漢語影響不是太深的語言來說可能適用，可是對白語是否適用就很可懷疑。比如這個原則的第二條，白語顯然不遵守，舉個例子，我們在白語中發現一對很有趣的駢詞“琵琶”，它的兩個音是[pi21pha55]、[phi55pe21]²，“琵琶”兩個字在漢語的中古音都是並母平聲字，如果是按規律二，那這兩個字在任何一個讀法中都應該聲母、聲調讀音相同，可是事實恰恰相反，說明每一個多音節形式都是多層次混雜的結果，這很可能是白語中大量存在的事實。另外，我們從漢語方言中的現象可以看到，當一種方言受到另一種方言影響的時候，被影響的往往不是整個的音節，很可能是音節的一部分--或是聲母、或是韻母、或是聲調，雖然白語和漢語之間的關係尚未確定，但白語在不同時代都向漢語借入大量的詞卻是顯而易見的，這樣，我們很容易想像，早期借入的詞在晚期受到漢語影響時，並不是整個詞換用了另一個新的形式，而只是早期借詞的某一部分受到影響--正如漢語方言中發生的情況一樣，總之，第一條原則在白語中是否起作用應該是個待檢驗的假設，而不是個前提，所以這裏不按照他們所提出的這個前提來分析白語借詞的層次，我們所設想的步驟是把聲母、韻母和聲調分開來，分別考察它們與漢語間的對應規律，下一步再把這幾個方面結合起來，判斷白語中到底有幾個層次，每一個詞的不同部分在層次上是否是一致的等等。本文就是試圖先從聲調

²這裏的注音採用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著手，看看能否為白語與漢語中有對應關係的聲調劃分出層次，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比較白語中不同方言間聲調的對應關係，確定出這幾個方言的原始母語的調類、擬測一個調值（現在出版的白語方言材料包括大理、劍川、碧江³，還暫時不知道別的方言的情況，我們暫且根據這三個方言擬測它們的原始聲調，為方便起見，暫時叫做原始白語）。其次，再把現在方言的聲調還原為原始母語的聲調，把它們與漢語進行比較，看看其間有甚麼樣的對應關係；第三，根據這些對應關係，對白語聲調的不同對應形式嘗試作出一個解釋。以下就是具體的內容。

三 原始白語的聲調

根據徐琳、趙衍蓀（1984）中的介紹，白語的大理、劍川、碧江三個方言的聲調數目有所不同，具體情況如下表：

調類	調值	劍川	大理	碧江
1	33（鬆）	tɕi拉、拖	tɕi拉、拖	dzi拉、拖
2	42（緊）	tɕi追趕	tɕi追趕	tɕi田
3	31（鬆）	tɕi田	tɕi田	
4	55（緊）	tɕi（救）濟		
5	55（鬆）	tɕi多	tɕi多(少)	ti多
6	35（鬆）	tɕi（積）極	tɕi多	tʂheɪ輸
7	44（緊）	tɕi螞蝗	tɕi螞蝗	tɕi螞蝗
8	21（緊）	tɕi賒欠	tɕi賒欠	tɕi賒欠

³ 最新公佈的又包括西山白語的一些情況，見王鋒（2001）。

9	32 (鬆)		tɕi 箭	
---	--------	--	-------	--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白語的元音有鬆緊的分別，但是一般情況下元音鬆緊和聲調有著緊密的關係，除了劍川方言的 55 調外，一定的聲調只和鬆元音或緊元音結合，可以說元音鬆緊並不是造成對立的唯一區別特徵。另外，各個方言中的聲調數目不一樣，劍川、大理各有八個，碧江只有六個，可見，各個方言都經過自己獨立的發展，下面我們通過比較幾個方言來推測原始白語的聲調。

這三個方言共同的六個聲調：

33 (調 1)、42 (調 2)、55 (調 5)、35 (調 6)、44 (調 7)、21 (調 8)

劍川特有的聲調是 55 (調 4)、大理特有的聲調是 32 (調 9)、劍川和大理又都比碧江多出一個 31 (調 3)。

先來討論劍川方言中的調 4，這個調對應於近、現代漢語借詞中的去聲字⁴，如：

報告 pao4kao4，錯誤 tsho4u4

很明顯，這是個後起的聲調，而它只在近、現代漢語中出現，並不對應於漢語中其他的聲調。

⁴ 劍川方言借入的近、現代漢語借詞的對應規律是：陰平字讀調 1，陽平字讀調 2，上聲字讀調 3，去聲字讀調 4，入聲字讀調 5，見徐、趙 (1984)，我們後面還要提到所借入的漢語方言的情況。

大理、劍川中的調 3，是對應近、現代漢語的上聲的借詞，而在碧江方言則讀為調 8，如：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整(風)	thuu3	tsuu3	tsuu8
解(放)	ke3	ke3	ke8

大理、劍川方言的調 3，當它不對應近現代漢語的上聲字時，往往對應碧江方言中的調 2，如：

語義	劍川	大理	碧江
爲了	puu3	puu3	buu2
他	mo3	po3	bo2
樹	tsuu3	tsuu3	ɬuu2
豆子	tuu3	tuu3	duu2
烤	kõ3	khou3	gõ2
蒜	suã3	sua3	suã2
圈	u3	ui3	vu2
筷子	tsv3	tsv3	tɕv2
舊	kuu3	kuu3	guũ2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幾個方言中，只有碧江方言保持了濁聲母，有清濁對立的現象⁵，可以看出，碧江方言調 2 中的濁聲母字對應於劍川、大理方言中調 3 的字，我們把這個多出來的這個調 3 看作是調 2 經過濁音清化發展出的新調。

⁵ 據徐、趙（1984：4），大理方言中也有濁聲母，但是大理方言的調 1 和調 3 的字讀為濁聲母，而其他調的字都讀為清聲母，這種濁音很可能是一種條件變讀，並不構成清濁對立，因此都統一記成清聲母，具體的形成情況還不清楚。

大理方言中的調 9 很奇怪，因為它和調 3 都是和鬆元音相結合，但是在音值上相差非常小⁶，它與其他兩個方言的對應情況大體如下：

語義	劍川	大理	碧江
箭	tɕi2	tɕi9	tsɛ2
鏡子	kɛ̃2mi2	ke.ɿ2mi9	
價錢	kɛ2	ke.ɿ9	qa2
夢	mu3ŋv2	mu9	mu2
坐	kv2	kv9	kv2
戴	tũ2	tu9	tu2
變	pĩ2	pi9	pɛ.ɿ2
細	mo2	mo9	mo2

從上表可以看出，大理方言中的調 9 的產生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從原始母語的繼承，在其他兩個方言中合並於調 2，另一種是大理方言自己發展出來的，但是它的變化在語音上看不出條件，可能是受漢語的影響。我們先假設第二種可能，認為這是大理方言特殊的發展⁷。除了這三個調，是不是其餘幾個調就是幾個方言的原始形式共有的聲調了呢？經過對比，我們發現除了調 6，其他的聲調大致在幾個方言中都是一致的，而調 6 在幾個方言中的情況是這樣的：在劍川方言，它只是對應於近、現代漢語借詞中的入聲字；在碧江方言，調 6 的字非常少，和劍川和大理方言往往沒有對應關係，如：

⁶ 這讓人懷疑是不是這裏記音有錯誤，後面將從方言的對比說明從音位的觀點看，應該是不錯的。

⁷ 這一點下文還要討論。

語義	劍川	大理	碧江
嫩	jũ8	ju8	tɕha6
闍	miɛ5	mio6	jui6

近、現代漢語借詞的入聲字在碧江往往讀成調 2 或調 8。而在大理方言，除了近、現代漢語的入聲字讀成調 6 外，還對應其他兩個方言的一部分調 5，徐、趙（1984：121）認為大理方言把劍川、碧江方言不送氣清塞音、清塞擦音的調 5 字讀成調 6 字，送氣的還讀調 5，如：

語義	劍川	大理	碧江
風	pi5	pi6	tɕũ5
吹	phu5	phu5	phu5

關於調 6 的情況大致如此。可見，調 6 也是一個後起的調，並不是幾個方言的原始調類。它的起源也可能是徐、趙所說的一種有條件的音變，變化的方式也許是以詞彙擴散的方式進行，所以並沒有波及到所有的不送氣的調 5 的字。

從以上的討論，我認為 3、4、6、9 幾個調是幾個方言獨立發展起來的，或是受漢語的影響，或是自身的演變，這樣剩下的 1、2、5、7、8 幾個調就是繼承下來的原始的調類，我們把這幾個調標為：“*a、*b、*c、*d、*e”，上表的討論可以用下面的表作為概括：

原始調類	劍川方言	
*a →	1 (33)	←近、現代漢語陰平字

*b 清聲母→	2 (42)	←近、現代漢語陽平字
*b 濁聲母→	3 (31)	←近、現代漢語上聲字
	4 (55)	←近、現代漢語去聲字
*c →	5 (55)	
	6 (35)	←近、現代漢語入聲字
*d →	7 (44)	
*e →	8 (21)	

原始調類	大理方言	
*a →	1 (33)	←近、現代漢語陰平字
*b 清聲母→	2 (42)	←近、現代漢語陽平字
*b 濁聲母→	3 (31)	←近、現代漢語上聲字
*c 送氣聲母→	5 (55)	←近、現代漢語去聲字
*c 不送氣聲母	6 (35)	←近、現代漢語入聲字
*d →	7 (44)	
*e →	8 (21)	
*b的一部分	9 (32)	

原始調類	碧江方言	
*a →	1 (33)	←近、現代漢語陰平字 ⁸
*b →	2 (42)	←近、現代漢語陽平、入聲字
*c →	5 (55)	←近、現代漢語去聲字
	6 (35)	←來源不明
*d →	7 (44)	
*e →	8 (21)	←近、現代漢語上、入聲字

⁸ 碧江方言借入近、現代漢語的借詞與劍川、大理不同，往往使用已有的語素，見徐、趙（1984:126），這裏表示的從近、現代漢語的借詞只是大概的情況。

這幾個方言相比，碧江方言保持了比較古老的格局。由於這幾個調類在各方言中的調值都是相同的，我們也就很容易構擬它們的原始調值：

*a	*b	*c	*d	*e
33	<u>42</u>	55	<u>44</u>	<u>21</u>

以上的資料是來源於《白語簡志》（徐、趙1984），最近王鋒（2001）報告了一個新的白語方言：西山白語。西山白語位於昆明市西山區，而上述三個方言都在洱海附近，在位置上相距比較遠，但當地白族都稱祖上是從大理遷來。西山白語也有八個聲調：53、55、35、44、42、33、31、12。近、現代漢語借入西山白語的情況作者沒有介紹。與大理白語相比，多出了53、12兩個調，大體上與大理白語的差別如下：（1）、35調出現的頻率很低，即使是近、現代漢語入聲字借詞，也不讀35調，而在大理方言中由*c（不送氣聲母）變來的調 6，在西山方言中讀為 12 調。（2）、大理方言中的調 2，在西山方言中對應的調值是 42，從調*e 發展來的大理方言中的調 8，在西山方言中所對應調值也是 42；（3）、根據書中列出的常用字表，西山白語的 53，大體上大理方言中的調 9 對應，如：

語義	劍川	大理	碧江	西山
箭	tɕi2	tɕi9	tsɛ2	tɕiɛ <u>53</u> ⁹
穿	ji2	ji9	pɛi2	i <u>53</u>
細	mo2	mo9	mo2	mo <u>53</u>
變	pɿ2	pi9	qa2pe.i2	pie <u>53</u>

⁹ 西山方言中標的是調值，下同。

大	to2	to3	do2	tu ⁵³
---	-----	-----	-----	------------------

文中介紹的 ⁵³調只有有限的幾個字，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這個調基本上對應於大理方言中的調 9，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個調究竟是大理和西山獨立發展出來的，或是原始母語的繼承（在劍川和碧江方言中合並為調 2）？這個問題還要結合別的方面來綜合進行考慮，而不能僅僅從幾個方言間的比較就能得出答案。大理、西山方言中的調 9，從跟漢語借詞的對應情況來看，都是中古漢語的陰去字，而從我們的考察來看，相當於中古的陰去字大致對應於白語中的調*d，而陽去字大體對應於調*b¹⁰，如果說調 9 是從調*b 中分化出來的，這裏就有個矛盾，我們必須把劍川、碧江方言中的調 2 同時對應於一部分漢語陰去和一部分陽去的借字，它們在原始白語中合並於調*b，然後在大理、西山方言中其中的陰去字也又從中分化出來，已經失去的區別又重新發揮作用¹¹，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我認為大理、西山方言中的調 9 也應該是原始母語的反映，而這個調在劍川、碧江方言中合並為調 2，漢語陰去調的借字，既對應於調*d，又對應於大理、西山方言的調 9，應該是不同層次的反應，這樣，我們對所擬測的原始調類及調值做以下的修訂：

*a(33)

*b(42)：劍川調 2 的一部分和調 3；碧江方言調 2 的一部分；大理、西山方言中的調 2 和調 3。

*c(55)

¹⁰ 這一點見下文的說明。

¹¹ 我們又不能認為清濁聲母的對立在分化中起作用，因為*b 雖然有清濁聲母的對立，但以聲母為條件的聲調分化在劍川、大理方言中另有規律可尋，並不導致大理方言中調 9 的發生。

*d(44)

*e(21)

*f(53)：劍川、碧江方言中調 2 的另一部分；大理、西山方言中的調 9

以上就是我們對白語原始調類的擬測，這個擬測基本上是從幾個白語方言相互之間的比較得出的，下面的問題就是，這個原始形式大體上相當於甚麼時期，借自漢語的較早的借詞與這個原始聲調系統有甚麼樣的對應關係，在這個原始聲調系統之前白語聲調發展的情況怎樣，可不可以從與漢語借詞的對應關係找出一些線索？我們下面就開始比較非近、現代漢語借詞與白語間的對應關係，並試圖理出層次。

四 漢語借詞的層次

4.1 現代層次

一般情況下，當一個語言從另一個語言借入的借詞數量比較多的時候，這些借詞會同被借的語言間形成一定的對應規律，如果在不同時期向同一語言有過兩、三次以上較大規模的借用時，我們會根據不同的對應規律判斷借詞的不同時代。可是，僅據文獻記載，白語就同漢語有兩千多年的接觸歷史，對這樣一個語言來講，借入就不是幾次完成的事情。另外，早期的漢語借詞借入白語後，白語本身也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歷史，當時借入的早期形式很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再加上如果假設白語是藏緬語中的一支，同漢語就有或多或少的同源詞，所有這些都使漢語借詞（或同源詞）在白語中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使得判斷漢語借詞的層次就異常困難。這

些層次中，從近、現代漢語中借入的層次是最清楚的，這一點在上文中已經提到，而無論從調值還是調類上看都跟當地的漢語方言是一致的，以白語劍川方言為例，它同劍川城內的漢語對應如下¹²：

白語（劍川）	漢語（劍川城內）
調 1 33	陰平 44
調 2 42	陽平 42
調 3 31	上聲 31
調 4 55	去聲 55
調 6 35	入聲 13

4.2 基本詞彙的層次

除了這一層次外，其他層次的借詞就非常複雜，鄭張尚芳（1999：19-73）認為白語與漢語中古聲調對應的基本規則是：

調類	調值	漢語借詞
陰平	[55]	三天千牽心衣刀梯/魚筒
陽平	[21]	頭皮禾浮毛人銀牛/坡
陰上	[33]	手九草啞齒屎水子
陽上	[33]	道厚重柱五女腦馬
陰去	[42/32]	棍箭見正姓咽扇碓/匠
陽去	[31]	樹地鈍病耙舊利漏/刺
陰入	[44]	八角腳月綠脈/四氣肺二外
陽入	[42]	侄舌白十盒/大吠畫胃

但實際情況要比這複雜得多，我們據鄭張歸納的白語同音字彙，以 i 韻母的調 5，也就是我們所擬的 *c 為例，有以下的對應：

¹² 劍川城內漢語的情況見楊時逢（1969：1118）。

調*c :

陰平：偏風裨批非犏篋梯正脂資支肢知茲之訾齧失詩思颯絲私撕廝

師獅施疵泅 饑箕金巾叮欺榛千傾緦新仙衣姨音冤

陽平：貔毳脾皮民眠提蹄明題尼梨麟來成狸厘祠辭塗池時前齊麒茄

尋夷爺

陰上：彼整弛倚 {鹵扁}

陽上：髀恃

陰去：替伺訊

陽去：值儷利

陰入：閉壁逼譬捏撚鑷栗織質濕熄吸積

陽入：習食即

從這些對應中可以看出其中關係非常複雜，只有從數目的多寡上看出個大概的趨勢，而其中的層次，各層次之間的關係仍然無法理出頭緒。我們在這裏初步從基本詞彙入手，看看能不能在基本詞彙中發現一些規律。因為當兩個語言發生接觸時，基本詞彙相對於非基本詞彙比較穩定，保留下原始形式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這樣，就代表著語言中最早的那層；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當接觸非常頻繁，基本詞彙也會發生變化，但仍可設想基本詞彙在某一時期發生變化後，就成為比較穩定的詞，不太容易受後來漢語新一輪的影響而再次發生變化，這樣基本詞彙就會免於那些小的影響而只留下影響最劇烈的那一兩次的痕跡，如果我們能在基本詞彙中發現比較統一的對應，我們就可以根據與漢語的比較確定其大概年代，然後找出非基本詞彙中其他層次的對應關係，再與這一層次及漢語進行比較，或許能夠理出層次之間的相對關係。以下就是白語中與漢語有語音相似性的基本詞彙表，我們根據的是鄭

張尚芳（1999）列出的漢語中的被借入字，完全以 Swadesh 的 100 基本詞彙為基礎，鄭張認為這 100 基本詞彙可以全部用漢字轉寫出來，但是裏面有些對應還是有一定的問題，如表近指的指示代詞 [lu3]，鄭張認為是對應於“己”或“以、乃”，從語音和語義上都很有疑問，我們這裏選擇的是語音和語義關係都非常接近的，可以明顯看出兩者關係的，有些還需要證明的暫不放入。下以漢語的調類為單位排列：

(1) 陰平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脂	tsi5	tsi6	tʂer5
沙子	so5	so5	ɕo5
灰	tɕhi5su5	su5	ɕu5或 ʂu5
飛	fv5	fv6	feɿ5
聽見	tɕhẽ5	thjeɿ6	tɕhã5
心臟	ɕi5	ɕi6	sẽ5
新	ɕ5	ɕ6	sẽ5
星星	ɕẽ5	ɕeɿ5	ɕã5
幹	kã5	ka6	qõ5
肝	kã5	ka6	qã5
多	tɕi5	tɕi6	ti5

我們發現，漢語的陰平調在白語中的對應很整齊，在劍川、碧江方言中都是調 5，只有在大理方言中有一部分是調 6，我們前面已經說明，這些都是從原始調*c發展來的，可見陰平對應於調*c。

(2) 陽平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頭	tu8	tu8	ʈo1
人	jī8	ŋi8	ŋi8
皮	pe8	pe8	
雲	ŋv8	vu8	mu8
毛	ma8	ma8	mie8
長	tso8	tso8	ʈō8
圓	ŋui8	ui8	veɿ8
名	mie5	mer6	ŋo5
魚	ŋv5	ŋv6	ŋv5
印(我們)	ŋa5	ŋa5	ŋa5yo5

漢語的陽平調，在三個方言中大都讀為調 8（碧江方言的“頭”讀為調 1 是個例外），還有三個字讀為調 5 或調 6，這三個都是來自漢語中古的次濁聲母字；可見陽平調基本上對應於*e，這一點下文還將作出說明。

(3) 上聲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雨	vu1	vu1	dzeɿ1
滿	ma1	ma1	mie1
死	ɕi1	ɕi1	ɕi1
犬	khuã1	khua1	qhõ1
耳	ju̯1	ŋv1	ẽ1
眼睛	ŋui1	ui1	vĩ1
火	xui1	xui1	fi1
手	su1	su1	ʂi1

種(子)	tsv̄1	tsv1	tɕõ1
水	ɕui1	ɕui1	ɕui1
兩	kõ1	kou1	kv1

上聲在各方言中都毫無例外，都讀為調 1，直接對應於原始調*a。

(4) 陰去

由於一百詞彙中的陰去只有一個，還不好下出結論。

(5) 陽去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大	to2	to3	do2
地	tɕi3	tɕi3	dzĩ2
樹	tsu3	tsu3	ɕu2
健(蛋)	sẽ2	se2	sẽ2

陽去在各方言中都讀為調 2 或調 3，前面已經說明，劍川、大理方言中的調 2、調 3 都對應於原始調類的*b，因此陽去也可以直接對應於*b。

(6) 陰入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一	ji7	ji7	
角	kv7	kv7	qõ7
黑	xu7	xu7	xu7
腳	ko7	ko7	ko7
虱(子)	ɕi7	sie7	ʂi7
血	sua7	sua7	sua7

骨	kua7	kua7	qua7
殺	ɕa7	ɕa7	ɕa7
葉	se7	se7	ɕeɿ7
說	sua7	sua7	
爵（鳥）	tso7	tso7	tos7
赤	tʂe7	tʂeɿ7	tʂhã7

陰入對應的也很整齊，在各方言中都讀為調 7，可以直接對應於 *d。

(7) 陽入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石	tso2	tso2	ʈo2
舌	tse2	tse2	tɕɿ2
白	pɛ2	pɛɿ2	pa2
綠	lv7	lv7	tɕhã2
熱	jĩ7	ɲe7	ɲi1
若（你）	no2	no2	na7
日	jĩ7	ɲe7	ɲj7

陽入所對應的在各方言中主要都是讀為調 2，有幾個讀入調 7 的，在漢語中都是來自次濁聲母的（碧江的“熱”是個例外）¹³，陽入可以基本對應於 *b。

從以上的對應可以總結出以下的對應規律：

¹³ 還有碧江方言表示“綠”的意思的[tɕhã2]，從語音上看，它和漢語中的“青”很相近，但為甚麼“青”在這裏會讀為調 3 呢？碧江方言表“藍”義的詞也應該來自於漢語的“青”，讀為[tɕhã5]，與一般的規律相同，表“綠”義的可能是碧江方言中為了區別語義而產生的變調現象。

漢語	陰平	陽平	上聲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原始白語	*c	*e~*c	*a	?	*b	*d	*b

我們又考察了 Swadesh 的兩百詞彙表，發現對應規律是一致的，正可以用來補充陰去的情況：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棍	kua2	kua2	qua7
笑	so3	so3	sv2
歲	sua7	sua7	sua7
四	i7	i7	si7
細（小）	se3	se3	se2

還有陽去：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壞	kuε2	xe7	que:2或qo2
舊	ku3	ku3	guĩ2

這樣，在陰去裏出現了分化的局面，“笑、細”在碧江方言中讀為調 2，大理、劍川方言中讀為調 3，根據我們的對應規律--*b 在大理、劍川方言中發展為調 2 和調 3，這兩個字的原始調類都是*b；但“棍”在碧江方言中讀為調 7，在大理、劍川方言中讀為調 2；而“四、歲”在三種方言中都讀為調 7。這樣，陰去似乎有兩個對應形式：*b~*d，但是進一步考察的結果，我認為陰去還是應該對應於*d，詳細理由下文會說到，它變讀為調 2 或調 3 應是後來漢語借詞的影響。

我們對基本詞彙的考察顯示出一個比較簡單清晰的對應，漢語各聲調在白語中的對應基本是一致的，正好符合我們的設想，即基本詞彙反映了一個比較統一的層次，這個層次所代表的性質現在還不能作出判斷，下面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層次的對應，然後再幾個層次結合起來討論一下各個層次之間的大體順序。

另外，我們在這裏所擬訂的對應關係，同鄭張尚芳的相比，主要的不同是在去聲，鄭張把陰去對應於本文中的調 2 和調 9（大理方言中），而陽去對應於調 3，也就是陰去和陽去都對於我們所擬的*b。就基本詞彙的情況看，陰去對應於調 2 至少是不完全的，而陽去對應於調 3，則更是個後起的現象，因為從碧江方言的情況看得很清楚，劍川方言的這些讀調 3 的陽去字，在碧江方言中都是調 2 濁聲母的字，如鄭張舉的“樹、地、舊”等例。說陽去對應於調 3，還不算太為過，而說陰去對應於調 2，就完全違反我們從基本詞彙中所看到的現象。這些對應於調 2 的陰去字，我們下文將有說明。

4.3 其他層次的對應

先來看平聲，漢語中的陽平字在白語中不僅讀為調 8，還有許多讀為調 5，基本詞彙中就是這樣的格局；我們也注意到，在基本詞彙中陽平對應於調 5 的都是來自次濁聲母的字。基本詞彙外，調 5 與陽平有對應關係的如：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熊	tɕi5	tɕe6	tsẽ5
茄	tɕhi5	tɕhi5	tɕhi5

另外，在劍川方言中，還有許多漢語陽平字讀為調 5，但由於資料不足，找不到它們在其他兩個方言的對應形式：

意義	琵琶	琵琶	尋找	提及	一文錢	時年
漢字	琵	琶	尋	提	厘	時
劍川音	phi5	phia5	çi5	thi55	li5	si5
意義	葡萄	盤纏	提防	割	柔嫩	前（門齒）
漢字	葡	盤	防	劉	柔	前
劍川音	phu5	phã5	fa5	lu5	ju5	tçi5

這就有個問題，漢語陽平字讀為調 5 這個層次，其大體時期是在基本詞彙所代表的哪個層次前還是後？這個問題必須結合聲母來討論，白語裏聲母跟聲調的組合也是有一定的規律的，調 8 不能跟送氣音相結合，而調 5 既可以跟送氣音結合，也可以跟不送氣音結合，顯然調 8 對應的那個層次，並不反映官話方言中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現象，因為所有的調 8 都不送氣，如果陽平讀為調 8 這個層次是借詞的話，它或者借的是濁音清化後，平仄都不送氣這樣的方言（如湘語）¹⁴，或者是僅僅反映濁音尚未清化，但聲調按聲母清濁而分化（如吳語），究竟是哪種不容易做出判斷¹⁵。但從碧江方言看，仍有極個別的調 8 的字聲母為濁音，如：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先	tçẽ2tu8	tsu8tu8	dza8ku8

¹⁴ 其他的對應漢語中古濁聲字的聲調也都不送氣，詳見下文。

¹⁵ 這也可能是原始白語本身就有的，不是漢語的借詞，但是這樣就得認為白語聲調的產生發展過程同漢語一樣，這一點還得證明。我們先假設基本詞彙反映的聲調對應情況也是從漢語借來的。

也有個別的調 5 字讀濁音，這些字同漢語有沒有關係很難說，但這就使我們很難判斷。在上面基本詞彙裏還可以看到，碧江方言中對應漢語濁上和濁去的都有讀為濁音的，也就是說，原始白語保留了濁音的讀法：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雨	vu1	vu1	dʒɛr1
大	to2	to3	do2
地	tɕi3	tɕi3	dʒi2
樹	tsu3	tsu3	ɕu2

結合這些現象，我們更傾向於認為這裏反映的是第二種情況，即反映濁音尚未清化，但聲調按聲母清濁而分化這一層次。而借入漢語陽平字讀為送氣，同時讀為調 5 的，應該是反映官話中濁音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這個層次。從這些借詞表示的內容上看，如“盤纏”、“提防”、“葡萄”等，也應該是比較近層次的借詞。從雲南的方言來看，位於大理、劍川、碧江地區南部的保山地區，陽平調值為 44（楊時逢 1969：1372），很可能有這一調值的地區以前分佈得更廣，一直向北到現在的大理等地區，後來西南官話南下侵入，佔據了這些地區。總之，漢字的陽平借入白語後，就讀為送氣的調 5，應該是一個比較後起的層次。

除了陽平的這個層次外，其他的聲調還有沒有別的層次的對應呢能比較清楚地看出來呢？上面提到，白語的聲調和聲母有一定的配合關係，在討論聲調時要把兩者結合起來。聲母與聲調的配合關係大體上如下（明顯是近現代漢語借詞不包括在內）：送氣的清聲

母在三個方言中都不出現在調 8，大理和劍川方言中還不出現於調 2；碧江方言的濁聲母極少出現於調 5、調 8 和調 7，主要出現於調 2 和調 1；不送氣清聲母的字可以與所有聲調相配合。這種現象大體上符合我們前面做出的歸納：調 5、調 7 對應於漢語清聲母的字，所以在碧江方言中基本不出現濁聲母；調 2 和調 8 對應於漢語濁聲母的字，所以在大理和劍川方言中都不出現送氣的清聲母；而調 1 既對應漢語的清聲母也對應於濁聲母，所以跟所有的聲母都對應。與這個對應不符合的主要兩點：（1）、碧江方言中調 8 不出現濁聲母，這可能跟濁音清化的不同時間有關係，也可能是受別的因素影響。（2）、碧江方言中的調 2 既然對應於中古漢語的陽去和陽入，為甚麼仍然有送氣清聲母的字呢？我們說大理和劍川方言中送氣聲母不出現在調 2 中，但是在調 3 中有一些字讀作送氣清聲母，按我們的規律，調 3 來源於*b 濁聲母的字，而調*b 也對應於中古漢語的陽去和陽入，那這些送氣聲母的字是怎麼來的呢？我們發現，這些送氣的字在各方言中基本是一致的：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菜	tshu3	tshu3	tshu2
刺	tɕhi3	tɕhi3	tshe3 ¹⁶
胯（腿）	khue3	khua3	qhuã2
{鹵奏} (鹹)	tshõ3	tshou3	tshõ2
臭	tshu3	tshu3	tʃv2

¹⁶ 《白語簡志》中這個字標作調 3，但是書中又介紹，碧江方言中沒有這個調 3，這可能是個錯誤。

可見，這是個對應漢語中送氣聲母的陰去字的層次，在劍川和大理方言中讀為調 3，在碧江方言中讀為調 2，應該是一個後起的層次，當這個層次進入不同方言時，產生的影響也不同：在劍川和大理方言中，因為原有的調 2 不能與送氣聲母相配，就產生了一個新的調類來相配（也可能是並入調 2 濁聲清化中產生的新調），而在碧江方言中，則打破了原有的調 2 不與送氣聲母相配的格局，填補了原有語音系統的一個空格。

另外，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大理和西山方言中的調 9，所對應的漢語借字也都是陰去：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箭	tɕi2	tɕi9	tsẽ2
鏡	kẽ2	keɿ2	
價	kɛ2	keɿ9	qa2
夢	mu3	mu9	mu2
踞（坐）	kv2	kv9	kv2
戴	tũ2	tu9	tu2
變	pĩ2	pi9	pẽɿ2

這裏除了“踞”之外，都是漢語陰去字，鄭張所說的對應於漢語陰去的調 2 就是這一層次，也就是我們所擬的*f，有意思的是這個“踞”，在白語裏表“坐”義，它所對應的也可能是漢字“跪”，可是這兩個字在中古都是群母上聲字，所以很可能反映的是漢語濁上變化後的情況，而基本詞彙所對應的層次還沒有這個變化，因此這一層次也應該比基本詞彙所反映的層次晚一些。

除了以上三個稍微近點的層次外，白語中肯定還有其他的對應情況，但是本文暫時還不能作出全面的歸納，一方面是由於材料的缺少，尤其是各方言間的對應資料，另一方面，正如我們上面所看到的，對聲調的分析還要結合聲母、韻母的分析來綜合進行，雖然我們說進行分析時，要把聲母、韻母、聲調先分開來進行，但那是為避免在一個音節中出現層次間的混雜，就層次與層次之間的關係來看，這三者的各個層次之間顯然是有關係的，在分別理清它們內部的大概關係後，要進一步了解整個白語的情況，各個層次之間的聯係，聲母、韻母、聲調之間的互相比較肯定會給我們許多啟發，而這也是深一步研究所必需的。除了上面這三層有比較確切的證據外，白語中還有調 5 的一些字對應於漢語入聲，如：

漢語借詞	劍川	大理	碧江
濕	xɛ5	tɕhi5	xã5
織	tsi5	tsu7	tu2
刮	kua5	kua6	ua4 或 qõ5
蛆	tɕhi5	si1	qo5
錫	ɕi5	ɕi6	

至於劍川方言中這樣的例子就更多了，如“逼、閉、壁、答”等等。而據沙加爾和徐世璿（2002），在哈尼語的近借漢語借詞中，也有入聲讀為 55 調的情況，我們也可以假設這個方言也影響過白族人居住的地區。

以上我們所說的層次反映的都是比較近的層次，肯定在基本詞彙借入的層次之後，那麼有沒有在這之前的層次呢？在這裏我還沒有很強的證據來證明，下面根據白語的情況，作出個假設。

白語的調 5 所對應的漢語陽平字，我們前面已經說明應該是個後起的層次，但是有的詞，從所借入的漢語借詞看，反映的是比較早的層次，不太可能在這麼晚的時期被借入，如基本詞彙表中“我們”義的“印”；另外，據徐、趙（1984），劍川方言中的[ji8]（人），在結合成習慣性詞組的時候，由調 8 變讀為調 5，如：

劍川	ko2 jī5 po5	jō7 jī5xā5	mε7 jī5 tshv̄8	tsā5 jī5 ǰī5	tɕhi7 jī5 so8	tshu5 jī5 ǰī5
語義	富有	受看	討厭	焦心	逗笑	煩悶

這就使我們懷疑，在結合成這些習慣性詞組的時候，更容易保持原讀，也就是說，*e 是從*c 中分化出來的。而白語基本詞彙中的去、入兩類的情況完全是一致的，而去入相近在漢語史上也是很早時期的事，至少是在切韻以前，這時期漢語中還未見有聲調分化的記錄，白語中的*b 也可能是從*d 中分化出來的。這樣，我們就得到一個最原始的情況：聲調的陰陽尚未分化，而去、入為一類，是閉音節，進入到白語後，閉音節發展為緊元音。¹⁷ 這個層次大概的時期不晚於南北朝。隨後，白語受到漢語四聲八調系統的嚴重影響，使原有的三個聲調分化成五個（上聲不分化、去入分化相同），從白語的情況來看，這時期的濁音可能還沒有清化，這也正是白語中基本詞彙所反映的層次，也大致相當於我們所擬的原始白語的階段。再到後來，白語受到不同漢語方言一系列的影響，各方言間也產生了分化，形成了現在各方言之間有許多不同的局面。這就是我對白

¹⁷閉音節對應於緊元音，只在這最早的時期產生作用，再後來鬆、緊元音之間的界線就取消了，都可以對應於各種音節，比如後來的白語可以用鬆元音對應漢語中的入聲字，而現代的劍川方言無中生有的發展出一個緊喉的調 4 來對應現代漢語中的去聲字。

語從漢語借詞的歷史所做的歸納，至於說白語與漢語之間有無親屬關係，現在下結論還太早，只有結合聲母、韻母理清各層次之間的關係，再看有沒有不可能屬於這些借詞的層次，而只有從共同原始母語繼承來，而又各自獨立發展的，才能來確定漢語與白語之間的關係¹⁸。

參考文獻

- 沙加爾、徐世璿 2002 “哈尼語中漢語借詞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第 1 期
- 王鋒 2001 “西山白語概況”，《民族語文》第 5 期
- 吳安其 2000 “藏緬語的分類和白語的歸屬”，《民族語文》第 1 期
- 徐琳、趙衍蓀 1984 《白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 楊時逢 1969 《雲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
- 趙衍蓀、徐琳 1996 《白漢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99 “白語是漢白語族的一支獨立語言”，石鋒、潘悟雲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Matisoff, James A.; Baron, Stephen P.; and Lowe, John B. (1996)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Tibeto-Bur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¹⁸另外，沙加爾、徐世璿（2002）在文中著重使用的另外一項證據，即駢詞，在研究借詞的層次時是非常有力的證據，我們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但目前對劍川方言中駢詞的情況還未整理完，有些無疑可以反映出不同的層次，如一些陽平字有調 5 和調 8 的不同讀法，如“簷”、“涎”等，還有一些陰去字有調 7 和調 2 的讀法，詳細情況還要進一步考察。現在除了劍川方言外，另外的方言幾乎就沒有這樣的記載。

The Tonal Strata of the Chinese Loanwords in *Bai*

SUN Zhiy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ree dialects of *Bai* including *JianChuan*, *DaLi*, and *BiJiang*, the present study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tonal system of proto-*Bai*. Then by comparing the tonal system of proto-*Bai* with the tones of the Chinese loanwords, i.e. those that are related to basic words, it is found that the tones of the loanwords correspond consistently to a certain tone in proto-*Bai*. Such a correspondence is one of the tonal strata based on which other strata in the tonal system of *Bai* can be further determined in future studies.

桃源方言中的音變造詞*

張軍

—

如果對構詞法和造詞法加以嚴格的區分，可以作這樣的表述：造詞法討論的是如何用各種語言材料來構造新詞，是歷時的和動態的；構詞法所研究的是用各種不同的語言材料所造出來的詞語其內部的結構關係，是從共時平面來描寫的。（劉叔新 1990；蔣紹愚 2002）對於現代漢語的造詞法的類型，劉叔新（1990）分為三大類：詞彙材料式、語音材料式、混合材料式三大類型，音變造詞被歸入詞彙材料式之下的改造法，劉叔新先生稱之為“變調型”。

在論述變調型的時候，劉叔新說：

“變調型的改造法只略為改變一個詞的聲調，使它表示新的概念意義，從而造成一個新詞。漢語在古代憑著改變詞的聲調而

* 這篇小文章是我對桃源方言的第一次嘗試。2002年蔣紹愚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學講授漢語歷史詞彙學課程，我在聽課的過程中，感覺到桃源話的音變造詞仍比較活躍。在本文構思和搜集材料的階段，適逢夢冰兄在香港科技大學作訪問學者，他給了我許多的意見和啟發。文稿草成後，蒙蔣先生審閱，並提出多處修改意見。後又呈導師丁邦新先生審閱，先生審讀尤細，對文稿中的問題一一詳加批示。從師三載，先生學力之深厚，學風之嚴謹，為人之平易，令學生感佩萬分。在此謹對上述諸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謝。當然，文中仍然存在的問題完全由筆者本人負責。

造成另一個詞（意義必相近或相關）的情形，曾經比較多見……，到現代，變調型的改造法已變衰微，其運用成了稀少的個別現象，沒有多少實例。舉搜尋到的三個例子：

男人（nánrén，指男性成年人）----> 男人（nánren，指丈夫）
女人（nǚrén，指女性成年人）----> 女人（nǚren，指妻子）
肚子（dùzi，指腹部）----> 肚子（dùzi，指動物的
用作食品的胃）”

也就是說，這種變調型的造詞法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是一種能產的造詞方式，已經趨於衰亡。

劉先生這段話是就現代漢語普通話而言的，方言中的情況不大一樣。以桃源話為例，變調型造詞法就活躍一些，仍有相當一批由變調型造詞法形成的詞語活躍在口語中。

二

桃源縣位於湖南省西北部，屬常德市管轄。桃源話屬西南官話，《中國語言地圖集·官話之六》歸入常（德）鶴（峰）片。《湖南方言研究叢書·湖南漢語方言概況（代前言）》將桃源話劃歸常澧片，與常德、漢壽、安鄉、津市、臨澧、澧縣、石門、慈利等屬於同一小

片。該片的主要特點是古全濁聲母今平聲讀送氣清音，仄聲讀不送氣清音。桃源話有六個聲調，調類和調值如下：¹

陰平	45	陽平	24
陰上	21		
陰去	214	陽去	33（陽上、陽入歸陽去）
陰入	55		

如果以現代漢語普通話為參照，那麼，由變調型造詞法形成的詞語在桃源話中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完全一致型、部分一致型、方言獨有型。下文分別討論這三種類型。

2.1 完全一致型

所謂完全一致型，是指音變造詞的類型和結果都和普通話相一致。如下面的這些例子：

1. 好 ˈxau^{21} ：優點多或使人滿意；同意。“好吃”指味美。²
好 $\text{xau}^{\text{ˊ}214}$ ：喜好。“好吃”指貪吃。
2. 轉 ˈtɕyan^{21} ：大幅度改換方向、位置或形勢。“轉去”指回去。

¹ 為方便閱讀和比較，下文例詞中調類調值一併標出。

² 例詞詞目標音採用國際音標，不加方括號。方框□表示有音無字或本字不明。

轉 tɕyan^{ᵛ 214}：物體圍繞一個點或軸作圓周運動。

3. 種 ɿtsoŋ²¹：種子的種。

種 tsoŋ^{ᵛ 214}：種植的種。

4. 數 ɿsou²¹：數錢的數。

數 sou^{ᵛ 214}：錢數的數。

5. 磨 ɿmo²¹⁴：磨刀的磨。

磨 mo^{ᵛ 33}：磨盤的磨。

6. 難 ɿnan²⁴：困難的難。

難 nan^{ᵛ 33}：災難的難。

7. 胖 ɿphaŋ⁴⁵：腫大。

胖 phaŋ^{ᵛ 214}：肥胖。

8. 冠 ɿkuan⁴⁵：雞冠子的冠。

冠 kuan^{ᵛ 214}：冠軍的冠。

9. 空 ɿkxoŋ⁴⁵：中間（內部）無物；（將物從容器中）倒出。

空 kxoŋ^{ᵛ 214}：使中間（內部）無物；閒置、無物的狀態；沒有作用。

上面九例中每對例子在普通話和桃源話中的聲類是對應的，在語義上也是基本對應的。

2.2 部分一致型

10. 生 sen^{45} ：生產：“雙生子”。

生 $\text{sen}^{\text{p} 214}$ ：生（蛋）：“黃雞姆生了一個雙黃蛋。”

桃源話一般用“下”表示動物“生產”，人的“生產”口語中常用“得” $[\text{te}^{55}]$ 表示。“生”的陰平調讀法保留在如：“雙生子” $[\text{ɕyaŋ}^{45}\text{sen}^{45}\text{te}^{33}]$ 等詞語中；而“下蛋”的“生”在桃源話中為陰去調。查《廣韻》，“生”見於平聲庚韻，所庚切，“生長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又見於去聲映韻，所敬切，但未注明此意義與平聲的讀法有何不同。平聲所庚切的讀音在普通話和各地方言中都保存下來；去聲所敬切的讀音在普通話中已經消失，而在桃源話中保留下來了，並且專門用於表示“禽類下蛋”這個意義。

11. 鋼 kaŋ^{45} ：名詞：鋼鐵。

鋼 $\text{kaŋ}^{\text{p} 214}$ ：動詞：“把鋤頭鋼下”。

（把鋤頭鋼一下。）

鋼：見《廣韻》平聲唐韻古郎切，“鋼鐵”；又見去聲宕韻古浪

切，但未注明意義與平聲有何不同。作動詞用的陰去調的“鋼”在桃源話中意思為“加鋼於刃口，重新打造，使鋒利”，讀音與去聲宕韻古浪切正好相合。

12. 斷 tan^{21} ：攔截，阻擋；使斷開。

斷 tan^3 ³³：“折斷”、“斷開”的“斷”。

斷：《廣韻》上聲緩韻都管切，“斷絕”。同韻又徒管切，“絕也”。從《廣韻》的釋義來看，意義區別不大，差異可能在語法功能的及物與不及物的性質上。從聲母的清濁來看，清聲母跟及物相關，濁聲母跟不及物相關。從普通話來看，陰上的讀法已經不存，陽上的讀音已與去聲相混。桃源話中這兩個來源的用法的區分仍然十分清楚，特別是對應于陰上都管切的讀法，其及物性更加明顯。

13. 葉 ie_\circ ⁵⁵：名詞：葉子。

□ ie^ρ ²¹⁴：動詞：蔭蔽；遮擋（視線）。

“那兜樹把稻都□ $[\text{ie}^\rho$ ²¹⁴]死嚙。”

（那棵樹把稻子都遮蔽/遮蓋死了。）

葉：《廣韻》入聲葉韻與涉切，意為“枝葉”；又式涉切，“縣名，在汝州。”入聲與涉切的讀法在桃源話中對應於作名詞用的 $[\text{ie}_\circ$ ⁵⁵]，式涉切的讀音在桃源話中作為文讀音，僅見於“葉公好龍”

等書面語，幾趨消亡。桃源話中陰去調作動詞用的□[ie³ 214]不見於《廣韻》。

14. 纜 ³nan²¹：纜繩。

□ nan³ 33： “ □索” [nan³ 33 so⁵⁵]：連接牛軛和犁之粗繩。

纜：《廣韻》去聲闕韻盧瞰切，“維舟。《吳書》曰甘甯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可見“纜”就是“維舟”的纜繩，一般較粗。桃源話中n/l不分，因此，陽去調的□ [nan³ 33]的本字應該就是“纜”。至於普通話及桃源話中“纜[³nan²¹]”這種上聲的讀法，猜想應該是屬於讀字讀半邊的類推誤讀（覽：《廣韻》上聲敢韻盧敢切，“視也。又，姓。”）

15. 逗 ³tou⁴⁵：動詞：逗弄，使發笑。

“這個人幾多喜歡逗小伢兒。”

（這個人很喜歡逗弄小孩兒。）

逗 ³tou³³：形容詞：有趣；可笑。

“這個人幾多逗。”

（這個人很有趣/風趣。）

動詞和形容詞的用法在普通話裏都讀為去聲，桃源話中分為平聲去聲兩讀。查《廣韻》，“逗”見於去聲候韻徒候切，“逗遛。又，

住也，止也。”桃源話中讀陽去的做形容詞用的[tou³³]，對應於《廣韻》中的徒候切，而讀陰平的作動詞用的[_ɛtou⁴⁵]則不見於《廣韻》。

16. 烘 _ɛxoŋ⁴⁵：烘烤的烘。

□ xoŋ³³：因火盛而感覺到熱；熱。

烘：《廣韻》平聲東韻兩見：一為戶公切，“《字林》云：燎也。又呼紅切。”一為呼東切，“火兒”；又去聲送韻兩見：胡貢切，“火”：呼貢切，“火乾也。”桃源話中“烘”的平聲讀法來源於東韻，陽去的讀法來源於去聲送韻，可見□[xoŋ³³]的本字也就是“烘”。

17. 熬 _ɛŋau²⁴：煎熬的熬。

□ ŋau³³：長時間吃不到某種食物，或煙酒。

熬：《廣韻》平聲豪韻五勞切，“煎也”。桃源話中陽平調的熬[_ɛŋau²⁴]對應於《廣韻》的五勞切，而用於比喻義的陽去調的□[ŋau³³]不見於《廣韻》。

18. 攔 _ɛnan²⁴：阻止，阻攔。

□ _ɛnan⁴⁵：(臨時地或簡易地)圍住或阻擋，使勿散開、通過或墜落。

攔：《廣韻》平聲寒韻落干切，“階際木，勾攔。亦作闌”。普通話中的陽平讀法即源於此。桃源話為區別詞義，分化為陰陽平兩讀。次濁平聲字大部分歸陽平，少部分歸陰平。此例陰陽兩分，亦屬正常演變。

19. 毛 mau^{24} ：不認真；不小心。

□ mau^{45} ：不穩重；逞能；炫耀。

毛：《廣韻》平聲豪韻莫袍切，“《說文》曰：眉髮（之屬）及獸毛也，亦姓，……”從發展上來看，表示“眉髮及獸毛”的陽平的“毛”，後來被假借為表示“不認真；不小心”。從“不認真；不小心”的意義引申出來的“不穩重；逞能；炫耀”的意義，則用陰平調以示區別。

20. 撒 sa^{21} ：撒種子的撒。

□ sa^{55} ：漏出來；潑灑出來。

撒：《廣韻》未見。《集韻》入聲曷韻桑葛切，“**𦉳**蔡撒擦：《說文》**𦉳**，散之也，一曰放也。或作蔡撒擦。通作殺”。在同小韻之內的“殺”注云：“散兒。”在桃源話中，山攝入聲曷韻舌齒音聲母的字對應於[a]韻母，牙喉音聲母的字對應於[ɔ]韻母，本例中的[sa^{55}]聲母為舌尖前擦音，韻母為[a]，聲調為陰入，可證□[sa^{55}]的

本字就是“撒”。

21. 莧 ㄊㄡ^{45} ：樹的根部：樹莧子。

□ təu^{55} ：器物的底部。

22. 堵 ㄊㄡ^{21} ：堵塞的堵。

□ təu^{214} ：(從對面等方向或位置)攔截、堵住；塞入，裝入。

□ təu^{55} ：通道(或液體)被堵塞；液面上升。

堵：《廣韻》上聲姥韻當古切，“垣堵”。另有上聲馬韻章也切，為“縣名”，意義與本組詞語無關。

23. 把 ㄆㄚ^{21} ：動詞：抓；扶；給。

把 pa^{214} ：名詞：柄兒。“鋤頭把”。

把 pa^{55} ：名詞：“把兒” $[\text{pa}^{55}\text{ə}^{33}]$ ，指男陰。

把：動詞用法的“把”見於《廣韻》上聲馬韻博下切，“持也；執也。”名詞用法的“把”原寫作“櫛”，見於《廣韻》去聲禡韻必駕切，“刀柄名”。

24. 鳥 ㄋㄧㄠ^{21} ：文讀音。

鳥 ㄊㄧㄠ^{21} ：白讀音。

鳥 tiau₅₅ : 白讀音。“鳥兒” [tiau₅₅ɤ³³]，指男陰。

鳥：《廣韻》上聲篠韻都了切，“《說文》曰：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後為避諱，改讀為鼻音聲母，明宋濂《篇海類編》收錄有尼了切的讀音。但白讀音中仍保留端母讀法。

25. 背 ɸpei⁴⁵ : 動詞：背負。

背 pei²¹⁴ : 名詞：背脊。

背 pei³³ : 動詞：不當面；私下，背地。

背：《廣韻》去聲隊韻蒲昧切，“棄背。又，姓也。又補妹切。”根據對應，桃源話中讀陰去的背 [pei²¹⁴]對應於廣韻去聲隊韻補妹切，讀陽去的背 [pei³³]對應于蒲昧切。

26. 光 ɸkuaŋ⁴⁵ : 指沒有東西。

光 kuaŋ²¹⁴ : 光滑；使光滑，使滑。

光 kuaŋ₅₅ : 無物貌；滑。

光：《廣韻》平聲唐韻古黃切：“明也”；又去聲宕韻古曠切：“上色”。桃源話讀陰平的光 [ɸkuaŋ⁴⁵]對應于平聲唐韻古黃切，讀陰去的光 [kuaŋ²¹⁴]對應于去聲宕韻古曠切。

上面的這 17 組例詞，在桃源話中有兩種或三種讀音。這兩種或三種讀音的類型，並不完全相同。一種情況是，這些有差異的讀音，在漢語史上曾經出現過，在韻書上留下了記錄或痕跡，但是這種差異在普通話中已經不存在了，而在桃源方言中作為一種存古的現象被保留了下來，如例 10、12、14、16 等。

另一種情況是，桃源話中的某種讀音是于古有據，而另外一個與普通話能對應的讀音，卻沒有歷史材料的支持，如例 14、20 等。

再一種情況是，普通話中只有某種讀音，而桃源話中有新創的讀法，在新的讀法中，聲調的變化作為區別意義的手段，如例 13、15、17、18、19、22、23、24、26 等。

為方便閱讀，現將這 17 組詞語列表比較如下：

表一：桃源話音義對照表

編號	桃源話詞形	桃源話與普通話的對應		桃源話音義發展的性質	
		音	義	音	義
10	生 sen^{45}	✓	✓	✓	✓
	生 sen^{214}	無	無	存古	○
11	鋼 kaj^{45}	✓	✓	✓	✓
	鋼 kaj^{214}	✓	○	✓	○
12	斷 tan^{21}	無	無	存古	存古
	斷 tan^{33}	✓	✓	✓	✓
13	葉 ie^{55}	✓	✓	✓	✓
	□ ie^{214}	無	無	創新	創新
14	纜 nan^{21}	○	○	✓	✓
	□ nan^{33}	無	無	存古	存古

15	逗 ɛtou ⁴⁵	無	✓	創新	○
	逗 tou ³³	✓	✓	✓	✓
16	烘 ɛxoj ⁴⁵	✓	✓	✓	✓
	□ xoj ³³	無	無	存古	存古
17	熬 ɛjau ²⁴	✓	✓	✓	✓
	□ jau ³³	無	無	創新	創新
18	攔 ɛnan ²⁴	✓	✓	✓	✓
	□ nan ⁴⁵	無	無	○	創新
19	毛 ɛmau ²⁴	✓	✓	✓	✓
	□ mau ⁴⁵	無	無	創新	創新
20	撒 ɛsa ²¹	○	○	✓	✓
	□ sa ⁵⁵	無	無	存古	○
21	蕘 ɛtou ⁴⁵	✓	✓	✓	✓
	□ tou ⁵⁵	無	無	創新	創新
22	堵 ɛtou ²¹	✓	✓	✓	✓
	□ tou ²¹⁴	無	無	創新	創新
	□ tou ⁵⁵	無	無	創新	創新
23	把 ɛpa ²¹	✓	✓	✓	✓
	把 pa ²¹⁴	✓	✓	✓	✓
	把 pa ⁵⁵	無	無	創新	創新
24	鳥 ɛniau ²¹	✓	✓	✓	✓
	鳥 ɛtiau ²¹	✓	✓	✓	✓
	鳥 tiau ⁵⁵	無	無	創新	✓
25	背 ɛpei ⁴⁵	○	✓	○	✓
	背 pei ²¹⁴	○	✓	存古	✓
	背 pei ³³	○	○	存古	創新
26	光 ɛkuan ⁴⁵	✓	✓	✓	✓
	光 kuan ²¹⁴	無	○	存古	○
	光 kuan ⁵⁵	無	無	創新	○

說明：本表中“✓”代表桃源話與普通話音和義的對應以及桃源話音和義發展的性質都屬於比較正常的情況；“○”代表上述的對應和性質並不完全相當或完全符合規律。

2.3 方言獨有型

27. □ ɛye⁴⁵：折攏，使彎曲。

“□[ɛye⁴⁵]把子”。

(將柴草折成方便在灶膛內燒的小把。)

□ ye^{21} : (用力) 折。

“他把兩隻筷子都□[ye^{21}]斷了。”

(他將兩支筷子都折斷了。)

□ $\text{ye}^{\text{ㄟ} 33}$: 彎曲；蜷曲；不舒展，受壓制。

“他在兀裏□[$\text{ye}^{\text{ㄟ} 33}$]了好多年噠，就是不得出頭。”

(他在那裏窩著好多年了，就是不能出人頭地。)

28. □ yan^{45} : 彎曲；折攏；蜷曲。

“冷的時候喜歡□[yan^{45}]成一坨歇。”

(冷的時候喜歡彎成一團睡覺。)

□ $\text{yan}^{\text{ㄟ} 33}$: 圍繞圈佔。垵子。

“那個地方他早就□[$\text{yan}^{\text{ㄟ} 33}$]□[tou^{21}]噠。”

(那個地方他早就圈佔住了。)

29. □ yan^{45} : 精神萎靡；沒有力氣。

“這幾天身上□[yan^{45}]得很。”

(這幾天身上很沒力氣。)

□ yan^{24} : (繩子、木板等) 沒有力度，不受力；態度、語氣緩和下來。

“鐵絲壓□[yan^{24}]噠。”

(鐵絲壓彎了/壓得不是那麼緊繃繃了。)

30. □ ^ㄉtɕiou²¹ : 扭，擰。
- “衣□[^ㄉtɕiou²¹]乾嗒再晾。”
- (衣服擰乾了再晾曬。)
- tɕiou^ㄆ 214 : 歪，不正。
- “這個木的紋路是□[tɕiou^ㄆ 214]起的。”
- (這個木頭的紋路是歪著的。)
31. □ niou^ㄨ 55 : (身體) 動彈。
- “身上痛，□[niou^ㄨ 55]都□[niou^ㄨ 55]不得。”
- (身上疼，一動也不能動。)
- niou^ㄆ 214 : (身體) 轉動。
- “企好，莫□[niou^ㄆ 214]來□[niou^ㄆ 214]去。”
- (站好，別動來動去/別轉過來轉過去的。)
32. □ ɲian⁴⁵ : (身體) 滾動，抽搐 (一般表示非自主動作)。
- “他痛得床上□[ɲian⁴⁵]。”
- (他痛得在床上抽搐/滾過來滾過去。)
- nian^ㄆ 214 : 滾動；蜷縮 (一般表示自主動作)。
- “小伢兒喜歡地下□[nian^ㄆ 214]。”
- (小孩子喜歡在地上打滾。)
33. □ ɲau⁴⁵ : 抓住 (動作速度快，幅度大)。

“他把小偷一把就□[xau^{45}]住噠。”

(他把小偷一把就抓住了。)

□ $\text{xau}^{\text{p} 33}$ ：指佔有。

“攤子上的兩個魚都被別個□[$\text{xau}^{\text{p} 33}$]□[tou^{21}]噠。”

(小攤上的兩條魚都被別人定下了/抓在手上了。)

□ xau^{24} ：一種竹編工具，一般圓筒形，大者長三尺許，粗尺半許，小者長尺許，粗三寸許，內置誘餌，魚鱉入則不得出。

方言獨有型是指這種形式的音變造詞在普通話中是沒有的，這些例詞正是體現了方言的特色。在桃源話中，這些例詞的本字目前尚未能考出，或者這些例詞乾脆就是一些後起的詞語，無本字可考。

三

從上面的例詞組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例 1、2、3、4、22、23、26、30 中，表現為 21 調和 214 調之間的某種聯繫，亦即陰上調和陰去調之間的某種聯繫，如：

4. 數 sou^{21} ：動詞。

數 $\text{sou}^{\text{p} 214}$ ：名詞。

另外，在例 7、8、9、10、11、25、26、32 中，我們看到的是 45 調合 214 調之間、亦即陰平調和陰去調之間的某種聯繫，如：

8. 冠 kuan^{45} ：雞冠子的冠。

冠 $\text{kuan}^{\text{p}214}$ ：冠軍的冠。

在例 5、6、17、33 中，我們看到的是陽平調 24 和陽去調 33 相配；在例 15、16、25、27、28、33 中，我們看到的是陰平調 45 和陽去調 33 相配；在例 12、14、27 中，陰上調 21 和陽去調 33 相配；在例 13、22、23、26、31 中，陰入調 55 和陰去調 214 相配。

不管是陰去也好，陽去也好，上面的這些例詞組都跟去聲由某種聯繫。經過清點，在本文所舉的 33 組例詞中，與去聲（包括陰去和陽去）有關係的共有 27 組，列表比較如下：

表二： 桃源話非去聲與去聲詞形對照表

編號	桃源話詞形	桃源話的詞義		桃源話的聲調	
		非去聲	去聲	非去聲	去聲
1	好 xau^{21}	優點多或使人滿意；同意		陰上	
	好 $\text{xau}^{\text{p}214}$			喜好	
2	轉 $\text{t\text{c}yan}^{21}$	大幅度改換方向、位置或形勢		陰上	
	轉 $\text{t\text{c}yan}^{\text{p}214}$			物體圍繞一個點或軸作圓周運動	
3	種 tsoŋ^{21}	種子的種		陰上	
	種 $\text{tsoŋ}^{\text{p}214}$			種植的種	
4	數 sou^{21}	數錢的數		陰上	
	數 $\text{sou}^{\text{p}214}$			錢數的數	
5	磨 mo^{24}	磨刀的磨		陽平	
	磨 $\text{mo}^{\text{p}33}$			磨盤的磨	
6	難 nan^{24}	困難的難		陽平	

	難 nan ³³		災難的難		陽去
7	胖 ɸphaŋ ⁴⁵	腫大		陰平	
	胖 phaŋ ²¹⁴		肥胖		陰去
8	冠 ɤkuan ⁴⁵	雞冠子的冠		陰平	
	冠 kuan ²¹⁴		冠軍的冠		陰去
9	空 ɤkhouŋ ⁴⁵	中間（內部）無物；（將物從容器中）倒出		陰平	
	空 khouŋ ²¹⁴		使中間（內部）無物；閒置、無物的狀態；無用		陰去
10	生 ɤsen ⁴⁵	生產		陰平	
	生 sen ²¹⁴		生（蛋）		陰去
11	鋼 ɤkaŋ ⁴⁵	鋼鐵		陰平	
	鋼 kaŋ ²¹⁴		加鋼于刃口，重新打造，使鋒利		陰去
12	斷 ɤtan ²¹	攔截，阻擋；使斷開		陰上	
	斷 tan ³³		“折斷”、“斷開”的“斷”		陽去
13	葉 ie ⁵⁵	葉子		陰入	
	□ ie ²¹⁴		蔭蔽；遮擋（視線）		陰去
14	纜 ɤnan ²¹	纜繩		陰上	
	□ nan ³³		連接牛軛和犁之粗繩		陽去
15	逗 ɤtou ⁴⁵	逗弄，使發笑		陰平	
	逗 tou ³³		有趣；可笑		陽去
16	烘 ɤxouŋ ⁴⁵	烘烤的烘		陰平	
	□ xouŋ ³³		因火盛而感覺到熱；熱		陽去
17	熬 ɤŋau ²⁴	煎熬的熬		陽平	
	□ ŋau ³³		長時間吃不到某種食物（煙酒）而感覺難受		陽去
22	堵 ɤtou ²¹	堵塞的堵		陰上	
	□ tou ²¹⁴		（從對面）攔截、堵住；塞入，裝入		陰去
	□ tou ⁵⁵	通道（或液體）被堵塞；液面上升		陰入	
23	把 ɤpa ²¹	抓；扶；給		陰上	
	把 pa ²¹⁴		柄兒		陰去
	把 pa ⁵⁵	“把兒” [pa ⁵⁵ ə ³³]，指男陰		陰入	
25	背 ɤpei ⁴⁵	背負		陰平	
	背 pei ²¹⁴		背脊		陰去
	背 pei ³³		不當面；私下，背地		陽去
26	光 ɤkuaŋ ⁴⁵	指沒有東西		陰平	
	光 kuaŋ ²¹⁴		光滑；使光滑，使滑		陰去
	光 kuaŋ ⁵⁵	無物貌；滑		陰入	
27	□ ɤye ⁴⁵	折攏，使彎曲		陰平	
	□ ɤye ²¹	（用力）折		陰上	
	□ ye ³³		彎曲；蜷曲；不舒展，受壓制		陽去
28	□ ɤyan ⁴⁵	彎曲；折攏；蜷曲		陰平	
	□ yan ³³		圍繞圈佔。垵子		陽去
30	□ ɤteiou ²¹	扭，擰		陰上	
	□ teiou ²¹⁴		歪，不正		陰去
31	□ niou ⁵⁵	（身體）動彈		陰入	
	□ niou ²¹⁴		（身體）轉動		陰去
32	□ ɤnian ⁴⁵	（身體）滾動，抽搐（非自主）		陰平	
	□ nian ²¹⁴		滾動；蜷縮（自主）		陰去
33	□ ɤxau ⁴⁵	抓住（動作速度快，幅度大）		陰平	

□ xau ³³		指佔有		陽去
□ ɛxau ²⁴	一種捉魚的竹編工具		陽平	

聲調別義功能的衰盛，各個方言中的發展並不平衡，就北方話來說，這已經不是一種能產的方法了（劉叔新 1990），而桃源話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況表明，這種方法似乎並沒有完全地衰亡，周法高先生（1972：43-44）在討論這類音變別義的時候說：“可能某些字讀音的區別發生很早，而某些字則是後來依著這類型而創造的。”雖然周先生用了“可能”二字，但桃源話的實際情況證明了周先生的這個說法並非僅僅只是一種猜測。

周祖謨先生（1966）曾指出，四聲別義應始自漢朝；就四聲之關係，王力先生（1958：213）曾指出，就動詞而言，基本詞讀非去聲，轉化的派生詞讀去聲。從本文所列舉的桃源方言音變造詞的例詞組來看，在 33 組例詞中，27 組與去聲有關，這 27/33 的比例也可以印證去聲的別義功能。

去聲的別義功能，一方面既能將名詞轉化為動詞，另一方面又能將動詞轉化為名詞。在本文的與去聲相關的 27 組例詞中，名變動型的有五例（例 3、8、11、13、33？），動變名型的有五例（例 4、5、23、25、28）。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變化。梅祖麟（1980）認為：從漢藏比較和漢語音韻史這兩個不同的觀點，都可以看出去聲別義中的動變名型是上古漢語原有的，是繼承共同漢藏語的一種構詞法，而名

變動型則是後起的。這個看法對於我們認識桃源話音變造詞的來源和時間先後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如果根據非去聲與去聲之間的互動關係來重新檢視上面的例詞組，在剩餘的 6 組例詞中，即例 18、19、20、21、24、29，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聲調別義的共時狀況，至於這些別義的聲調是否有性質不同的歷史來源，由於研究工作尚處於起步階段，我們暫時無法排除可能存在不屬於四聲別義的其他來源，個別的例詞組很可能與小稱變調有關係。要弄清這些聲調的性質，最後的結論需待桃源話的變調規律完全理清之後才能作出，本文目前對此只能暫時存疑。

四

桃源話音變造詞在語義方面也表現出自己的特點。我們知道，音變造詞實際上就是在基本詞的詞義引申發展出新義之後，用一個與基本詞語音相近的另一個語音形式將這種新義固定下來，派生出一個與基本詞語音和意義都相關的另一個詞。桃源方言中基本詞與派生詞之間語義方面的特點，如果與普通話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同：

4.1 語義焦點不同

例如例 11 的“鋼”，從陰平調的名詞在普通話和桃源話中都引

申出動詞的用法，用陰去調加以區別。但在普通話中，陰去調的“鋼”在普通話中表示的是“磨刃口使鋒利”的意思，而桃源話中則是“加鋼于刃口重新打造使鋒利”。如果用語義特徵來分析的話，派生的“鋼”在普通話和桃源話中的共同的語義成分是“使刃口鋒利”，不同的語義成分在普通話中是用磨的方法，桃源話中是用加鋼重新打造的方法。

4.2 派生途徑不同

如例 13，入聲調的名詞“葉”在桃源話中派生出動詞“蔭蔽”的意義，並用陰去調固定下來；而普通話中並沒有發展出這種用法。

4.3 演變的方向不同

例如例 24，“鳥”應讀上聲都了切，在普通話中為避諱而發展出尼了切的讀音，避諱的意義保留了原來的都了切的上聲讀音；在桃源話中，避諱的意義改用了新的讀音，亦即應避諱的意義採用了新的入聲調的讀法，與普通話中所採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演變方向。例 23 也是如此，從名詞用法的“把兒”發展出來的表示“男陰”的比喻義，用入聲與本義加以區別。雖然因避諱造成的音變與四聲別義的音變造詞有著質的不同，但在類型上來說，這兩者還是有可以比較的地方，因此暫時放在一起討論。

4.4 選用的語素不同

如例 26，在從陰平調的“光”發展出的動詞和形容詞性的“光”，在桃源話中是採用聲調別義的音變造詞的方式，用陰去調和陰入調來表示，而普通話中則乾脆是選用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語素“滑”來表示動詞和形容詞性的“光”。

五

前面的討論僅僅是對桃源話的音變造詞的一個初步的探討，更深入的研究還有待於將來的發掘。從這初步的探討中，我們已經看到，音變造詞在桃源話中目前的狀態，比在普通話中的情形活躍得多。

後記

雖然在很久之前就讀過丁先生的文章，但是，第一次見到先生本人則是 97 年在廣東的中山，那是廣東省語言學會的年會。會後，經李如龍先生的引見，得以認識先生和師母，我們四人漫步在中山街頭。那一次，先生給我的印象，是一位極其和藹可親的學者。2001 年，我來到清水灣畔的科技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有幸成爲先生門下弟子。一轉眼三年過去了，先生即將光榮退休。臨別在即，千言萬語，想說的話太多太多，而後記的篇幅有限，我只能說讓我感受最深的幾點。

第一點是先生爲人態度的平易，以及爲他人考慮的細緻和周全。這幾年陸續

有許多我以前在內地的老師和朋友來科技大學訪學，從他們口中，我聽到的都是對先生為人的欽佩，真是有口皆碑。為了使我有一個方便而安靜的讀書環境，先生將自己的一間辦公室暫時借給我看書；為了讓我回內地之後能繼續調查、完成博士論文，先生想方設法為我籌措調查經費。讀先生的學術論文，讓我時時感受到先生思維的理性，令人欽佩，而讀先生所寫的許多序言後記，特別是回憶師生感情的文章，却常常令我發自內心地感動。那種真摯的情感，只有先生親身經歷和體驗之後，寫出來才能如此感動後來人。在先生的辦公室正面的書架上，安放著李方桂先生的照片，我每天在李先生慈祥的目光下讀書，真是一種奇妙的感受。這照片，一方面讓我從李先生的注視中時時感受到鼓勵和鞭策，另一方面更讓我時時感受到李先生和丁先生之間的濃濃的師生情誼。

第二點是先生治學態度的嚴謹。這三年間，我定期或不定期的面見先生，先生經常教導我：有多少證據就說多少話，沒有證據就不能輕易推論；對於不同的學術觀點可以懷疑，但是，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不能輕易否定別人的結論。對於我的一些習作（包括本篇文章），先生總是從繁忙的事務中抽出時間，詳加批改，細緻的程度有時候令我感到意外和驚訝。

寫到這裏時，回想起剛入大學時王了一先生給中文系新生講為人之道和為學之道的關係。丁先生在為人之道和為學之道這兩個方面都是十分的成功，學生希望今後能效法十一。

參考文獻

- 蔣紹愚 2002 歷史詞彙學課程講義，未刊，香港科技大學
- 劉叔新 1990 《漢語描寫詞彙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梅祖麟 1980 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 第6期
- 孫玉文 1993 上古漢語四聲別義例證，《古漢語研究》 第1期
- 王 力 1958 《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鄭慶君 1999 《常德方言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周法高 1972 《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編》，《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39》，
台北：台聯國風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四聲別義釋例，《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
- 2000 四聲別義創始之時代，《文字音韻訓詁論集》，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

Word-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Taoyuan Dialect

ZHANG Jun

Abstract

Based on a list of thirty three pairs of word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how that the Taoyuan dialect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Mandarin in using tone change to derive new words. Among these thirty three pairs, some exhibit a parallel development in sound and in meaning in both the Taoyuan dialect and Mandarin; some reflect a separate developmental path undertaken in each dialect; yet, some are unique to the Taoyuan dialect.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departing tone is often involved in changing a verb to a noun or a noun to a verb, a morphological process which is said to have found in archaic Chinese.

Mechanisms of Sound Change from Implosives to Nasals¹

CUN Xi

1. Introduction

1.1. *Location of Wuchuan*

Wuchuan (吳川) i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beside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onnected with the Leizhou Peninsula (雷州半島). To the east of Wuchuan are Maoming (茂名) and Dianbai (電白); to its west are Zhanjiang (湛江) and Lianjiang (廉江); to its south i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o its north is Huazhou (化州). Yuan (1989) and Zhan (2002) categorize the Wuchuan dialect as a variety of Gaolei district Cantonese (高雷片).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dialects spoken in Wuchuan and they are Wuyang (吳陽) Cantonese, Meilu(梅籙) Cantonese, Donghua(東話) and Haihua(海話). Amongst them, Wuyang Cantonese is used by about 60% of the population. The bilabial implosive [ɓ] and the alveolar implosive [ɗ] are found in Wuyang Cantonese.

1.2. *Initial consonants in Wuyang Cantonese*

¹ This research could not have been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support of Prof. Eric Zee, who provided me with the important instruments for the aerodynamic experiment, and help from my informants is also indispensable.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m all. I also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technician in the laboratory i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his help.

Table 1.1.²

	- sonorant						+sonorant		
Bilabial		p ^ʰ			f/v		ɓ	m	
Alveolar	t	t ^ʰ	ts	ts ^ʰ	s/ʃ		d	n	l
Velar	k	k ^ʰ			h	∅		ŋ	
	Degree of constriction in the oral cavity decreases from left to right						Degree of constriction in the Oral cavity decreases from left to right		

In the Wuyang dialect, there are three sets of obstruents. In the bilabial position, there are two, the voiced implosive [ɓ] and the voiceless aspirated stop [p^ʰ]; in the alveolar position, there are three, the voiced implosive [d], the voiceless stop [t], and the voiceless aspirated stop [t^ʰ]; in the velar position, there are two, the voiceless unaspirated and the voiceless aspirated stops [k] and [k^ʰ]. Voiced implosives are found in the bilabial and the alveolar positions, but not in the velar position. When there are voiced implosives, the homorganic voiceless unaspirated stops are absent because voiced implosives are derived from voiceless unaspirated stops. However, the alveolar voiceless stop [t] is not an exception because it is derived from the affricate [ts].

The consonants can be classified by the feature of +/-sonorant. Sonorant here means sounds with oral or nasal resonance, such as [m], [n], [ŋ] and [l]. Regarding voiced implosives, they are acoustically resonant, as their F1, F2 and even F3 are shown on the spectrogram. They are separated from other voiceless obstruents not because they are voiced but due to their resonant characteristic³.

²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will be used in this paper to represent sounds in the Wuyang dialect.

³ According to Halle (1992: 208), “SONORANT sounds are produced without a pressure build-up inside the vocal tract; non-sonorant sounds are produced with

2. Definition of implosives

2.1. *Aerodynamic aspect*

Implosives ar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types of obstruents by “the glottalic aerodynamic with suction direction”. Catford (1988:49) characterizes an *ideal* voiced implosive as:

“...the downward larynx movement enlarges the space above the glottis, suddenly lowering the pressure there to below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the pressure above the larynx is lower than that below the larynx, and the vocal folds are not tightly closed, but set for voice, a small amount of air seeps upward through the glottis into the vacuum above it, setting the vocal cords vibrating in the process. But this upward seepage of air, though enough to produce voice, is not sufficient to fill up the enlarged space above the glottis. Consequently, when the oral closure is suddenly released,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is lower than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as a result there is a momentary *influx* of air into the mouth.”

Moreover, Ladefoged (1971:26-27) has the following rem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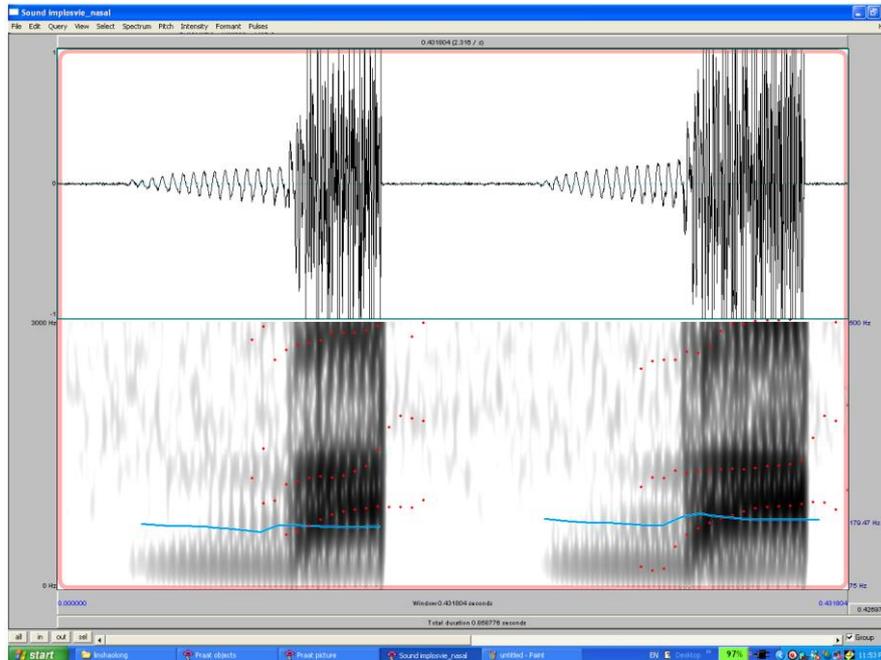
“In many of the languages I have observed...the pressure of the air in the mouth during an ingressive glottalic stop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as that outside the mouth since the rarefying action of the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glottis is almost exactly counterbalanced by the leakage of lung air up through the vocal cords...the difference between [glottalic voiced] implosives and [pulmonic voiced] plosives

pressure in the vocal tract that exceeds the ambient atmospheric pressure.’ 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 implosives are sonorants. Furthermore, Stewart (1989) and Creissels (1994) also treat implosives as sonorants. (quoted in Clements 2000)

is one of degree rather than kind.”

2.2 Acoustic aspect (picture)

Figure 2.1.



Voiced implosives differ from voiced stops by having an increasingly strong vibration of the vocal folds before release. The trend that the vibration is increasingly strong is similar to that in nasals. However, the vibration in implosives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in nasals.

Another distinctive feature of voiced implosives is that voiced implosives can have a high-pitch onse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ow-pitch onset of voiced stops.

On the one hand, the release of voiced implosives is not as strong as that in pulmonic stops. On the other hand, voiced implosives are similar to nasals or lateral approximants because they all are more resonant than other explosive stops such as pulmonic stops.

3. Aerodynamic experiment

3.1. Method

In order to explain why implosives are similar to sonorants, we need to do some physiological recording of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intra-oral pressure, oral air flow, nasal air pressure and nasal air flow.

My informant is a young girl in middle school. She came to Hong Kong about one year ago and had lived in Wuyang for almost 14 years. The Wuyang dialect is her native language and she still speaks it with her family.

The recording involved putting on a mask on the speaker's face. The mask has two independent parts, the oral and nasal parts. There are two channels in the oral mask to measure the oral flow and air pressure. I put one tube through the oral mask to the front part of the speaker's mouth to get the intra-oral air pressure, which did not interfere much with the bilabial articulation. There are also two channels in the nasal mask to test the nasal flow and nasal air pressure. A microphone was also used to record the audio data simultaneously.

The speaker was asked to pronounce words with a bilabial implosive initial such as 巴, 把, 霸 and 百. Each word was repeated six times.

3.2. Result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re are several variation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peaker as in Figures 3.1-3.4. Sometimes, there is negative intra-oral pressure as shown in Figures 3.1 and 3.2. Sometimes, the intra-oral pressure is as high as or even higher than the atmosphere pressure as shown in Figures 3.3 and 3.4. Meanwhile, a weak

nasal air flow is observed during the oral rele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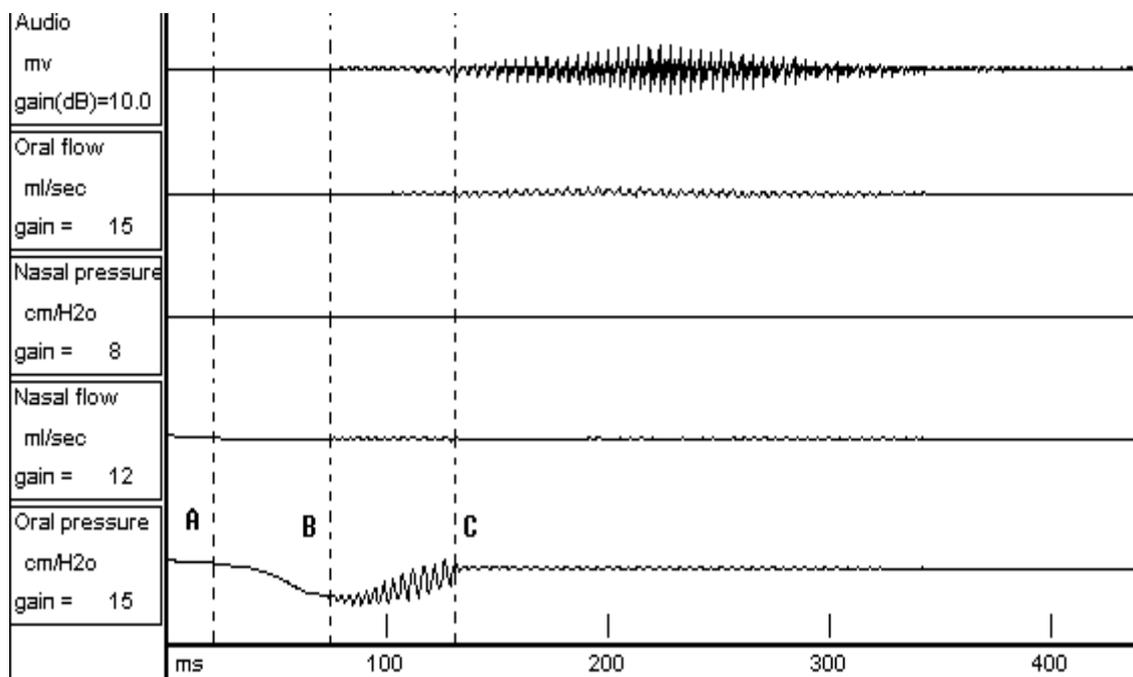


Figure 3.1 巴 [ba]. This is a partially voiceless implosive. Starting from point A, the intra-oral pressure begins to decrease. Without the vibration of the vocal folds, the glottis is closed. No air leaks from the lungs.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is negative and the lowest point is about -1 cmH₂O. At point B, the vocal cords begin to vibrate. Air leaks through the glottis and counterbalances the negativ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Meanwhile, there is a weak vibration of the nasal flow, accompanying the vibration of the air in the mouth. At point C, the intra-oral air pressure become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After the oral release, the oral air vibration ceases as well as the nasal air vib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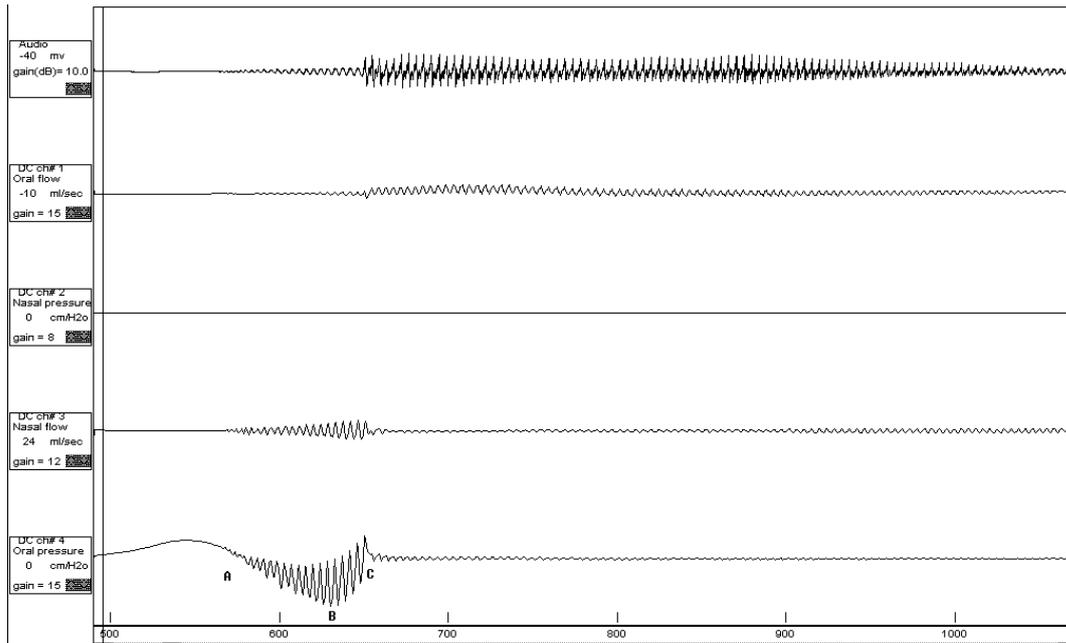


Figure 3.2 [6a]. This is a fully voiced implosive. The vibration begins at point A. When the intra-oral pressure begins to decrease, the intra-oral pressure reaches its lowest level at point B and rises till just before the oral release at point C. In this figure, we can also see the increasingly strong vibration of the nasal flow and the audio w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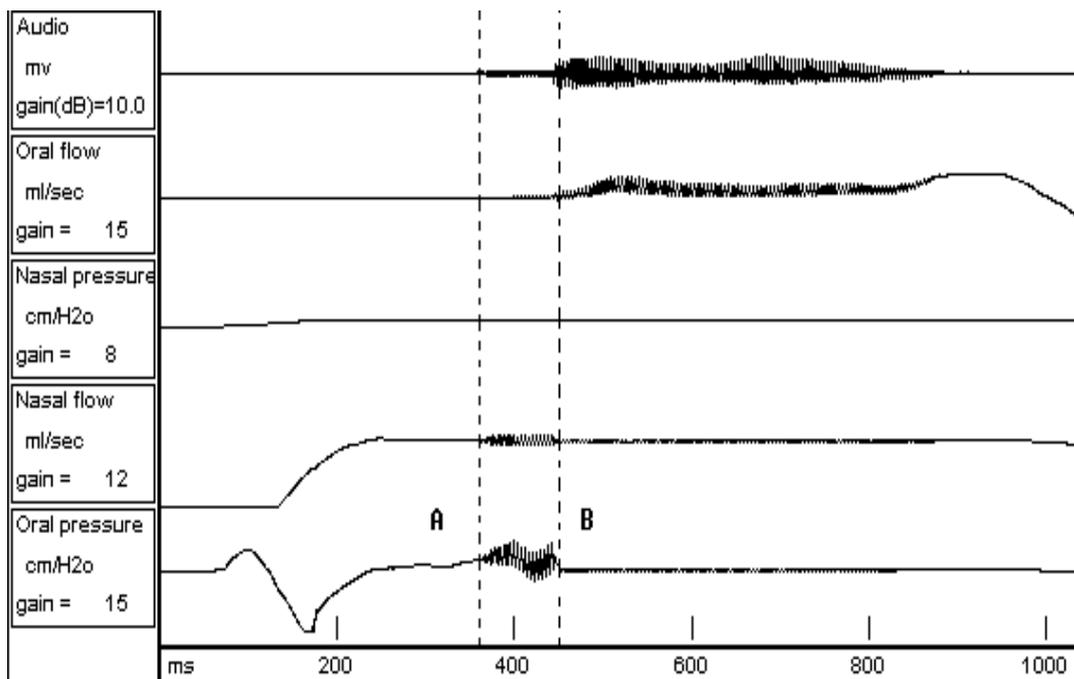


Figure 3.3 巴 [6a]. At point A, the vocal folds begin to vibrate and so does the nasal flow.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decreases but is quickly counterbalanced by the strong air leakage both from the lungs. At point B, the intra-oral pressure is as high as or even higher than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After the oral release, both the oral and the nasal air vibration st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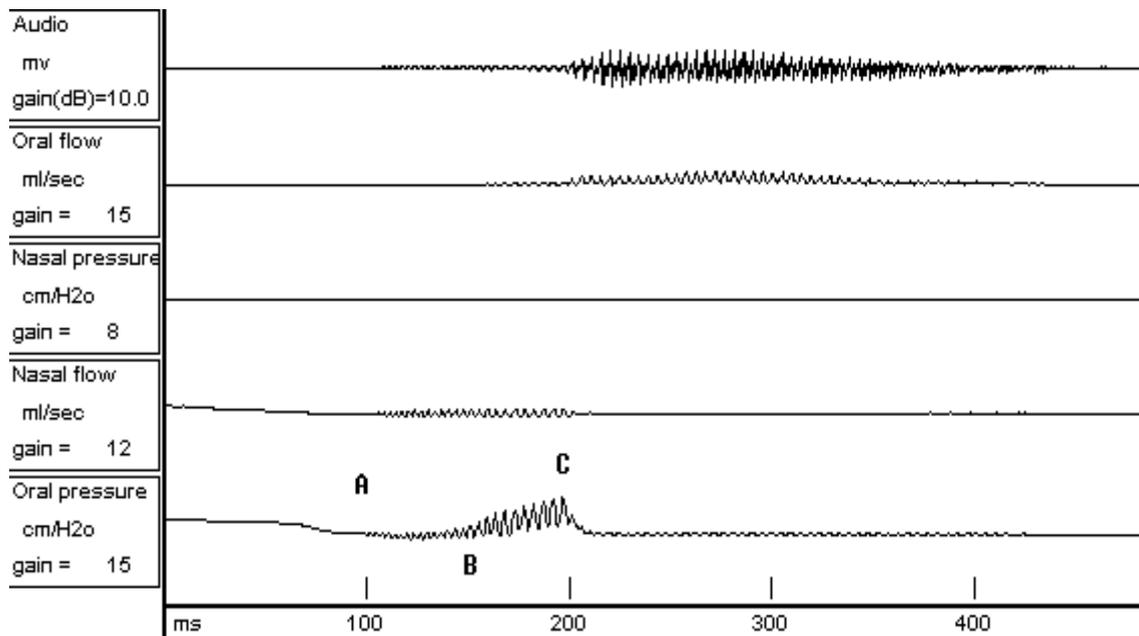


Figure 3.4 巴 [6a]. The vocal folds vibration and the nasal flow begin at point A.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there is not a change of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From point B onward, the intra-oral air pressure begins to rise and reaches its highest level at point C. Since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does not decrease drastically, when the air leaks from the lungs, it quickly increases to a level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3.3. Discussion

Firstl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oral closure,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decreases. When the air passes through the glottis while the

vocal folds are vibrating, it begins to rise. The above manifestations are in line with the definition of implosives. Sometimes,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drops below zero, but sometimes, it does not decrease drastically, and the air leakage from the lungs soon builds up a positive pressure in the mouth.

Secondl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ir pressure inside the mouth and outside the mouth before the oral release. Air pressure usually does not build up behind the lips before the oral release. When there is negativ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it is often counterbalanced by the air leakage from the lungs. So it reaches the atmosphere when approaching the oral release. When there is positiv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it will not be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tmosphere because of the rarefaction effect of the lowering of the larynx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oral cavity. This is why we can not hear a strong explosion as that in explosives.

Thirdly, the vibration of the vocal folds is increasingly strong when implosives are produced,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modal voiced stops whose amplitude of vibration is decreasing.

Finally, once there is the oral air vibration, there is also the nasal air vibration. The weak nasal flow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oral closure, the velum is lowered and the nasal cavity is connected with the oral and the pharyngeal cavities. When the air that leaks from the lungs is accumulated in the mouth, the velopharyngeal port is opened to vent the air. The nasal cavity is opened even when there is negativ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which helps to maintain the vibration of vocal folds. An open nasal cavity not only helps to maintain the vibration of vocal fold, it also

influences acoustic feature of implosives. Because when the nasal cavity is opened, more resonance can be radiated from the nostrils and the amplitude of the vibration will be enlarged by the opening of the resonator. The above description explains why implosives are more similar to sonorants. Furthermore, the sonorant characteristic of implosives may cause it to change to homorganic nasal stops or lateral approximants.

4. Historical correspondences of implosives, nasals and lateral approximants

Sound change from implosives to homorganic nasals or lateral approximants has been observed in Afric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ern China. Sometimes, implosives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ith nasals, a pattern which indicates an on-going sound change. As mentioned in Clements (2000: 132), implosives are often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ith sonorants. He also notes that [+nasal] consonants at the phonemic level in a number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are absent and in Ebrié, a Kwa language described by Bole-Richard (1983), the nasal consonants [m, n, ɲ, ŋ]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ith their oral counterparts [ɓ, l, y, w], with the nasals occurring only before or after nasalized vowels and the oral sounds only in other contexts. This pattern gives rise to many regular alternations, as in [á-ɓé] ‘cord’ vs. [ẽ-mé] ‘cords’.

The same sound change is reported by Zhengzhang (1988) in Yongkang (永康)、Jinyun (縉雲) in Zhejiang province. [ɓ, ɗ]⁴ only

⁴ In Zhengzhang (1988), Li (1943) and Hong (1991), [ʔb, ʔd] are used to represent [ɓ, ɗ].

appear before finals without a nasal ending. If there is a nasal ending, [b, d] will be assimilated to a nasal sound. Both implosives and nasals that are derived from implosives correspond to the tone categories of voiceless initials in Middle Chinese.

Table 4.1.

Non-nasal ending	保 ʔbə3	飽 ʔbo3	百 ʔba7	鬥 ʔdiu3
Nasal ending	餅 meiŋ3	釘 neiŋ3	凍 nom5	

The change of implosives to nasals happened as early as or befor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nasal endings. Words that originally had a nasal ending but lost it later also have their implosive initial being assimilated to a nasal. For example:

Table 4.2.

Nasal ending	幫 maŋ1	兵 miŋ1	當 naŋ1	燈 niŋ1
Originally with nasal ending	絆 ma5	繡 mai5	擔 na1	打 nai3

The same sound change happens in Tai as mentioned in Li (1943). According to Li, [b, d] in Siamese and the Tai dialect spoken in Lung-chou (龍州) correspond to [m, l] in Shan (the Laihka and Mong Nai dialects) spoken in Burma and to [m, n] in Po ai (剥隘) spoken in Yun-nan. For example, “shoulder” in the Siamese and Tai dialect is [ʔa:3], but [ma:3] in Po ai; “scold” in Siamese and the Tai dialect is [ʔa:3], but [na:3] in Po ai. Furthermore, [b, d] in Dai spoken in Xishuang Banna (西雙版納) correspond to [m, l] in Dehong (德宏) (Chen Zhong-min 1995).

The on-going sound change observed in the Lung-chou Tai dialect

deserves particular attention. When Li investigated it in 1930s, [ʋ, d] were kept. After about 50 years, [ʋ] changed to [m] and [d] to [l]. Hong (1991) observed that the sound change began in young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women. Amongst the te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e investigated, two exhibited the change of [ʋ] to [m] in some words. For example:

Table 4.3.

	spill over	edge	Irritated	gargle	fine hair	Make compost
A	ʋbun3	mu:ŋ3	mu5	mu:n3	ʋbut7	ʋbut7
B	ʋbun3	mu:ŋ3	ʋbu5	ʋbu:n3	mut7	mut7

5. Conclusion

If we simply categorize implosives as obstruents,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us to explain why implosives tend to be assimilated to nasals, i.e. a change from obstruents to sonorants. In view of it, some linguists like Stewart (1989), Creissels (1994) and Clements (2000) define implosives as sonorants. To explain the sound change, not only the ph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implosives but also factors concerning physiology and phonetic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two factors have been identified to affect the sonorant feature of implosives. Firstly, there is a small contrast between the air pressure in the mouth and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before the oral release and this small contrast muffles the explosion of implosives, differentiating them from other kinds of explosives. Secondly, during the oral closure, the nasal cavity provides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more resonance is produced, thus making implosives acoustically closer to sonorants than to obstruents. Implosives are easily assimilated to nasals in an environment with the presence of a nasal; also, since implosives are similar to sonorants, listeners may easily identify and pronounce them as such, thus initiating a sound change.

References

- Bole-Richard, R. (1983). Ebrié. In *Atlas des Langues Kwa de Côte d'Ivoire*, G. Hérault (ed.), Tome. 1, 307-401. Abidajian: ILA.
- Chao, Yuen Ren (1936). Types of plosive in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onetic Sciences*, 106-1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eissels, D. (1994). *Aperçu sur les Structures Phonologiques des Langues Négro Africanies*, 2nd ed. Grenoble: ELLUG, Université Stendhal.
- Clements, G. N. (2000). Phonology. In *African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Bernd Heine and Derek Nurse (eds.), 123-1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e, M. (1992). Features. In *Oxfor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vol. 3, William Bright (ed.), 207-21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tford, John C. (1982). *Fundamental Problems in Phone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1988).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H. (1990). Some generalizations concerning glottalic consonants, especially implosives. In *On Language: Selected Writings of Joseph H. Greenberg*, Keith Denning and Suazne Kemmer (eds.), 119-149. Stand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defoged, Peter (1971). *Preliminaries to Linguistic Phone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A Course in Phonetics*, 4th ed. Fort Worth: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Li, Fang Kuei (1943).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1, 177-188. Taiwan: Academia Sinica.

Ohala, John J. (1990). The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In *Papers in Laboratory Phonology I: Between the Grammar and Physics of Speech*, John Kingston and Mary E. Beckman (eds.), 258-27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generality of articulatory binding: comments on Kingston's paper. In *Papers in Laboratory Phonology I: Between the Grammar and Physics of Speech*, John Kingston and Mary E. Beckman (eds.), 435-4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kerton, Sandra (1986). Quichean (Mayan) glottalized and nonglottalized stops: a phonetic study with implications for phonological universals. In *Experimental Phonology*, John J. Ohala and Jeri J. Jaeger (eds.), 125-139. Orlando: Academic Press.

Stewart, J. M. (1989). Kwa. In *The Niger-Congo Languages*, J. Bendor-Samuel (ed.), 217-245. New York: Lanham.

陳其光 1991 華南一些語言的清濁對轉，《民族語文》第6期，1-11

頁

陳忠敏 1991 輪台語聲母ʔb、ʔd 的演變，《民族語文》第4期，41-43, 50 頁

陳忠敏 1995 作為古百越底層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漢語南方方言裏的表現和分佈，《民族語文》第3期，1-11 頁

洪波 1991 台語聲母ʔb、ʔd 的變異，《民族語文》第1期，43-48 頁

游汝杰 1984 老派金山方言中的縮氣塞音，《中國語文》第5期，357-358 頁

袁家驊 1989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詹伯慧主編 2002 《廣東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張振興 1992 廣東省吳川方言記略，《方言》第3期，195-213 頁

鄭張尚芳 1988 浙南和上海方言中的緊喉濁塞音，《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曉農 2002 唇音齒齶化和重紐四等，手稿

朱曉農 2002 解開緊喉之謎，手稿

朱曉農 2002 論漢語母音大轉移，手稿

從內破音向鼻音轉變的音變機制

寸熙

中文提要

本文旨在說明一個歷史音變的機制。通過實驗測量，發現當發內破音時有以下兩個現象：(一)口內氣壓有時呈現負氣壓，有時則呈現正氣壓或者口內氣壓與大氣氣壓差別不大的情況；(二)當口腔成阻時，鼻腔內亦有微弱氣流出現。本文從上述的實驗現象出發，論證從內破音向同部位的鼻音轉化是由其內部的聲學性質決定的。並且這個理論上可能發生的音變亦得到了歷史語言材料的證實。

粵語起始助詞的研究*

歐陽偉豪

一 引言

本文旨在：

1. 確立粵語起始助詞包含指示和感嘆兩個特徵，把常用在句子開首的指示詞“呢”、“ ”和傳統的感嘆詞一併歸為起始助詞；
2. 以“呢”(le1)、“ ”(laa4)為例，¹透過不同的句式及語用環境，證明兩個助詞的指示功能全仗於指涉物對說話人的明顯性；
3. 集中“呢”、“ ”某些用法，以兩者的指示功能與指涉物的明顯性這個關係，推斷出起始助詞位於句子頂端這個句法位置，並在那兒產生指示及明顯性兩個意義，以及推導出它們的非疑問、現在時間及感嘆語氣等意義；
4. 略述早期粵語的起始助詞使用概況，顯示上面的分析架構可以應用於歷時的語料上。

一般所謂的嘆詞在本文都歸入起始助詞，這個類別與陳望道(1957，引自張洪年 1972)所提出的起發助詞相似，例如：“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夫”便是句子的起發助詞。這類詞在粵語裏的研

* 本文部份內容曾在“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討論會”會議上發表過兩次，一次於2000年11月18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另一次於2002年4月13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謹此感謝陸鏡光、鄧思穎、李寶倫及其他與會者的寶貴意見。

¹ “呢”、“ ”的另一個較舊的語音形式分別是[ne1]和[naa4]。本文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

究並不算多，均以嘆詞作統稱，嘆詞也可叫作單呼詞(趙元任 1992)，佔著句首的位置(張洪年 1972)。Matthews & Yip (1994)把嘆詞分為話語緩衝詞 (filler phrases) (…… “咁呢” ……)。與感嘆詞(“哎呀”)，其語法方面的討論則較少。有關粵語辭書(饒秉才等 1981)對嘆詞的介紹，請參考鄧思穎(2002：43 – 44)。²

嘆詞這叫法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末才起了變化，學者開始注意到其中的某些詞項，如：“呢”、“ ”，在句首時呈現某些現象是一般表情感的嘆詞所沒有的，因此不少文章中便出現了句首語氣詞、起始助詞和提示詞這些新的術語。名稱之多反映了近數年間發現了新的語言現象或採用了新的分析方法，足見對此課題的研究興趣越見濃厚。

陸鏡光(1996；2001)分別提出句首語氣詞和提示詞，其重點一方面描述“呢”、“ ”的感嘆用法，另一方面分析詞項的指示功能。歐陽偉豪(2000)、Au Yeung (2002)用起始助詞把嘆詞和提示詞歸為一類。文章描述某些詞項時有感嘆成份，時有指示成份，還指出助詞與其他詞類的句法關係以及助詞的句法地位。鄧思穎(2002)採用提示詞的叫法，把焦點放在“呢”、“ ”的比較，分析兩詞在語用和句法上的異同，從而推斷出“ ”的句法地位。

這些研究反映“呢”、“ ”的指示意義及其句法特點受到高度關注，探究句法地位之門業已打開，詞義和句法兩者相連的重要性，蔣紹愚(1992：219)指出：

“一個詞有某個詞義，就必然會有相應的語法屬性。因此，

² 普通話方面請參看趙元任(1992)、胡明揚(1981)、孫德宣(1985)等。

就決定了它可以進入某一種語法結構，和不能進入另一種語法結構...有時一個詞的某種語法屬性會使它區別於一些近義詞...所以，在給這些詞釋義時，要把它們的語法屬性考慮在內。”

正因起始助詞的語法研究剛剛開始，因此對語料的涉獵面很有限，既未能明確回答“呢”、“ ”與嘆詞同屬一類或兩類，而助詞的句法地位也未有共識。有鑒于此，本文便提出開首的四個目標，以期為粵語起始助詞作一統整研究。

二 起始助詞的指示與感嘆特徵

2.1 定義

置於句首的詞項，如：“ ”、“哎呀”，傳統上都叫做“嘆詞”，表達不同的情感和語氣的強弱。把“哎呀”叫作嘆詞，學者一般都沒有異議，可是過去數年對“ ”的研究多了，名稱也隨之增加了數個。一說“句首語氣詞”，此名能點出詞項處於句首，其重點側重語氣方面；一說“提示詞”，不獨突出了詞項在話語中的提醒作用，還注意到它有指示的句法功能。而本文則選用“起始助詞”，原因是“起始”不單表句子開始之意，還作話語起首之用。稱作“助詞”顯示詞項可以表達類似句末助詞的句法功能和情感意義，故傳統的嘆詞也可收歸入內，因此本文把起始助詞定義為：

“起始助詞以自由或不自由語素置於句子或話語的開首，表達不同程度的指涉意義和情感意義。”

詞項的名稱其實不見得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新名稱比舊名稱更能涵蓋較多的語言特點，尤其是反映舊名稱沒有討論過的新發現。所以接著的環節就是要闡釋如何及為何把嘆詞、“呢”、“ ”一同收入起始助詞裏。

2.2 指示與感嘆特徵

起始助詞的指代功能與其感嘆成份的聯繫都不是太新的論點。早在 Peirce (1931/58, 引自 Wilkins 1995), 嘆詞的標示功能(indexical function)已開始受到注意，作者認為在街上發出一聲呼喊，不只是一個傳遞信息的符號，還能讓人憑著語調音質的高低抑揚來判辯說話人的身份。Wilkins (1995) 進一步把這標示功能推演至嘆詞，認為嘆詞就是指示詞(deictics)。英語有很多嘆詞都是來自獨立的指代、指示詞，例如：“thankyou”、“gimme”、“dammit”，當中的“you”、“me”、“it”便是指示詞。這種視嘆詞為指示詞的研究方法，正好跟本文所建議的起始助詞包含指示、感嘆成份這方向相配合。

在粵語裏，傳統的嘆詞(如：“哎呀”)(例 1)，表面上跟指示詞(“呢”、“ ”、“之”)(例 2-4)毫不相干，前者表達情感，後者則用來指示事物，很難想像兩者可同歸一類。從語素黏附的角度來看，“哎呀”、“呢”、“ ”是自由語素，獨立或不獨立成句兩可(例 5-6)，而“之”是不自由語素，一定要後接其他句子成份。

1. 哎呀！

Ailjaa4 !

2. 呢！(看，這)

Le1 !

3. ！(看，這)

Laa4 !

4. 之不過我而家有錢 。（可是我現在沒錢。）

Zi1 bat1 gwo3 ngo5 ji4 gaa1 mou5 cin2 bo3 。

5. 哎呀，唔記得帶書呀。(哎呀，忘記帶書了。)

Ai1jaa4 , m4 gei3-dak1 daai3 syu1 aa3 。

6. 呢／ ， 度。(看，在那裏。)

Le1 / naa4 , hai2 go2 dou6 。

有些語用情況可以把感嘆詞指示詞分成兩個詞類，請看：

7. 我...嘩...好...嘻嘻...鐘意...哎呀...你，囉。

Ngo5...waa3...hou2...hi1hi1...zung1ji3...ai1jaa4...nei5 , lo1 。

直譯：(我...嘩...好...嘻嘻...喜歡...哎呀...你，囉。)

8. *我...呢...好... ...鍾意... ...你，囉。

Ngo5...le1...hou2...laa4...zung1ji3...laa4...nei5 , lo1 。

直譯：(我...呢...好... ...喜歡... ...你，囉。)

“呢”、“ ”雖然跟其他嘆詞，如：“哎呀”、“嘩”等一樣，都可置於句首，但在斷截句子這功能上就大大不同。感嘆詞可合法斷截話語(例7)，但“呢”、“ ”就不能(例8)。這項區別顯示“呢”、“ ”沒有感嘆意義，因為話語間斷時通常代表說話人需要轉換語氣才加入感嘆語氣詞，所以兩個助詞既然在這些間斷位置用不上，顯然它們不能表達情感，沒有感嘆意義。

上述情況雖然從語意及語用上可以把嘆詞與指示詞分開兩類，但例(9-10)說明了兩者從形式上不單佔著句子起首位置，還可同作動詞。基於這個句法角度，兩個詞項同屬一類也有支持。在小明的話語裏，“ ”是感嘆詞，“ ”是指示詞，兩者語意不同；但在小芬的回應中，兩個詞項後面同附著進行體貌助詞“緊”，所以是動詞的用法。

9. 小明： ，好叻咩！

Ce1, hou2 lek1 me1 !

小芬：媽咪，小明“ ”我呀……佢仲“ ”緊我呀。

Maa1mi4, Siu2ming4 ce1 ngo5 aa3...keoi5 zung6 ce1-gan2
ngo5 aa3。

(小明：啲，好厲害嗎！

小芬：媽媽，小明譏諷我……他還在譏諷我。)

10. 小明： ，咪 度!

Laa4, mai6 hai2 dou6 !

小芬：媽咪，小明“ ”我呀……佢仲“ ”緊我呀。

Maa1mi4, Siu2ming4 laa4 ngo5 aa3...keoi5 zung6 laa4-gan2
ngo5 aa3。

(小明：看，就在這裏!

小芬：媽媽，小明生我的氣……他還在生我的氣。)

即使指示詞“呢”、“ ”主要用來作指示之用，但有些情況是“指示中有感嘆”。以“呢”為例，這個語素有兩個形式：“呢¹”(陰平)和“呢²”(陰上)。兩個變體都有指示功能。但若出現在同一語境中，“呢²”的指示功能所傳達的語氣較“呢¹”為強，兩者在話語中的先後次序於是便受到影響。例(11)裏，“呢¹”在前，“呢²”在

後，這次序沒問題，因為加強語氣的“呢²”在後頭，這符合日常話語流程的規律，就是先用語氣較弱的成份，之後有需要補充或強調時，便用個較強的成份。但例(12)裏，一開始就用上“呢²”，其實如果聽話人明白所傳達的信息，問題不算太大；不幸地，聽話人再次向說話人查詢，這時說話人起碼要再用上語氣程度相同的“呢²”，對話才能自然地接續下去，而不是用語氣較輕的“呢¹”來後接較強的“呢²”，這樣便違反了話語的慣例。

11.

甲：嘩，棵樹有隻松鼠呀。

Waa3, po1 syu6 jau5 zek3
cung4syu2 aa3。

(嘩，樹上有隻松鼠。)

乙：邊呀？

Bin1 aa3?
(在哪裏?)

甲：呢¹。[指向樹上]

Le1。

乙：邊啱？

Bin1 zek1?
(到底在哪裏?)

甲：呢²，邊呀。[伸直手臂，指向樹上]

Le2, hai2 go2 bin1 aa3。
(看，在那裏。)

12.

甲：嘩，棵樹有隻松鼠呀。

Waa3, po1 syu6 jau5 zek3
cung4syu2 aa3。

(嘩，樹上有隻松鼠。)

乙：邊呀？

Bin1 aa3?
(在哪裏?)

甲：呢²。[指向樹上]

Le2。

乙：邊啱？

Bin1 zek1?
(到底在哪裏?)

甲：呢²/*呢¹，邊呀。[伸直手臂，指向樹上]

Le2/*Le1, hai2 go2 bin1 aa3。
(看，在那裏。)

這個例子說明了縱使“呢¹”、“呢²”兩者都有指示意義，但各含強弱不同的語調，姑且把這個分別納入感嘆特徵。基於這個“指示中有感嘆”的結論，“呢¹”、“呢²”有需要與其他感嘆詞同歸入起始助詞類別之內。³

除了“指示中有感嘆”外，感嘆中也見指示，如：

13. 妖，好叻咩。(哎，好厲害嗎。)

Jiu2, hou2 lek1 me1。

“妖”在粵語裏表達憤怒的情感，是個較粗俗的感嘆詞。在例句裏，助詞雖然表達說話人的不滿，但同時回指他之前的經歷，譬如朋友向他炫耀考試得滿分，因此說話人用“妖”回指這段經歷以及表達他的不滿。

總的說來，一方面，感嘆詞、提示詞有不同的語用功能，表達不同的交際意義，但同時有著相同的句法特質；另一方面，提示詞間中表達說話人的情感語氣，而感嘆詞其實又有指示對象的用法。

就是這個「指示中有感嘆，感嘆中見指示」的交錯關係，不單把感嘆詞、提示詞同歸入起始助詞這一類別，成為這詞類的兩項特徵，還把指示、感嘆兩者演繹成一個連續圖譜，如下圖所示：

³ 陸鏡光(2001)發現有些方言也利用聲調來表示指涉物的遠近，譬如：有一種雲南方言以[no213]表示遠指，[noi53]表示近指，如：

(i) [No213]，你看嘛，有好多人。(那裏，你看嘛，有好多人)

(ii) 你的筆在哪點兒？(你的筆在哪裏？) [noi53] (這裏)。

表一 粵語起始助詞的指示--感嘆特徵連續圖譜

指示感嘆度	起始助詞		
	自由，獨立成句	自由，非獨立成句	不自由
指示強感嘆弱 ↑	呢 ¹ ！呢 ² ！ ！	呢 ¹ ，...；呢 ² ，...； ，...	之-
↓ 感嘆強指示弱	妖！哎呀！	妖，... ；哎呀，...	

表一左面第一行代表指示及感嘆程度，助詞越靠上，其指示程度越強而相對的感嘆程度則越弱。靠下方的助詞就強於感嘆而弱於指示。第二行為自由且能獨立成句的助詞，靠上的有“呢¹”、“呢²”、“ ”，靠下的有“妖”和雙音節的“哎呀”等。第三行為自由且不能獨立成句的助詞，最後一行為不自由的“之”字，它處於指示程度的高位。

三 “呢”、“ ” 的相同用法

3.1 三點共識

本節將介紹“呢”、“ ”兩個助詞相同的句法、語用現象，並總結出兩者的指示功能必須倚靠指涉物的明顯性，此外還指出“呢”、“ ”都能表達某些情感意義。現時學者對“呢”、“ ”的相同用法有三點共識：

首先，兩者都有指示功能來指涉事物，而指涉對象必須身在現場，如：

14. 呢／ ，第三行第一個囉。(看，第三行第一個嘛。)(歐陽偉豪 2000)

le1/ laa4 , 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lo1 。

15. 呢／ ，戴眼鏡 個咪阿明囉。(看，戴眼鏡那個不就是阿明嗎。)(陸鏡光 2001)

le1/ laa4 , daai3 ngaan5geng2 go2 go3 mai6 Aa3Ming4 lo1 。

“呢”、“ ”都可獨立成句，配以適當的動作，例如用手指指向或用眼神望向屬意的事物，來達到指示的功能。當然指涉物一定要在話語範圍內，如：

16. 甲： 邊度呀？都唔見。

Hai2 bin1 dou6 aa3 ? dou1 m4 gin3 。

乙：呢!／ ！(歐陽偉豪 2000)

le1/ laa4 !

(甲：在哪裏呀？都看不見。

乙：看!)

17. 甲：隻雀仔呢？

zek3 zoek3zai2 le1 ?

乙：呢!(陸鏡光 2001)

le1 !

(甲：鳥呢？

乙：看!)

18. 甲：十文 ！

sap6man1 aa1 !

乙： ！(陸鏡光 2001)

laa4 !

(甲：十塊錢！乙：哎！)

兩個助詞還可重疊三次，起強調作用，猶似感嘆詞的功能，如：

19. ㄉㄨㄛˋ、ㄉㄨㄛˋ、ㄉㄨㄛˋ，終於人賊並獲喇！(看，終於人賊並獲了。)

Laa4、Laa4、Laa4，zung1jyu1 jan4zong1bing6wok6 laa3！

20. 呢、呢、呢，你又搞唔掂喇！(看，你又做不好了。)

Le1、Le1、Le1，nei5 jau6 gaau2-m4-dim6 laa3！

(鄧思穎 2002：44)

3.2 具明顯性的句末助詞

除了上述文獻所闡述的特點外，“呢”、“ㄉㄨㄛˋ”還可與表明顯特徵(evidentiality)的句末助詞搭配起來，如：

21. 呢／ㄉㄨㄛˋ，第三行第一個囉。(看，第三行第一個嘛。)

Le1/ laa4，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lo1。

22. 呢／ㄉㄨㄛˋ，第三行第一個 嘛。(看，就是第三行第一個嘛。)

Le1/ laa4，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aa1maa3。

23. *呢／* ㄉㄨㄛˋ，第三行第一個 ㄉㄨㄛˋ。(看，或者是第三行第一個嘛。)

Le1/ laa4，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gwaa3。

說話人運用“囉”、“ㄉㄨㄛˋ 嘛”來表示事物對他來說是明顯的信息，這時便能跟“呢”、“ㄉㄨㄛˋ”配合起來。相反，“ㄉㄨㄛˋ”表示不確定，指涉物的明顯程度很低，不能跟“呢”、“ㄉㄨㄛˋ”連用。

3.3 事物的熟悉程度

由於“呢”、“ ”具指代性，要求指涉物具明顯特徵，所以我們回答別人問路的時候，只要所指事物處於語境視線範圍內，令說話人產生相當的熟悉程度，這樣該事物就可接受“呢”、“ ”的指代。

例(24a)裏，所指涉的地方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游泳池，處於語境所述的科大校園內，縱使視線範圍觸及不到整個泳池，但對於科大舊生來說，科大泳池是個明顯的事物，當舊生運用“呢”、“ ”，並加上手指指向通往泳池的電梯方向時，信息便能傳達得到。可是對於科大新生來說，游泳池的位置未必是個明顯的信息（例 24b）。所以運用“呢”、“ ”作起始助詞來表達對事物的不確定性，便會令話語不合語感。

24. 遊客：請問科大游泳池點去呀？ [在科技大學圖書館門口]

Cing2 man6 Fo1Daai6 jau4wing6ci4 dim2 heoi3 aa3?

(請問科大游泳池怎樣去?)

a. 科大舊生：呢／ ， 邊搭電梯落去，跟住再問人啦。

Le1/ laa4 , hai2 go2 bin1 daap3 din6tai1 lok6 heoi3 ,
gan1zyu6 zoi3 man6 jan4 laa1 。

(看，在那裏乘升降機下去，然後再問人吧。)

b. 科大新生：*呢／* ，或者 邊搭電梯落去，跟住再問人啦。

Le1/ laa4 , waak6ze2 hai2 go2 bin1 daap3 din6tai1
lok6 heoi3 , gan1zyu6 zoi3 man6 jan4 laa1 。

(看，大概在那裏乘升降機下去，然後再問人吧。)

3.4 疑問句

“呢”、“ ”由於含指代功能，按理是不能出現在疑問句的首

位，而只可以出現在肯定句裏(例 25)。因為被疑問的對象還沒出現在話語裏，對象一點兒都不明顯，所以不能接受起始助詞的指代，例(26)因而不合語法。

25. 呢／ ，本書 度。(看，書在那裏。)

Le1/ laa4 , bun2 syu1 hai2 go2 dou6 。

26. *呢／* ，本書 邊度？(看，書在哪兒？)

*Le1/ *laa4 , bun2 syu1 hai2 bin1 dou6 ？

3.5 發生時間

至於時間與助詞的配合，“ ”所指涉的事件的發生時間，須與說話時間一致(鄧思穎 2002)，雖然該文沒有討論“呢”的情況，但可想而知，說話時間即現在時間，事件於現在時間發生，相對已發生及未發生的事件都來得明顯，按著這條明顯性的思路，“呢”同樣只跟現在時間配合，如：

27. ，而家落緊雨。(看，現在正下雨。)(鄧思穎 2002：46)

Laa4 , ji4gaa1 lok6-gan2 jyu5 。

28. * ，尋日落過雨。(看，昨天下過雨。)(同上)

Laa4 , cam4jat6 lok6-gwo3 jyu5 。

29. * ，聽日會落雨。(看，明天會下雨。)(同上)

Laa4 , ting1jat6 wui5 lok6 jyu5 。

30. 呢，而家落緊雨。(看，現在正下雨。)

Le1 , ji4gaa1 lok6-gan2 jyu5 。

31. *呢，尋日落過雨。(看，昨天下過雨。)

*Le1 , cam4jat6 lok6-gwo3 jyu5 。

32. *呢，聽日會落雨。(看，明天會下雨。)

*Le1, ting1jat6 wui5 lok6 jyu5。

上述“呢”、“ ”種種相同的用法，顯示兩個助詞都有指示功能，而指涉的對象要麼是身在現場，要麼是說話人所熟悉，或者所指涉的事件是在說話時間發生的。這一切都可歸結為，指涉對象需要高度的明顯性；另外，助詞的重疊用法，證明“呢”、“ ”可表強調的語氣，具感嘆功能。

四 “呢”、“ ”的相異用法

依著上面的分析方向，現藉“呢”、“ ”的相異用法，試試能否也找出兩個助詞的指示功能與指涉物的明顯性的關係。

4.1 實際和心理距離

鄧思穎(2002)指出“ ”表示指涉物與說話人的實際距離較近，而“呢”則表示較遠。而這個遠近之分，也可代表心理距離的遠近，只要說話人主觀覺得指涉物很近，便可用上“ ”，如：

33. ! / 呢！呢本書喇。(看，這本書了。)(鄧思穎 2002：45)

Laa4 ! / Le1 ! Li1 bun2 syu1 laa4。

34. ! / 呢！ 度。(看，那裏。)(同上)

Laa4 ! / Le1 ! Go2 dou6。

換個角度來看，從指涉物的明顯性出發，實際和心理距離越長，

說話人便認為指涉物越不明顯；距離越短，指涉物便越覺明顯了。

4.2 主題與現場

主題事物是否身在現場，都影響起始助詞的指示表現。做為主題的“小明”即使不在話語現場，“呢”也可以回指他(例 35)(歐陽偉豪 2000)；但如果轉換了“ ”，小明則一定要在現場了(例 36)(鄧思穎 2002)。

35. 個小明呀，呢，先生成日罰留堂 個呀。(那個小明呀，看，經常老師罰留堂的那個人呀。)

Go2 go3 Siu2ming4 aa3 , le1 , sin1saang1 sing4jat6 fat6 lau4tong4 go2 go3 aa3 。

36. *個小明呀， ，先生成日罰留堂 個呀。[假如小明不在現場。]

*Go2 go3 Siu2ming4 aa3 , laa4 , sin1saang1 sing4jat6 fat6 lau4tong4 go2 go3 aa3 。

究其原因，就是主題在場時，其明顯性便提高，說話人較易把它辨認出來，所以用“ ”來指示它；主題不在場時，其明顯性降低，說話人便得用上遠指“呢”來指稱主題了。

4.3 新舊信息

請看：

37. 甲：哎 ，跌 隻假牙呀！幫手搵啦！（哎 ，掉了假牙！幫我找吧！）

Ai1jaa3 , dit3-zo2 zek3 gaa2ngaa4 aa3 ! Bong1sau2 wan2 laa1 !

乙：呢／* ， 碗飯度呀。(看，在飯裏。)

Le1／*Laa4， hai2 wun2 faan6 dou6 aa3。

甲： 邊呀？都唔見。(在哪兒？看不見。)

Hai2 bin1 aa3？ Dou1-m4-gin6。

乙： / *呢，呢度呀！(看，這裏呀！)

Laa4／*Le1， li1 dou6 aa3！

按理假牙與甲乙的距離應該很近，奇怪的是在第一次回應時，乙棄“ ”而取“呢”；往後乙再指示同一事物時，用“ ”似乎較穩妥。個中癥結同新舊信息有關，當乙找到假牙在飯碗裏，這項處所資料對乙來說是條新信息，心理距離較遠，所以用“呢”去指示這個新發現的處所資料來得適合。之後，乙重指飯碗處，這條處所信息對他來說已變成舊信息了，心理距離拉近了，所以用“ ”較符合語感。簡單說來，指涉物對說話聽話雙方是新信息的話，其明顯度便會降低；假若是舊信息，即在話語中曾提及過，該物的明顯度便提高了。

4.4 感嘆用法

兩個助詞有時不一定純作指示之用，間中也可表達情感意義。陸鏡光(2001)指出“呢”有提醒作用，“把聽話人的注意力引向某個已知的事物或話題上”，如：

38. 我唔係好滿意—呢／* ， 啲黃金時間呢！— 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一件事。

Ngo5 m4hai6 hou2 mun5ji3 – le1/ *laa4， ze1 wong4gam1 si4gaan3

le1！— loeng5 go3 din6si6toi4 dou1 bou3dou6 tung4 jat1 gin6 si6。

(我不是很滿意—喎，就是黃金時間啊！— 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

一件事。)

另一方面，“ ”便沒有這用法(鄧思穎 2002)，因“ ”要求指涉物必須出現於視線範圍內。言下之意，“ ”沒有“呢”那個提醒用法。

我們認同“ ”不能取代“呢”來作提醒之用，但原因不是鄧文所提議的事物在場不在場的問題，而是“ ”跟句末助詞的語流配合的問題。所以把上例的句末助詞修改一下，並配合句首的調整，整句語調便來得自然順暢，縱使指涉物“黃金時間”不在現場，“ ”的用法也變得恰當起來了，如：

39. 我唔係好滿意一 ，就係黃金時間 ！一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一件事。

Ngo5 m4hai6 hou2 mun5ji3 – laa4 , zau6 hai6 wong4gam1 si4gaan3
laak3 ! – loeng5 go3 din6si6toi4 dou1 bou3dou6 tung4 jat1 gin6
si6 。

(我不是很滿意一看，就是這個黃金時間！一 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一件事。)

有趣的是，例(38)裏，句首的“呢”與句末的“呢”，兩者同屬 55 調；例(39)裏，句首的“ ”與句末的“ ”，前者是 21 調後者是 33 調，調域相距很小，但在原來的情況下，即“.....* ，啲黃金時間呢.....”，句首是“ ”句末是“呢”，兩者的調域較大，即 21 調與 55 調之比，所以當語流經歷這個較闊的調域時，當中的語感或會受到影響而變得不太自然，從而“ ”便顯得格格不入。

另外，有關感嘆成份方面，以“呢”開首的例(38)，語氣較輕，具提示、提醒意味，相對來說，以“ ”為首的例(39)，語氣較重，具認定、確定的意味。

再看一例：

40. 我唔係好滿意—呢/* ，個 verb 呢—係咪少 個 s 呀？

Ngo5 m4hai6 hou2 mun5ji3 – le1/ *laa4, go3 verb le1 ! – hai6 mai6
siu2-zo2 go3 s aa3 ?

(我不是很滿意—喺/看，就是這個 verb ! – 是不是少了 s ?)

41. 我唔係好滿意— ，個 verb 呀—係咪少 個 s 呀？

Ngo5 m4hai6 hou2 mun5ji3 –laa4, go3 verb aa3 ! – hai6 mai6
siu2-zo2 go3 s aa3 ?

(我不是很滿意—看，就是這個 verb ! – 是不是少了 s ?)

一方面，句首句尾的助詞沒有呈現較闊的調域(“呢¹”與“呢¹”；“⁴”與“呀³”)，如果句首是“⁴”句末是“呢¹”(例 40)，兩個調值相距太大，影響語流，所以不合語感。另一方面，在這個例子裏，即使指涉物“個 verb”是在說話人及聽話人的眼前，“ ”依然不合語法，這點證明“ ”的合法性同指涉物在場不在場是無關的。

“呢”有提醒作用，而“ ”有轉換話題的作用(陸鏡光 2001)，如：

42. / *呢，一人讓一步，好唔好？

.....Laa4 / *Le1, jat1 jan4 joeng6 jat1 bou6, hou2-m4-hou2 ?

(看／喺，一人讓一步，好不好?)

“呢”則沒有這個提醒作用，所以不合語法(鄧思穎 2002)。鄧文還指出“ ”在引入新話題中，表示要聽話人好好記著被引進的新資料，如：

43. ，美國總統叫喬治布殊。

Laa4 , Mei5Gwok3 zung2tung2 giu3 Kiu4zi6bou3syu4 。

(看，美國總統叫喬治布殊。)(鄧思穎 2002：46)

“呢”的提醒作用、“ ”的轉換話題及緊記作用，兩項看似毫無關係，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們視為一對兩面的關係，套用美國總統那個句式，有下面一例：

44. 呢，記唔記得呀？美國總統咪叫喬治布殊囉……

Le1 , gei3-m4-gei3 dak1 aa3? Mei5Gwok3 zung2tung2 mai6 giu3

Kiu4zi6bou3syu4 lo1……

(喺，記得唔記得？美國總統就是叫喬治布殊啊……)

例(44)跟例(43)不同的是換上起始助詞“呢”，以及添了些提問詞。“呢”在這句符合語法，跟“ ”一樣，同樣有轉換話題，或引入新話題的功能，不同的就是語氣沒有像“ ”那麼重，“ ”要求聽話人好好記著，語調較強硬；“呢”則以提示方式鼓勵聽話人記著某事，語調較溫和。

關於“呢”的提醒、提示用法，這裏有一點補充，就是粵語有些

雙音節的起始助詞，其作用是為說話人提出新建議時，多添一些引導意味，讓聽話人有點準備來進入新話題的討論裏(歐陽偉豪 2000)。這樣，意見提出來時便不會顯得太突然，如：

45. 呢喂，不如寫份 paper 講“起始助詞”。

Le1wai3, bat1jyu4 se2 fan6 paper gong2 'hei2ci2 zo6ci4' aa1。

(喂，不如寫份 paper 談“起始助詞”吧。)

46. 呢喂，就聽日去睇戲啦。

Le1wai3, zau6 ting1jat6 heoi3 tai2hei3 laa1。

(喂，明天就去看電影吧。)

47. 呢，你死都要死掂佢。

Le1laa4, nei5 sei2 dou1 jiu3 sei2-dim6 keoi5。

(看，你無論如何都要把它弄妥。)

48. 呢咁，“句末助詞”咁鬼複雜，不如寫“起始助詞”。

Le1gam2, di1 'geoi3mut6 zo6ci4' gam3 gwai2 fuk1zaap6, bat1jyu4 se2 'hei2ci2 zo6ci4' laak3。

(喂，“句末助詞”那麼複雜，不如寫“起始助詞”吧。)

例句有三個不同的雙音節助詞：“呢喂”、“呢 ”、“呢咁”，其中“呢”是一個共同成份，而“ ”則只佔一個，所以可以推斷出“呢”在這些雙音節助詞中有一個提示的作用。

綜上所述，“呢”、“ ”都有提醒作用，也有轉換話題的作用，這兩個功能均表示說話人對某事產生不同情感的語調。不同的是“呢”、“ ”表達情感的強弱輕重不一，“呢”偏輕，“ ”則重，從而影響到整個句子的語調組合的和諧，“呢”要配高調的句末助詞，

“ ” 要配低調的句末助詞。

總之，“呢”、“ ” 相異之用法，跟相同之用法一樣，均顯示出兩個助詞都有指示、感嘆功能，而指示功能要求指涉物具明顯性。

4.5. 兩項特徵、一個條件

總括而言，起始助詞“呢”、“ ” 的異同用法，顯示出它們各自都擁有指示特徵和感嘆特徵。體現指示特徵的條件就是指涉物對說話人來說必須具有明顯性，這明顯性的高低程度便決定了如何取捨“呢”和“ ” 。

這項總結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呢”、“ ” 這對助詞都有指示和感嘆特徵，為文章開頭提出的起始助詞特徵連續圖譜提供了更多的證據，來展示兩個特徵有一同歸入圖譜的需要，即助詞中有些詞項傾向用來指稱事物，有些則傾向作表達情感之用。而且，對個別助詞來說，不同的語境便令它時而指示事物，時而表達輕重不一的語調。

五 起始助詞的句法特點和地位

“呢”、“ ” 異同用法的分析告訴我們，助詞藉指涉對象的明顯性來發揮其指示功能，同時也具有感嘆成份。現在利用指示性和明顯性兩個特徵，嘗試為“呢”、“ ” 的句法地位梳理出個頭緒來。

鄧思穎(2002)首先提出“ ” 附接於句子上，起著狀語的功能來修飾句子。“ ” 可附接於嵌套句(embedded clause)上(例 49)，成為嵌套句的孤島(island)，阻止該句的主題移往根句(root/main clause)(例

50)。“ ”也需跟敘實性的根句動詞搭配(例 51)，而非敘實性的動詞則不能(例 52)。

49. 我認得出〔 ，呢枝筆係我買 。

Ngo5 jing6-dak1-ceot1 [laa4 , li1 zi1 bat1 hai6 ngo5 maai6 ge3 。]

(我認得出，看，這枝筆是我買的。)

50. *呢枝筆_t，我認得出〔 ，*t*係我買 。

*Li1 zi1 bat1_t , Ngo5 jing6-dak1-ceot1 [laa4 , t hai6 ngo5 maai6 ge3 。]

51. 我知道〔 ，呢枝筆係我買 。

Ngo5 zi1dou3 [laa4 , li1 zi1 bat1 hai6 ngo5 maai6 ge3 。]

52. *我以為〔 ，呢枝筆係我買 。

*Ngo5 ji5wai6 [laa4 , li1 zi1 bat1 hai6 ngo5 maai6 ge3 。]

除了嵌套句外，鄧文指出“ ”也可附接於從屬子句(subordinate clause)和根句上。“ ”在例(53)裏附接於“因為”從屬子句上，所以意思的範圍局限於“因為”句裏。在例(54-55)裏，“ ”不是插於從屬子句裏面，而是附接於“你好快 收埋 ”這個根句上面，即“ ”的意思擴展至根句範圍裏。

53. 〔因為， ，而家落緊雨〕，……

[jan1wai6 , laa4 , ji4gaa1 lok6-gan2 jyu5] , ……

(因為，看，現在正下雨……)

54. ，因為而家落緊雨，你好快 收埋 。

Laa4 , jan1wai6 ji4gaa1 lok6-gan2 jyu5 , nei5 hou2 faai3 di1 sau1-maai4 di1 je5 。

(看，因為現在正下雨，你最好快一點收拾那些東西。)

55. 因為而家落緊雨， ，你好快 收埋 。

Jan1 wai6 ji4 gaa1 lok6-gan2 jyu5, Laa4, nei5 hou2 faai3 di1
sau1-maai4 di1 je5。

(因為現在正下雨，看，你最好快一點收拾那些東西。)

鄧文藉“ ”的附接方式，為起始助詞的句法地位打開了一道方便之門，往後的工夫便是廣納句法及語意方面的例證，來概括起始助詞的句法共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 ”附接於句子上面，它究竟附接著句子裏哪個層次呢？上述的例子通通是複合句子，當“呢”、“ ”獨立成句時，助詞是否依然是附接成份？起始助詞的句法地位如何反映“呢”、“ ”的指示功能？

Au Yeung(2002)的報告提議起始助詞“呢”佔著句子的“標補短語”(Complementizer Phrase)，這短語在句子的最頂端，負責處理疑問句、嵌套句、複合句等結構。⁴報告的論證包括幾個方面：疑問句、句末助詞、獨立用法、不自由的“之”。本節將轉述該報告中這幾方面的論證，並進一步論述“ ”在這些語料中的表現，最後以起始助詞在句子的頂端這個提法來推導出鄧文的例子。為方便討論，下面的討論把“標補短語”簡稱為“頂端位置”。

5.1. 助詞的非疑問特徵

在 3.4 節指出“呢”、“ ”不能在疑問句裏出現，如：

⁴ Tang (2002)的報告建議“ ”佔著句子的邊緣位置(peripheral position)，但沒有明確指出是哪個位置。

56. *呢／* ，本書 邊度呢？

*Le1/ *laa4 , bun2 syu1 hai2 bin1 dou6 le1 ?

不合法的原因是起始助詞與疑問詞同置於句子頂端位置，助詞具非疑問特徵，疑問詞具疑問特徵，兩者衝突起來。

首先介紹一些背景資料，疑問句如有句末助詞，助詞一定要帶疑問特徵，兩類詞項才能在一句裏共存。粵語方面，Tang (2000)及鄧思穎(2000)均建議疑問句末助詞在句法的抽象層次裏佔著頂端位置，學者都認為這位置是確認句子屬疑問屬非疑問的關卡，依此，當疑問詞及句末助詞都在頂端位置接受查核時，如兩者都有疑問特徵，則互相配合，疑問句子才能合法推導出來，產生疑問意義如：

57. 本書 邊度呢？

Bun2 syu1 hai2 bin1 dou6 le1 ?

58. [句子頂端 [邊度] [呢] [句子 本書.....]]

疑問特徵 疑問特徵

現在重回起始助詞的情況，請看：

59. 呢， 度呀。

Le1 , hai2 go2 dou6 aa3 ?

60. [句子頂端 [呢] [呀] [句子... 度...]]

非疑問特徵 非疑問特徵

例(59 – 60)成立的原因，是“呢”與“呀”兩者均具非疑問特

徵，互相配合。有鑑於句末助詞置於句子的頂端位置，因此“呢”也假設同置於頂端位置，兩類助詞在那裏一起確認各自的非疑問特徵，句子於是便得出非疑問的身份了。如果起始助詞換成“ ”時，其非疑問特徵的確認方法與“呢”一樣，如：

61. ， 度呀。

Laa4 , hai2 go2 dou6 aa3 。

62. [句子頂端 [] [呀] [句子... 度...]]
非疑問特徵 非疑問特徵

可是，當疑問句以“呢”或“ ”為首時，句子便不符合語法了。因為疑問詞含疑問特徵，“呢”、“ ”含非疑問特徵，兩者在句子頂端位置起了衝突，不能把句子的意思推導出來，如：

63. *呢/* ，本書 邊度呢？

*Le1/ *laa4 , bun2 syu1 hai2 bin1 dou6 le1 ?

64. [句子頂端 [*呢/*] [邊度] [呢] [句子.....]]
非疑問特徵 疑問特徵 疑問特徵

所以，假設起始助詞“呢”、“ ”跟疑問詞、句末助詞都佔著句子頂端位置的話，三者 in 疑問方面有不同的表徵，這樣便正確推導出以上合法與不合法的句子了。

5.2. 能願特徵：明顯性

在 3.2 節討論過起始助詞“呢”、“ ”與句末助詞的搭配問題，現重複如下：

65. 呢／ ， 第三行第一個 嘛。

Le1/ laa4 , 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aa1maa3 。

66. *呢／* ， 第三行第一個 。

*Le1/ *laa4 , dai6 saam1 hong4 dai6 jat1 go3 gwaa3 。

“呢”、“ ” 必須跟表明顯意義的助詞“ 嘛”配搭起來，而“ ”帶不確定意義，所以不能與起始助詞配合。在句法結構上，“呢”、“ ”依舊佔句子的頂端位置，但現在參與意義確認的過程再不是疑問特徵了，而是明顯性特徵。我們可以跟從文獻把這明顯性(evidentiality)當成能願特徵(modality)的一種，事實上這個明顯意義，像一般的能願意義，修飾整個句子。因此，句子的頂端位置現在就準備確認這個能願特徵，如：

67. [句子頂端 [呢/] [嘛] [句子.....第三行第一個.....]]

明顯能願特徵 明顯能願特徵

起始與句末助詞都有明顯性的能願特徵，在句子頂端位置互相配合，明顯性的意義得以確認，句子合符語法。

可是，當位於頂端位置的能願特徵不配合，譬如：句末助詞“ ”含疑惑、不確定的能願意義，與“呢”、“ ”的明顯能願意義碰在一起，兩個特徵衝突起來，無法確認出能願意義，令到句子不能推導出來，如：

68. [句子頂端 [呢/] [] [句子.....第三行第一個.....]]

明顯能願特徵 疑惑能願特徵

上述辦法的另一個好處就是能夠處理其他附帶較濃的情感意義的起始助詞，如：“ ” (表輕視)和“咦” (表驚訝)，請看：

69. / * 咦，要一千萬之嘛。

Ce1 / * Ji2, jiu3 jat1 cin1maan6 zi1maa3。

(嗱，只要一千萬。)

70. 咦 / * ，要一千萬呀⁴。

Ji2 / * Ce1, jiu3 jat1 cin1maan6 aa4。

(噢，要一千萬啊。)

跟“呢”、“ ”一樣，“ ”、“咦”都佔句子的頂端位置，其情感意義要跟句末助詞的情感意義配合，如：

71. [句子頂端 [] [之嘛] [句子……要一千萬……]]
輕視情感 輕視情感

句末助詞“之嘛”帶輕視的情感，與“ ”一致，兩者都在頂端位置互相配合，成功把句子推導出來。

另一方面，“咦”則要跟“呀⁴”一起，因為兩個助詞帶驚訝之意，如：

72. [句子頂端 [咦] [呀⁴] [句子……要一千萬……]]
驚訝情感 驚訝情感

換言之，以句子的頂端位置來處理能願及情感意義，不獨可以涵

蓋“呢”、“ ”這類的起始助詞與句末助詞的關係，亦可預測含情感色彩較濃的起始助詞與句末助詞的連繫。

5.3. 獨立成句

接著而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利用“呢”、“ ”在頂端位置這構思，來推導出其獨立成句的用法。“呢”、“ ”獨用成單句，用來指示話語裏談及的事物，情況就好像粵語單用的“ ”，如：“你估佢今日，有乜意思呢？？”據張洪年(1972)引自趙元任(Chao 1968)的論點，在這例子裏，說話人為免重複之前的一句，所以使用了“ ”這個詞來作個指代，即趙元任(Chao 1968)所謂的代句(pro-sentence)。

我們建議獨用成句的“呢”、“ ”仍舊處於句子的頂端位置，如：

73. [句子頂端 [呢] [句子 語音隱藏]]

74. [句子頂端 [] [句子 語音隱藏]]

意思是助詞後面附著一個隱藏了語音形式的句子，但究竟為何要把獨用的“呢”、“ ”放在句子的頂端位置呢？

據 Silva-Villar & Gutierrez-Rexach (2001 : 333)，句子的標補短語(即本文的頂端位置)能起指示作用，負責指涉處所、時間及安放語用標記等。所以當一個指示詞獨用成句時，如：英語的“**This**”，首先“**this**”在句子裏逐步移位至頂端位置去獲得指示特徵，如：

75. [句子頂端 [This] [句子 語音隱藏]]

指示特徵

依此，當「呢」、「」移位到頂端位置後，也獲得指示特徵，指涉話語裏談及的事物，如：

76. [句子頂端 [呢／] [句子 語音隱藏]]

指示特徵

5.4. 時間特徵

假設句子的頂端位置也負責確認事件發生的時間(Silva-Villar & Gutierrez-Rexach 2001 : 333)，“呢”、“”在不同時間的合法性也可隨之解釋過來。據 3.5 節所示，兩個助詞只能出現在表現在時間的句子裏，因此如果事件的發生時間特徵和“呢”、“”的現在時間特徵都處於句子的頂端位置，兩者同屬現在時間而互相配合起來；若兩者屬不同的時間就起了衝突，句子便不合語法，如：

77. 呢／ ，而家落緊雨。

Le1/ Laa4 , ji4gaa1 lok6-gan2 jyu5 。

78. [句子頂端 [呢／] [落緊 t] [句子 而家...t...雨]]

現在特徵 現在特徵

79. *呢／* ，尋日落過雨。

Le1/ Laa4 , cam4jat6 lok6-gwo3 jyu5 。

80. [句子頂端 [呢／] [落過 t] [句子 尋日...t...雨]]

現在特徵 過去特徵

5.5. 助詞“之”的位置

既然“呢”、“ ”與其他含情感色彩的助詞如：“ ”、“嘆”都佔句子的頂端位置，那麼屬不自由語素的起始助詞“之”也自然置於那裏，請重看“之”的用法：

81. 之不過我而家有錢 。

Zi1 bat1gwo3 ngo5 ji4gaa1 mou5 cin2 bo3 。

這些連接詞按文獻均處於句子的頂端位置，而“之”在上述例子緊貼連接詞。依此，“之”也可同處頂端位置上，跟其他起始助詞佔著相同的句法地位。

5.6. 嵌套句

現在再看鄧思穎(2002)的例子。根據頂端位置的處理辦法，嵌套句裏的“ ”便是處於頂端位置，如：

82. 我認得出〔_{句子頂端} [] [句子 呢枝筆係我買]〕

83. *呢枝筆_t，我認得出〔_{句子頂端} [] [句子 t 係我買]〕

文章提出“ ”在嵌套句裏形成孤島，阻擋“呢枝筆”移離嵌套句，究其原因，恐怕就是“ ”佔著句子的頂端位置，堵塞了移往根句的途徑。

按著頂端位置的思路，根句的動詞與嵌套句裏的“ ”，兩者的搭配問題也可一併解釋過來。情形就像英語一樣，如：

84. 我知道〔 ，呢枝筆係我買 〕。

Ngo5 zi1dou3 [laa4 , li1 zi1 bat1 hai6 ngo5 maai6 ge3 。]

85. *我以為〔 ，呢枝筆係我買 〕。

*Ngo5 ji5wai6 [laa4 , li1 zi1 bat1 hai6 ngo5 maai6 ge3 。]

86. I know [that/ * whether [Peter was at home.]]

87. I wonder [*that/ whether [Peter was at home.]]

嵌套句的“that”、“whether”佔著句子的頂端位置，“that”含敘實性，須與根句同樣含敘實性的“know”搭配；而“whether”含疑問性，可跟“wonder”的疑問性搭配起來。“ ”含敘實性，同樣要與表敘實性的根句動詞“知道”相配合，所以“ ”像“that”和“whether”般處於嵌套句的頂端位置。

5.7. 從屬子句和根句

重看：

88. 因為， ，而家落緊雨……

[Jan1wai6 , laa4 , ji4gaa1 lok6-gan2 jyu5] , ……

鄧文建議“ ”附接於“因為”這個從屬子句上，但沒有指出附接交點的位置。根據頂端位置的構思，“ ”處於從屬子句的頂端位置，其意思就散佈在從屬子句上，如：

89. [_{子句頂端} (因為) [] [_{子句} 而家落緊雨……]]

同理，當“ ”佔著根句的頂端位置，其意思範圍就是根句，如：

90. 因為……〔_{根句頂端}〔 〕〕〔_{根句} 你好快 收埋 〕〕

5.8. “呢”與複合句

“呢”在上述複合句裏的處理方法與“ ”一樣，都佔著頂端位置，讀者可根據“ ”的辦法把下面“呢”的句子推演出來，如：

91. 我認得出〔_{句子頂端}〔呢〕〕〔_{句子} 枝筆係我買 〕〕

92. *枝筆_t，我認得出〔_{句子頂端}〔呢〕〕〔_{句子} *t*係我買 〕〕

93. 我知道〔呢， 枝筆係我買 〕〕。

94. *我以為〔呢， 枝筆係我買 〕〕。

95. 〔_{子句頂端}〔因為〕〕〔呢〕〔_{子句} 而家落緊雨……〕〕

96. 因為……〔_{根句頂端}〔呢〕〕〔_{根句} 你好快 收埋 〕〕

把頂端位置的提法與鄧文的附接方式結合，起始助詞“呢”、“ ”便可以看成為，一方面在嵌套句裏獨佔句子的頂端位置，另一方面在從屬子句及根句裏附接在頂端位置上。

5.9. 小結

起始助詞“呢”、“ ”在句子裏佔著頂端位置，使本身的特徵與句子裏相關的特徵，互相配合、確認，繼而產生非疑問、明顯性、感嘆、指示以及現在時間等不同意義。當出現在複合句裏，“呢”、“ ”便以附接方式繫於從屬子句及根句的頂端位置上。

六 早期粵語的起始助詞

上面的描述及分析建基於粵語起始助詞的共時材料，本節將調查

早期粵語起始助詞的概況，把焦點放在指示、感嘆兩項特徵上，嘗試利用文初所提出的連續圖譜，把早期文獻的起始助詞也收歸入內。

本文選用了《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下作《書經》)作為早期粵語的代表。《書經》成書於十九世紀，內文用粵語來翻譯及解釋《尚書》的內容，總篇幅達 185 頁。下面羅列所有以起始助詞開頭的句子。

不自由起始助詞有以下例句：

“咁”

97. 咁各人在旁，睇見爾個人個的光明勤力施惠於人，咁令人常常來敬仰爾個一樣咁的善德，咁感動得通天下人人有實心來心服，咁治理得天下治得太平咁的景象。
98. 呀，咁伯相，爾就必要做呢一個秩宗官的職位事咯。

“兼之”

99. 兼之爾所任用個的人員在位來做官。
100. 兼之又夏朝個一個皇帝，所敬用佢手下咁多臣子百官。
101. 兼之當時，又佢所治個的人民百姓
102. 兼之各人各己，亦又能夠……

自由起始助詞有以下例句：

103. 呀，夏禹，爾也曾乎治過水患，兼又平理過地方。
104. 咁呀，亞益，爾就做同我掌管山林樹木的官咯。
105. 咁，呀，請皇上爾試想 佢呢一個人呵。
106. 啞，天個心就無話專愛實邊一個人。

107. 大禹就話，噉，能夠做得呢兩件事。
108. 噉，咁現下我地向邊處來去，歸邊一處好呢。
109. 呵，我現下出呢一張大告示。
110. 唉，佢地個的人做出呢一段的蠢才作動來個背叛法。

把上述結果歸類後得出表二。

表二《麥仕治廣州俗話書經解義》起始助詞的指示-感嘆連續圖譜

指示感嘆度	起始助詞	
	自由	不自由
指示強感嘆弱 ↑	咁	咁-，兼 之-
↓ 感嘆強指示弱	呀，...咁呀，...啞，...唏，...噉，...呵，... 唉，...	

結果顯示，起始助詞有兩個不自由助詞：“咁”（例 97-98）和“兼之”（例 99-102），兩者都屬指示成份，其餘的便是自由助詞，當中屬指示成份的有“咁”（例 105），屬感嘆成份的有“呀”（例 98、103、105）；“咁呀”（例 104）、“啞”（例 106）、“唏”（例 107）、“噉”（例 108）、“呵”（例 109）及“唉”（例 110）。

縱使《書經》內沒有“呢”和“ ”，但其他助詞已佔了連續圖譜內每個部份，足見當時的起始助詞已成了一個系統，揭示了現今粵

語的起始助詞不是個新興、短暫或偶發的詞項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指示、感嘆兩個特徵一早已混合於起始助詞之內。

七 結語

本文從指示、感嘆兩個角度把粵語句首的提示詞及傳統所謂的感嘆詞歸併入起始助詞這個類別，並以指示特徵、感嘆特徵作為兩極將起始助詞演繹成一個連續圖譜，好處就是突顯助詞融合指涉事物和表達情感的功能。我們以“呢”、“ ”為例，藉不同的語用、句法環境，比較兩字的異同用法，結果發現當中浮現了一個共性，就是助詞用來指示具明顯性的對象，明顯性較高者就用“ ”，相反則用“呢”；還有，兩個助詞也有表強弱語調的感嘆用法。句法地位方面，“呢”、“ ”佔著句子的頂端位置，同句子有關的成份相互確認，繼而產生合適的語意；在複合句子裏，它們就附接在子句或根句的頂端位置上。最後，本文以早期粵語的起始助詞材料，顯示這些助詞絕非一時一地的個別詞項，而是成系統的一個漢語詞類。

後記

〈切韻將帥將韻切 邦新拓荒拓新邦〉

“科大有語言學”是表層結構；

“科大有丁邦新的語言學”是深層結構；

“科大有語言學拓荒者的基因”是生成結構。

參考文獻

陳望道 1957 試論助辭，《中國語文研究參考資料選輯》，中華書局，

114-131 頁

鄧思穎 2002 粵語“ ”的一些語言特點，《中國語文通訊》 第 64 期，
43-49 頁

鄧思穎 2000 自然語言的詞序和短語結構理論，《當代語言學》 第 3
期，138-154 頁

胡明揚 1981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上)、(下)，《中國語文》 第 5
期，347-50 頁

1981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下)，《中國語文》 第 6 期，416-23 頁

蔣紹愚 1992 《古漢語詞匯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陸鏡光 2001 漢語方言中的提示詞，《全國方言學會第十一屆學術年
會》

歐陽偉豪 2000 起始助詞的指示成分與感嘆成分的差異，香港語言學
學會之《粵語助詞討論會》

孫德宣 1985 《助詞和嘆詞》，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饒秉才等 1981 《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張洪年 1972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趙元任 1992 北京、蘇州、常州語助詞的研究，《方言》 第 2 期，85-111
頁

Au Yeung, Ben Wai-Hoo (2002). A syntactic account of deictic sentence
initial partic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Workshop on Cantones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uke, Kang Kwong (1996). Utterance particles, tone and intonation in
Chinese: a comparative dialectal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Research Forum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 Matthews, Steven; and Yip, Virginia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Peirce, C. S. (1931/ 1958).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 1-6 edited by C. Hartshorne & P. Weiss; Vols. 7-8 edited by A. W. Bu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ilva-Villar, Luis; and Gutierrez-Rexach, Javier (2001). Demonstratives in a feature-based theory of syntax. In *The Minimalist Parameter: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Open Linguistics Forum*, Galina M. Alexandrova and Olga Arnaudova (ed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Tang, Sze-Wing (2002). Exploring the deictic properties of “Naa4” in Canto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Workshop on Cantonese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 Tang, Sze-Wing (2000). Interactions of sentence final particles and verb move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Western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ancy Mae Antrim et al. (eds.), 470-479.
- Wilkins, David P. (1995). Expanding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of deictic elements: interjections as deictics. In *Deixis in Narrative: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Judith F Duchan, Gail A. Bruder and Lynne E. Hewitt (eds), 359-86.

A Study on Initial Particles in Cantonese

AU YEUNG Wai Hoo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1. establish the deictic feature and the interjective feature of the initial particle system in Cantonese, which consists of both *le1*, *laa4* which often appear in sentence-initial position and the interjection phrases;
2. illustrate with different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contexts that *le1* and *laa4* function as a deictic device only when the refer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evidentiality;
3. propose that *le1* and *laa4* occupy the position of Complementizer Phrase of the sentence and generate the meanings of non-interrogatives, present time and interjection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ictic property of the two particles and the high degree of evidentiality of the referents; and
4. describe the use of initial particles in early Cantonese materials within the above framework

“二”、“兩”、“雙”：共時及歷時層面*

姚玉敏

一 引言

從語義上看，“二”、“兩”、“雙”都表示“二”這個概念。但它們的用法有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本文第一部分將會從共時層面討論“二”、“兩”、“雙”的用法。討論主要集中於它們在粵語中的用法，也會指出粵語和普通話的一些差異。“二”、“兩”、“雙”用法的範疇包括基數的定數和概數用法和序數的用法。第二部分再從歷史層面看看“二”、“兩”、“雙”的用法在上述範疇中從先秦到清代的發展。結論部分會從詞彙交替和層次的角度出發，討論“二”、“兩”、“雙”在現代方言中呈現的異同。

二 共時層面

2.1 基數--定數用法

基數可表示定數和概數。以下會先討論基數的定數用法，然後再討論概數用法。在(1)，“二”除了可獨立使用，還可以跟系數詞和位數詞組合使用¹。在(2)和(3)，“兩”和“雙”後面都有別的成分；緊跟“兩”後面的是量詞和名詞，若語境容許聽者確認所指的是什麼時，量詞後面的名詞可省，而“雙”後面則是名詞。

*本文是 2002 年選修蔣紹愚教授的漢語詞彙學課程時寫的一篇論文。後來，在 2003 年十二月在澳門舉行的第九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上宣讀。期間得到蔣紹愚教授及張洪年教授很多的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系數詞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兩、幾、多少。位數詞則指十、百、千、萬、億。系數詞能放在位數詞之前組成複合的數詞。(朱德熙 1997)

1. 零點二、二、十二、二十、二百、二萬
Ling dim ji/ji/sap ji/ji sap/ji baak/ji maan²
2. 兩本(書)、兩個(人)、兩杯(水)、兩斤(肉)
Loeng bun (syu)/loeng go (jan)/loeng bui (seoi)/loeng gan (juk)
3. 雙黃、雙面、雙邊會議、雙人床
Soeng *³wong/soeng *min/soeng bin wui ji/soeng jan cong

粵語的情況是在(1)-(3)中，“二”、“兩”、“雙”都不可以互換。雖然偶爾也會聽到“兩百蚊”、“兩萬蚊”，但更習慣的是用“二百蚊”、“二萬蚊”。而普通話的情況卻有點不同。例如：除了位數詞“十”前不可用“兩”外，其他位數詞前，用“二”或“兩”皆可；又如在度量詞前也可以用“二”或“兩”。(Chao 1968；朱德熙 1997)

當幾個系位數連用時，如三萬四千五百一十一，粵語和普通話在用“二”、“兩”上也有差異。粵語一般是在位數詞前一概用“二”。而普通話的情況是在最大的位數詞前用“兩”，在最後的個位數用“二”，中間除了位數詞“十”前只可用“二”外，其他位數詞前可以用“二”或“兩”。(Cheung et al. 1994)

- 4a.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兩萬兩千兩百二十二 (粵語)
Ji maan ji cin ji baak ji sap ji/?loeng maan loeng cin loeng baak ji sap ji
- 4b. 兩萬兩千兩百二十二/兩萬兩千二百二十二 (普通話)
Liang wan liang qian liang bai e shi e/liang wan liang qian e bai e shi e

²本文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把粵音標出，用普通話拼音方案表示普通話的讀音。文中粵語例子的讀音根據標準粵語。

粵語中“二”和“兩”互換的限制可能跟“二”表序數的功能有關。這一點將留在 2.3 討論。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二”和“兩”可以在位數詞“百”、“千”、“萬”前互換，而不能在“十”前互換呢？推測是“十”自身是一個系數詞，也是一個位數詞，正是這個雙重身份使它跟位數詞“百”、“千”、“萬”有不一樣的語法表現。再者，在語音上，凡二十以上，一百以下的數目中，位數詞“十”可跟前面的系數詞合音，而類似的合音情況並不出現在其他系位數詞中。(張洪年 1972；Matthews & Yip 1994)

5. 二十二

ji6 sap6 ji6 → ja6 ji6⁴

在普通話中，“二”不與位數詞“十”合音，而與量詞“個”合音[liə]“倆”。此外，“三”也可以和“個”合音[sə]“仨”。Chao(1968)指出雖然“倆”的偏旁跟人有關，但“倆”也可以用於非指人的名詞前，如倆蘋果。

以下是一些不同於上述“二”、“兩”、“雙”分佈的例子。在(6)，“二”後面可出現量詞，而例(7)中，“兩”後面卻不出現量詞。

6. 二/*兩兩鹽

Ji/*loeng loeng jim

7. 兩死兩傷

Loeng sei loeng soeng

在(6)中，數詞“兩”跟量詞“兩”讀音一樣，都是[loeng5]。大概為了避免把

³*表示變調。

⁴當“二十”[ji6 sap6]合音成[ja6]時，後面必須有另一個成份，這個成份可以是系數詞(例5)或量詞，如“二十二本”[ja6 ji6 bun2]、“二十個”[ja6 go3]等。

兩個同音字放在一起，所以當量詞是“兩”的時候，一般用“二”不用“兩”。但根據詹、張(1987)的調查，連山布田這一個粵方言點也可以說“兩兩”。在(7)中，“兩”直接出現在動詞前，這是古代漢語中更常見的用法，即數詞直接出現在被修飾的名詞或動詞前。在粵語或普通話中，這是文言用法，在口語中不大使用。

上面已指出“雙”後面緊跟 *i* 名詞。

3a. 雙黃、雙面、雙邊會議、雙人床

Soeng *wong/soeng *min/soeng bin wui ji/soeng jan cong

但“雙”不能跟任何名詞配合使用。我們不可以說“雙書”、“雙筆”等。此外，“雙+名”的格式，往往有一個跟它相對表示數量一的“單+名”格式，例如：跟(3a)的例子相對的“單+名”格式是：

3b. 單黃、單面、單邊會議、單人床

Daan *wong/daan *min/daan bin wui ji/daan jan cong

但也有一些“雙”不跟“單”對立的例子。

8. 雙門房車、雙丸麵、雙唇音、雙蒸酒

Soeng mun fong ce/soeng jyun min/soeng seon jam/soeng zing zau

“雙”和“單”的對立也體現在動詞前，如(9)：

9. 雙打/單打、雙向/單向

Soeng daa-daan daa/soeng hoeng-daan soeng

在上面的例子中，雖然“二”、“兩”、“雙”都表示“二”這個概念，但只有“兩”是表數量的，能用來回答詢問數量的疑問詞“幾多”或它的不同形式的提問。

10. 你買 幾多/幾個/幾多個蘋果？

Nei maai zo gei do/gei go/gei do go pinggwo?

11a. 你排第幾？

Nei paai dai gei?

11b. 今日星期幾？

Gamjat singkei gei?

粵語詢問數量主要用疑問詞“幾”+形容詞“多”或“幾”+量詞或“幾”+“多”+量詞，詢問序數則用“幾”。例(10)詢問的是物量，回答時要用“數+量”形式回答，而“二”、“兩”、“雙”中，只有“兩”能與量詞組合，所以回答(10)時，也只能用“兩+個”。例(11a)和(11b)詢問的是序數，由於“二”、“兩”、“雙”中，只有“二”表序數，所以回答(11a)和(11b)時，只能用“二”(陸儉明 1990)。由於“二”不出現在量詞前，所以它也不可以用於動量詞前，回答詢問動量的提問，例如：我去過長州*二/兩次。換言之，“二”單用時並不表示數量，⁵“二”要跟位數詞結合，然後出現在量詞前才表數量。雖然“雙”也表數量，但它不出現於量詞前，而是直接出現在被修飾的名詞或動詞前；再者，上面的討論已提到，用“雙+名/動”時，往往有一個與它相對的“單+名/動”格式，所以在例(10)-(11b)中，也不可以用“雙”。

⁵Chao(1968)提到“二”可以單用，表示一個抽象的數字，或與其他數字組合成複合的數

2.2 基數--概數用法

上面討論的是基數的定數用法。接 i 會討論基數的概數用法。“二”、“兩”、“雙”中，只有“二”和“兩”有概數用法。“雙”沒有概數用法的原因可能是“雙”除了表示數量外，更重要的是強調它跟“單”的對立關係。換言之，數量不是單，便是雙；不是雙，便是單。既然表示的數量是肯定的，只牽涉兩個數值，即一(單)和二(雙)，跟概數表不肯定的用法剛相反，因此“雙”就沒有表概數的用法了。

12a. 第(二)日再搵你。

Dai (ji) jat zoi wan nei.

12b. 過兩日再搵你。

Gwo loeng jat zoi wan nei.

在(12a)中，“第(二)日”表示的不是明天，而(12b)的“兩日”也不是兩天的意思，它們表示的是一會兒的意思。“二”和“兩”也可以跟數詞“一”和“三”連用表示不定數。

13a. 二三十/二三百/一二百/二三千/一二千本(書)⁶

Ji saam sap/ji saam baak/jat ji baak/ji saam cin/jat ji cin bun (syu)

13b. 兩三/一兩本(書)

Loeng saam /jat loeng bun (syu)

在討論定數的用法時，已提到粵語在位數詞前，一般是用“二”不用“兩”的。這個“二”和“兩”的區別，即在位數詞前用“二”不用“兩”，而單用表數

字。

⁶由於在位數詞“十”前，數詞“一”都被省略，所以沒有“一二十本書”的用法。

量時則用“兩”不用“二”，也反映在概數的用法上。(13a)的例子中有位數詞“十”、“百”、“千”，因此只能連用“二”和“三”表概數。(13b)的例子沒有任何位數詞，又表數量，所以只能連用“兩”和“三”表示概數。

2.3 序數

以下要討論數詞表示次序的序數用法，在“二”、“兩”、“雙”中，只有“二”可以表序數。“二”可以與“一”、“三”、“四”、“五”等並列表示序數，如例(14)。

14. 一哭、二鬧、三上吊

Jat huk/ji naau/saam soeng diu

在例(14)中，“一”、“二”、“三”表示的是首先怎樣，再怎樣，然後又怎樣。

“二”也可以在前面加詞頭“第”表示序數。

15. 第一張三、第二李四、第三黃五

Dai jat Zoeng saam/dai ji Lei sei/dai saam Wong m

表示時間、日期等與序數有關的概念時，也是用“二”不用“兩”的。

16. 星期二、二月、初二

Singkei ji/ji jyut/co ji

下面這些例子進一步說明“二”表示序數的用法。

17a. 二哥、二樓、二世皇帝、二偈

Ji go/ji *lau/ji sai wong dai/ji *gai

17b. 老二、阿二

Lou *ji/aa *ji

在(17a)的例子中，“二”出現在另外一個名詞的前面表示序數。例如：“二哥”是家中孩子中排第二的；“二樓”是一幢房子的第二層等。在(17b)的例子中，“二”出現在詞頭“老”和“阿”後面，並唸成 35 變調。這與其他非 55 調和非 35 調的名詞出現在這兩個詞頭後的情況一樣，即都要唸成 35 變調。

17c. 老阿張/朱

Lou/aa Zoeng1/Zyu1

17d. 老阿陳/黃/何

Lou/aa *Can/*Wong/*Ho

在(17c)，“張”和“朱”是 55 調的，所以在詞頭“老”和“阿”後，不唸成 35 變調。相反，“陳”、“黃”、“何”等都是 31 調，所以在詞頭“老”和“阿”後，要唸成 35 變調。在(17b)，“二”出現在“老”和“阿”後，也要由本調 22 調唸成 35 變調。在語義上，“二”除了表示第二，也用來指人，即排行第二的人。相似的例子也有(17a)的“二偈”。“偈”本來是指機器，現在用來指使用這機器的人，“二偈”指輪船上管機器的二把手。⁷ (李榮主編 1998)偈本調是 22 調，現在唸成 35 變調。

在少部分的例子中，“二”和“兩”可以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但卻表示 i 不同的意思。

18a. 二次大戰

⁷普通話類似的例子有二把手(Chao 1968)。

Ji ci daai zin

18b. 兩次大戰

Loeng ci daai zin

(18a)的“二次大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而(18b)的“兩次大戰”指的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換言之，在上例中“二”表示序數，而“兩”則表示數量。這個“二”和“兩”的區別也體現在動詞前，如例(19)：

19a. 呢條法例二讀後通過。

Nei tiu faat lai ji duk hau tung gwo.

19b. 呢條法例兩讀後通過。

Nei tiu faat lai loeng duk hau tung gwo.

在(19a)和(19b)，“二”和“兩”出現在動詞“讀”後。(19a)的意思是在第二次審議後，通過了這條法例，而(19b)的意思是在兩次審議後，通過了這條法例。

上面提到“二”和“兩”表定數時一些互換情況；當數字牽涉幾個系位數詞，粵語在位數詞前一般用“二”不用“兩”，而普通話則常用“兩”於最大的位數詞前而用“二”於個位，中間的位數詞前用“二”或“兩”均可。例(4a)-(4b)重複在下面。

4a. 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兩萬兩千兩百二十二 (粵語)

Ji maan ji cin ji baak ji sap ji/?loeng maan loeng cin loeng baak ji sap ji

4b. 兩萬兩千兩百二十二/兩萬兩千二百二十二 (普通話)

Liang wan liang qian liang bai e shi e/liang wan liang qian e bai e shi e

當基數包含兩個系位數詞而這系位數詞又有 i 連續的關係時，如：萬千、千百或百十等，第二個位數詞是可以省略的，如例(20a)-(20c)：⁸

20a. 二萬二(千)

Ji maan ji (cin)

20b. 二千二(百)

Ji cin ji (baak)

20c. 二百二(十)

Ji baak ji (sap)

這種省略在普通話中，卻是不容許的。⁹另外，當兩個位數詞不是一個連續的關係時，如：萬百、千十等，第二個位數詞就不能省略，例如：

21a. 二萬零二百

Ji maan ling ji baak

21b. 二千零二十

Ji cin ling ji sap

21c. 二百零二

⁸這種省略似乎不能用於包含兩個系位數詞以上的基數中，如*二萬二千二(即二萬二千二百)。

⁹當兩個位數詞是連續的關係時，另一個粵語和普通話的差別是，在普通話中，系數詞“一”可以在位數詞“十”前省略，但不可以在其他位數詞前被省去。而在粵語中，“一”不僅可以在“十”前被省，在其他位數詞前也可以被省去，所以粵語百一即一百一十，萬五即一萬五千。

Ji baak ling ji

除了第二個位數詞不能被省略外，我們還在中間加上數詞“零”。序數是表示次序的。一般在數數目或者列舉時，這些數目總是從小到大排列，例如，不用詞頭“第”，單單把數詞並列在一起，如“一”、“二”、“三”已可以表示序數。在位數詞的情況中，當兩個連續的位數詞，如萬千、千百等並列在一起時，其實也是表示次序。不過，這個次序是倒過來的，從大到小排列(20a-21c)。因此，把第二個位數詞省略也不會產生歧義，因為在兩個連續的位數詞中，第二個總是比第一個低一級。但是，若果兩個位數詞並不是一個連續的關係時，而第二個位數詞又被省略了，第二個數詞只會被看成是個位數。例(22a)和(22b)就是把(21a)和(21b)的第二個位數詞省略了。省略後的情況是第二個“二”只可以被看成是表個位的系數詞，不會看成是“二百”和“二十”的省略。還有我們必須把數詞零放在第一個系位數詞後。

22a. 二萬零二

Ji maan ling ji

22b. 二千零二

Ji cin ling ji

22c. 二百零二

Ji baak ling ji

數詞“零”在(21)和(22)，表示在它出現的基數中，這些位數詞並不是連續排列的。這裏要說明的是若基數牽涉單一個系位數詞時，這個位數詞並不表示次序，因此，用“二”或“兩”也可以，所以“二萬蚊”和“兩萬蚊”的用法都有。但當基數包含幾個系位數詞時，因為位數詞之間表示一個次序，與此同時因為只有“二”才能表示序數，所以，在這些情況下，粵語用“二”

不用“兩”。至於普通話除了在個位必須要用“二”不可用“兩”外，在其他位數詞前容許用“二”或用“兩”。還有，在普通話中，“兩”和“三”可以和量詞“個”合音唸成[lia]和[sa]，而粵語的“兩”跟量詞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對於這些方言中的差異，文章結論部分還會進一步討論。

2.4 小結

在第一節，我們討論了“二”、“兩”、“雙”的基數和序數用法。基數用法又可以分為定數和概數用法。在定數用法中，“二”、“兩”、“雙”的分佈都不一樣。“二”可以單獨使用，作為一個抽象的數詞，也可以跟其他系數詞和位數詞組合，結合後既可以作一個抽象的數詞，也可配合量詞使用，表示數量。“兩”則必須結合量詞使用，表示數量。“雙”後面緊跟一個名詞，而“雙”的使用往往是和“單”相對的。至於概數用法，只有“二”和“兩”可表示概數。“二”表示概數的方法，既可和詞頭“第”和名詞“日”組合，又可以和系位數詞結合。“兩”可以和“日”組合表示概數，也可以跟另一個數詞結合，表示概數。“二”、“兩”、“雙”中，只有“二”有序數的用法。表示序數的方式可以是跟其他數詞並列；也可以是用詞頭“第”。“二”出現在詞頭“老”和“阿”後，除了表示序數，還可指人，這時候“二”也跟隨一般的變調規律，不唸本調 22 調，而唸成 35 變調。

三 歷時層面

第二部分將從歷史角度去看“二”、“兩”、“雙”從先秦到清代基數和序數用法的發展，特別是“兩”表數量的用法在哪個時候出現。¹⁰

3.1 基數—定數用法

¹⁰歷史部分討論的例子是取自下列的文獻：(先秦)：《左傳》、《論語》、《孟子》；(漢)：《史記》、《禮記》(統計部分不包括這材料)；(唐)：《敦煌變文》；(宋)：《朱子語類》；(元)：《關漢卿戲曲集》；(明)：《三國演義》；(清)：《紅樓夢》。

周生亞(1984)比較了“二”、“兩”、“雙”、“再”在先秦兩漢時的用法。周氏認為“二”和“兩”在用法上是有很大的區別。第一，“二”的最基本用法是作為基數。在計算數量多少的時候，用“二”不用“兩”。下面兩例引自周文。

23. 二子知子孔之謀。（《左傳》）
24.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孟子》）

在本文選用的漢代到清代的資料中，“二”作為基數的用例也可找到。

25.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
26. 不能攀古得，二人並鳥身。（《敦煌變文》）
27. 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朱子語類》）
28. 二賊子用計鋪謀。（《關漢卿戲曲集》）
29. 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三國演義》）
30. 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如何。（《紅樓夢》）

在古代漢語中，“二”作為基數表示數量，直接出現在被修飾的名詞前。這種“數+名”表示數量的用法在現代漢語文言層中仍採用。口語中則用“數+量+名”的形式表數量。至於“兩”在先秦兩漢時的用法，周氏認為“兩”用於計算天然成雙成對的事物。¹¹ (31)、(32)引自周文。

31. 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戰國策》）
32. 長者與之提，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禮記》）

¹¹根據周氏，經過人工加工而成的成雙成對的事物，也得用“兩”，不能用“二”來表示。例如：髡彼兩髦，實維我儀。（《詩經》）另外，“兩”還有一個引申用法，就是描述客觀事物中對立或矛盾的雙方。一國兩君，其難堪之？（《左傳》）。太田辰夫(1987：129)“兩”在古代漢語中的用法，據‘兩手’、‘兩目’、‘兩岸’、‘兩軍’等例可知，只用于只

“兩”用來表示成雙的天然事物的例子，在漢代以後的文獻中仍然可以找到。

33. 兩手相擊始鳴。（《敦煌變文》）
34. 先生略抬身，露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朱子語類》）
35. 這妮子兀的不吃酒來。更吐了那。摸了我兩手。（《關漢卿戲曲集》）
36. 卓氣力大，兩手摳住；呂布便入，揪倒伍孚。（《三國演義》）
37. 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姥姥兩手捧著喝。（《紅樓夢》）

周氏認為在基數用法中，“二”、“兩”分工；“二”不用於天然成雙的事物，而“兩”則用於天然成雙的事物。但在先秦漢代的材料中，也找到“二”用於成雙的事物。《禮記》中有一例。

38. 主人二手承衾而哭。（《禮記》）

“二”表示成雙事物的例子在唐代到清代的文獻中仍然可以找到。

39. 飛者、走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三途六道，五趣四生，（《敦煌變文》）
40. 且依四腳帽子加絰。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腳縛於後，後二腳反前縛於上，今硬帽、頭皆是。（《朱子語類》）
41. 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三國演義》）

有兩個或兩個為一組的事物。”

在下面的例子中，“兩”緊接 i 它修飾的名詞性成分。用法與表基數的“二”相約。¹²

42. 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左傳》）
43. 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左傳》）
44.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左傳》）
45.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左傳》）
46.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左傳》）

以下是唐以後，“兩”表示基數的例子。

47. 北來兩人入寺聽經，（《敦煌變文》）
48. 此一書之間，要緊祇在格物兩字。（《朱子語類》）
49. 自從不應舉。對不的兩字句。（《關漢卿戲曲集》）
50. 兩宮互相爭競，張讓等各勸歸宮。（《三國演義》）
51. 後面又畫著兩人放風箏，（《紅樓夢》）

雖然，“二”、“兩”在秦漢的例子中，都有基數的用法，但“二”的用例比“兩”要多。下面是從秦代到清代的材料中，名詞“人”、“君”、“國”被“二”和“兩”修飾的次數。¹³

表一

¹²蔣紹愚教授曾指出(42)-(46)不是簡單的基數用法，是周生亞所指的經過人工加工而成的成雙成對的事物，所以用“兩”，不用“二”。由於事物若不是天然成雙，就是加工成雙的。換言之，所有成雙的事物都要用“兩”。由於天然成雙和加工後成雙的說法都有不清楚的地方，本文暫且把(42)-(46)看作是“兩”的基數用法。

¹³此外，統計不包括“十有二”、“二十”、“二百”等例子，因為在這些情況中只能用“二”不能用“兩”。

	先秦	漢	唐	宋	元	明	清
二人	13	74	22	83	7	343	119
二君	15	11	0	20	0	1	0
二國	12	16	0	15	0	5	0
總數	40	101	22	118	7	349	119
兩人	0	54	2	39	0	19	5
兩君	11	5	0	12	0	0	0
兩國	1	6	1	4	0	3	0
總數	12	65	3	55	0	22	5

從上面的統計，可以看出名詞“人”的使用頻率比“君”和“國”要穩定。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材料的限制。先秦漢代的材料主要是經書、史書。唐以後的材料是小說、戲曲等。可能是因為材料的性質和內容的不同，所以在唐以後的材料中，名詞“君”和“國”的使用頻率都不高。單看名詞“人”的情況，我們看到從漢開始，“兩”可以作基數修飾“人”。除了在漢的材料中，“兩人”出現的次數比“二人”出現的次數多一點外，在唐以後的每一時期的文獻中，“二人”的用法都比“兩人”要多。再者，把“二”和“兩”出現在“人”、“君”、“國”三個名詞的用例加起來，每每都是“二+名”的數量要多。雖然上面的統計沒有一個清楚的界線讓我們看到“兩”漸漸代替“二”表示數量，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從漢開始“兩”用作基數時，不限於天然成雙的事物，說明它基數的用法在擴展。下面還會討論“二/兩”跟量詞的用法。

在先秦文獻中，有極少部分“二”+量詞¹⁴的例子，而“兩”+量詞的例子則一個也沒有。在《史記》中，並沒有發現“二”和“兩”出現在量詞“個”前

¹⁴這時期的量詞主要是表度量衡的單位詞。

的例子。有少部分“二”和“兩”出現在量詞前的例子，但“二”出現在量詞前的例子要比“兩”出現在量詞前的例子要多。這些量詞主要是度量衡的量詞，如斗、寸、丈等。在唐以後的材料中，發現“兩”趨向與量詞先結合，然後才修飾後面的名詞性成分。除了出現在個體量詞前，“兩”也出現在動量詞前。在下面每一組的第一個例子中(a 例)，“兩”出現在個體量詞前，而在第二個例子中(b 例)，“兩”出現在動量詞前。

- 52a. 水生治不解，須得兩個笠子。（《敦煌變文》）
- 52b. 生不一回，死不兩度。（《敦煌變文》）
- 53a. 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朱子語類》）
- 53b. 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朱子語類》）
- 54a. 他兩箇巧語花言。（《關漢卿戲曲集》）
- 54b. 生破做兩三截。（《關漢卿戲曲集》）
- 55a. 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三國演義》）
- 55b. 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欲再往訪之。（《三國演義》）
- 56a. 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個還高些呢。（《紅樓夢》）
- 56b. 就一連起來了兩次，（《紅樓夢》）

以下是“二個”和“兩個”在唐代到清代的材料中出現的次數。

表二

	敦煌變文	朱子語類	關漢卿戲曲集	三國演義	紅樓夢
二個/箇	1	13 ¹⁵	1	0 ¹⁶	3
兩個/箇	16	149	52	62	753

太田辰夫(1987: 131)提到在《游仙窟》的用例中,“在計算個數時不問量詞的有無都用‘兩’而不用‘二’,這表明‘二’在計算個數時已經不用了。可以認為,現代漢語的‘兩’的用法大約是在唐代產生的。”從表一“二/兩+名”的統計中,我們發現太田辰夫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原因是在《敦煌變文》中,“二”直接出現在名詞前的例子要比“兩”直接修飾名詞的例子要多很多。因此,並不是像太田辰夫所說,在計算個數時不問量詞的有無都用“兩”而不用“二”。其次,比較表一和表二的數字,我們看到在唐代“二”和“兩”表基數時,有一個分工;“二”趨向直接修飾名詞,而“兩”則趨向先與量詞組合,然後再修飾名詞。從表二的出現次數可以看到,在每一個時期的文獻中“兩+個”的例子都比“二”出現在“個”前的例子要多。¹⁷在文獻中,“二”還是大多直接出現在它修飾的名詞性成分前。

以下是唐代到清代“二”的一些用例。每一組的第一個例子是“二+量詞”的例子(a例),而第二個例子則是“二”直接出現在其修飾的名詞性成分前的例子(b例)。¹⁸

¹⁵不包括四個“第二箇”的例子。

¹⁶在《三國演義》中總共有四個“二個”的例子,但其中三個是與詞頭“第”組合,表示序數。還有下面這一個例子,“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第七十六回) 統計不包括這例子原因是只有“二”可以和其他位數詞組成系位數詞,而“兩”則不可以,所以這例並沒有包括在統計中。

¹⁷同時,在各個時期並沒有找到“二個人”的例子,但在《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中卻有“兩個人”的例子。

¹⁸在《朱子語類》中也可以找到“二”出現在動量詞前面的例子。但是“二”每每要跟“第”先結合然後再跟動量詞結合,如:“第二次看,謂放心既求,儘當窮理。”又“如小人

- 57a. 舜子恐大命不存，權把二個笠子....。（《敦煌變文》）
- 57b. 大鵬信徒（圖）南，鷓鴣巢一枝，逍遙各自得，何在二蟲知。（《敦煌變文》）
- 58a. 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朱子語類》）
- 58b.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朱子語類》）
- 59a. 二位哥哥喫了筵席去。（《關漢卿戲曲集》）
- 59b. 子母牽腸割肚疼。忽然二事在心上。（《關漢卿戲曲集》）
- 60a. 導抵敵不住，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三國演義》）
- 60b. 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三國演義》）
- 61a. 適聞二位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紅樓夢》）
- 62b. 別家不知，只說這寧、榮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紅樓夢》）

(63)的例子是從《三國演義》找到的，同一個名詞“軍”既可以直接被“二”(a例)和“兩”(b例)修飾，又可以被“兩+量詞”修飾(c例)。

- 63a. 催、汜二軍，四面混戰，樂軍大敗。（《三國演義》）
- 63b. 兩軍齊出，玄德麾軍回身復殺。（《三國演義》）
- 63c. 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兄弟二人，（《三國演義》）

王力(2001)提到從漢代開始“兩”和“二”的用法漸漸交錯起來。¹⁹在先秦用“二”的，到了漢代就可以用“兩”了。此外，他又提到“箇/個”本是竹的單位詞，但在唐代時，已經可以作水果、鳥、人等的單位詞。這些都跟表一和表二的數字吻合。在表一中，由先秦到漢這段時間，“兩”直接修飾名詞

見君子則掩其不善，已是第二番過失。”

的例子增加了六倍。但在漢以後，又減少了。而在表二中，從唐代一直到清代的文獻裏，“兩”出現在量詞“個”前的例子都要比“二”出現在“個”前的例子要多。這些都說明在漢代時，“兩”表示基數的用法慢慢在擴展，到唐代，恰巧碰上使用範圍也在擴展的“個”，在這時候“二”和“兩”正在分工，以“二”直接修飾名詞，而“兩”則先和量詞組合，然後再修飾名詞，因此，在表二中，從唐以後的文獻裏，“兩+個”的例子要比“二+個”的例子多。此外，在表一中，在唐以後，“兩”直接修飾名詞的例子減少了的原因也是由於這時候“兩”不直接修飾名詞，而趨向與量詞先結合，然後再修飾名詞。“二”、“兩”在表數量的用法上的分工和“個/箇”在使用上的擴展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唐以前找不到“二個”和“兩個”的例子。

周文(1984：445)還提到“正因為‘二’主要用于基數，所以文獻中每當‘二’和其他基數對比使用時，也用‘二’不用‘兩’。”例(64)引自周文。

64. 回也聞一已知十，賜也聞十以知二。（《論語》）

但我們發現在漢以後的材料中，有以“兩”和其他基數對舉的例子。

65. 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史記》）

66. 如是我聞，信成就；一時兩字，時成就；（《敦煌變文》）

67. 天花落一枝兩枝，甘露瀉十點五點。（《敦煌變文》）

68. 一甕兩鉢中少，三甕五甕轉希其（奇），（《敦煌變文》）

69. 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朱子語類》）

70. 他可早兩婦三妻。（《關漢卿戲曲集》）

¹⁹何樂士(2000)指出“二”和“兩”用法相混的情況在《左傳》中已出現。

71. 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三國演義》）
 72. 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三國演義》）

在上面的例子中，“兩”可以和其他基數對舉，再次說明從漢開始，“兩”漸漸替代“二”表基數。

雖然，從漢代開始，“兩”表數量的用法慢慢在擴展，但“二”在位數詞前的用法卻是相當穩定的。除了在《史記》和《紅樓夢》裏找到兩個“兩”出現在位數詞前的例子外(76、82)，從所選的先秦到清代的材料中，一律用“二”不用“兩”。(周生亞 1984)

73. 餘夫二十五畝。（《孟子》）
 74. 命子封帥車二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左傳》）
 75. 韓太子奭，斬首八萬二千。（《史記》）
 76. 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史記》）
 77. 往者堯王聖，寫（攝）位二十年。（《敦煌變文》）
 78. 恰如今年二十一歲，來年二十二歲，（《朱子語類》）
 79. 後來有二十年好運。且待如何。怎肯教一年春盡一年春。（《關漢卿戲曲集》）
 80. 朱雋自縱鐵騎二千，逕取東北角。（《三國演義》）
 81. 賈芸接了，看那批上銀數批了二百兩，心中喜不自禁，翻身走到銀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了銀子。（《紅樓夢》）
 82. 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綉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紅樓夢》）

在這些例子中，不論數目包含一個還是多個系位數詞的組合，凡位數詞前

都是用“二”不用“兩”的。

太田辰夫(1987)提到數詞²⁰，可以重 表示逐指。重 的形式可以是AA，如一一、兩兩、三三、千千等。也可以是AABB，如兩兩三三、三三五五等。在先秦時期所選的材料中，沒發現數詞重 的用例。但在《史記》及其後的材料中，數詞可以重 當逐指用。

- 83a. 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史記》)
- 83b.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史記》)
- 84a. 若也相公歡喜之時，所得錢物，一一阿郎領取。(《敦煌變文》)
- 84b. 楚卒聞言雙淚垂，器械槍旗總拋卻，三三五五總波濤(逃)，各自思歸營幕內。(《敦煌變文》)
- 84c. 夫子拔刀撩亂斫，其人兩兩不相傷；(《敦煌變文》)
- 84d. 雙雙瑞鶴添香印，兩兩靈禽注水瓶，(《敦煌變文》)
- 85a.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朱子語類》)
- 85b. 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雉，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卻與列女傳所引義合。(《朱子語類》)
- 86a. 從頭一一對阿者。我這裡便說。說。世做的潑水難收。至死也無對。今日箇一庄也不借。(《關漢卿戲曲集》)
- 86b. 岸上雙雙人歡慶。(《關漢卿戲曲集》)
- 87a. 布將前事一一告允。(《三國演義》)
- 88a. 怡紅快綠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紅樓夢》)
- 88b. 雙雙燕子語梁間。(《紅樓夢》)

在先秦的材料中找不到數詞重 的用法，所以，“二”、“兩”、“雙”重 的

²⁰包括本文所指的單位詞，如千、萬等。

例子也找不到。但在唐以後所選的材料中，我們不但找到一般數詞重 的用例，也找到“兩”和“雙”重 的例子。但是，在材料中並沒有發現“二二”的例子了。

另外，除了數詞可以重 當逐數用外，量詞也可以重 當逐數用。²¹如：

89. 個個美順言，人人愁逆耳。（《敦煌變文》）
90. 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朱子語類》）
91. 他須不求金玉重貴。卻甚兒孫個個賢。受煞熬煎。（《關漢卿戲曲集》）
92. 衣甲濕透，個個不全。（《三國演義》）
93. 封家人個個驚慌，不知何兆。（《紅樓夢》）

由於數詞和量詞都能重 來表示逐數，所以不太容易判斷“雙雙”在上例中到底是數詞還是量詞。特別是因為“雙”在先秦和漢代的文獻中已可用作數詞，又可以用作量詞。

有關“雙”的例子，在秦漢的材料中只找到四個例子。在(94)和(95)，“雙”的用法跟“兩”相約，都是用來表示成雙的事物。王力(2001: 249-250)提到：

“‘雙’和‘兩’的分別，主要在於‘兩’字指天然成雙的事物，‘雙’字強調相配成對(雙雁、雙鯉、雙燕)。……再說，在多數情況下，‘雙’字並不是純粹數詞，而是帶有形容詞性質。在先秦時代，‘雙’字罕見，所

²¹粗略檢查後，除以下此例外，“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左傳》)，並沒有在所選的先秦和漢代的材料中找到其他量詞重 的例子。而上例的“乘乘”應是動詞+量詞的例子，因為“皆”是一個副詞，那麼第一個“乘”應是動詞，而第二個“乘”和“車”應該是“一乘車”的省略。

以也不至於和‘兩’用法相混。到漢代以後，‘兩’和‘雙’的用法自然有交
的地方。例如，‘無雙’和‘無兩’，‘雙手’和‘兩手’，都是沒有差別的。”²²

在(94)和(95)中，“雙”出現在被修飾的名詞前，而“雙”前面並沒有任何數
詞，所以把它看作是一個數詞也是可以的。在(96)和(97)，“雙”前都有一
個數詞，所以我們把它看作是量詞。此外，“雙”作為量詞還保存了成對的
意思。

94. 公膳日雙雞。（《左傳》）
95. 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左傳》）
96. 見鳥六雙，以王何取？（《史記》）
97. 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
足下。（《史
記》）

在漢以後的材料，“雙”除了用於禽鳥外，還可以用於成雙的事物。“雙”
作為量詞用的例子也可以找到。下面(a)的例子是“雙”修飾禽鳥；(b)的例
子是“雙”修飾成雙的事物；(c)的例子是“雙”作量詞用。

- 98a. 仲春二月，雙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敦煌變文》）
- 98b. 雙目則珠淚長垂，（《敦煌變文》）
- 98c. 白羽新雕一百雙，龍劍初磨利若霜，倘若今夜逢項羽，斬首將來獻
我王。（《敦煌變文》）
- 99b. 門是外門，雙扇。（《朱子語類》）²³

²²周生亞(1984)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雙”有形容詞性質。劉世儒(1965)提到“雙”的本義
是指“兩隻鳥”

²³在《朱子語類》中未找到“雙”跟禽鳥的例子，但找到以下這例子“如說『非禮勿視』，

- 99c. 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朱子語類》）
- 100c. 你那雙勾手腕兒先索平正。（《關漢卿戲曲集》）²⁴
- 101a. 一日，偶見雙燕飛於庭中，（《三國演義》）
- 101b. 兩耳垂肩，雙手過膝，（《三國演義》）
- 101c. 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三國演義》）
- 102a. 雙雙燕子語梁間。（《紅樓夢》）
- 102b. 嚇得李貴忙雙膝跪下，（《紅樓夢》）
- 102c. 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紅樓夢》）

此外，我們也找到“兩”用於禽鳥的例子。

103. 錦上金儀對對有，兩兩鴛鴦對鳳凰。（《敦煌變文》）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兩點：首先，“兩”、“雙”在語義和語法特點上有重 之處。其次，數詞和量詞有一個緊密的關係。下面會再討論這兩點。

3.2 基數--概數用法

周文(1984:446)亦提到“鄰接基數表示概數時，用‘二’不用‘兩’的。但是，到了漢代，這種界限就不是太清楚了。”太田辰夫(1987:135)指出“一兩”和“兩三”表不定數在《史記》中已有用例。例(104)和(105)引自周文，而(106)和(107)則引自太田辰夫。

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這例子跟(99c)的分別在於數詞“一”是否出現在“雙”前面。在漢語，當量詞前的數詞是“一”時，“一”經常被省略。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難以判斷“雙”到底是一個數詞還是一個量詞。

²⁴這個例也可以是“雙”修飾成雙的事物。另外，在《關漢卿戲曲集》中，找不到“雙”

104.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
105. 與一二兄弟相見。(《左傳》)
106. 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史記》)
107. 多者兩三人。(《史記》)

在唐以後，同一材料中，既有“一二”、“二三”連用表概數，也有“一兩”、“兩三”連用表概數的例子，說明雖然“兩”的使用範圍正在慢慢擴展，但並沒有完全替代“二”。

- 108a. 比來聞道是忠臣言語二三無準的，…(《敦煌變文》)
- 108b. 不經兩三日中間，後妻設得計成。(《敦煌變文》)
- 108c. 囑仙(先)生，交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未待教招一二年，等閑讀盡諸書史。(《敦煌變文》)
- 108d. 但將漢王書來，尾頭標記一兩行，交戰但戰，要分但分。(《敦煌變文》)
- 109a. 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朱子語類》)
- 109b. 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朱子語類》)
- 109c.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朱子語類》)
- 109d. 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朱子語類》)
- 110a. 我和你二三年纏繞心。往常時恩愛情。交新年歲數三十整。(《關漢卿戲曲集》)²⁵
- 110b. 他把一條紫金梁。生破做兩三截。(《關漢卿戲曲集》)
- 111a. 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臣？(《三國演義》)
- 111b. 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三國

修飾禽鳥的例子。但在《趙盼兒風月救風塵/第二折》，卻找到“雙雁兒”這個曲目。

²⁵在《關漢卿戲曲》中，未找到“一二”和“一兩”的例子。

- 演義》)
- 111c. 佗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三國演義》）
- 111d. 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三國演義》）
- 112a. 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紅樓夢》）
- 112b. 只求你聽一兩句話就有了。（《紅樓夢》）
- 112c. 如今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紅樓夢》）
- 112d. 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著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紅樓夢》）

3.3 序數

周文提到另一個“二”和“兩”的區別是“二”可以作序數用，而“兩”不可以。在《敦煌變文》以前的秦漢材料中，序數是單用數詞，不用詞頭來表示的。在《敦煌變文》及其後的材料，我們也可以找到用“第+數詞(量詞)”來表示序數。

113.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孟子》）
114.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史記》）
- 115a. 喚作大郎二郎。（《敦煌變文》）
- 115b. 第一、序分，第二、正宗，第三、流通。（《敦煌變文》）
- 116a. 太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朱子語類》）
- 116b. 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朱子語類》）
- 117a. 大哥聲冤叫屈。官人不由分訴。二哥活受地獄。（《關漢卿戲曲集》）
- 117b. 第一來惡業相纏。第二來也是那神天報應。（《關漢卿戲曲集》）
- 118a. 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

- 使失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三也。（《三國演義》）
- 118b. 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三國演義》）
- 119a. 政老爹的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紅樓夢》）
- 119b. 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祭棚。（《紅樓夢》）

單用數詞“二”來表示序數從先秦到清代的材料中都可以找到。在唐以後的材料中，我們還可以找到用“第+二(量詞)”表示序數的例子。在所選用的材料中用“二”表示序數的用法是相當穩定的。我們並沒有發現單用“兩”或單用“雙”來表示序數的例子。也沒有找到“第+兩/雙”等例子。

3.4 語法功能

以上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二”和“兩”表示物量的用法。至於動量的用法，蔣紹愚(2000)提到“二”在先秦時只限於表示事物的數量，而表動作的數量則用“再”。例(120)和(121)引自蔣文。

120. 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莊子》）

根據蔣紹愚，在以上的例子中，因為“二”不能用來表示“呼”這個動作的數量，所以我們要用“再”。蔣氏進一步指出“二”表示動量的用法，到漢代才產生，如例(121)：

121.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女誡》）

周文也有大至相同的看法，而他更認為在先秦兩漢中，“二”和“兩”的另一個最大的不同點是“二”不可以作狀語，而“兩”可以。例(122)來自周文。

122.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

何樂士在(2000)《左傳》的研究中提到“二”多用作定語，但有時也有作狀語。例(123)引自何文。²⁶

123. 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昭3》）

但一般而言，在所選的文獻中，“二”作定語的情況較多，也有作賓語、主語、中心語等的例子，但例子不多。(何樂士 2000)

124. 君取一，臣取二。（《左傳》）

125. 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左傳》）

126.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左傳》）

相反，“兩”作狀語的例子較多。

127a. 以相宥也，兩釋纒囚，以成其好。（《左傳·傳三年》）

127b.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傳·定公經二年》）

128a. 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史記》）

128b. 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史記》）

129a. 今得阿耶書信，兩拜助（祝）阿娘寒溫，（《敦煌變文》）

²⁶ 蔣紹愚教授則指出“二”在(123)中作主語。

- 129b. 君臣兩競，各擬見王。（《敦煌變文》）
- 130a. 二者不能兩立。（《朱子語類》）
- 130b. 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與未發時一般，方是兩下工夫。（《朱子語類》）
- 130c. 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朱子語類》）
- 130d. 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朱子語類》）
- 131a. 我坐著窄窄半邊床。受了怯怯兩拜禮。（《關漢卿戲曲集》）
- 132a. 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三國演義》）
- 132b. 汝既讀書，須知忠孝不能兩全。（《三國演義》）
- 133a. 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紅樓夢》）
- 133b. 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紅樓夢》）

在先秦漢代以後，仍找到零星“二”作狀語的例子，但數目不多。

134. 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朱子語類》）
135. 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朱子語類》）

3.5 小結

在第二節的討論中，我們發現“二”作為基數表示數量時，主要直接修飾中心語。“兩”在先秦的例子並不多，並且主要用於天然成雙的事物。我們在統計中看到在漢時，“兩”的基數用法不再局限於天然成雙的事物，它的基數用法慢慢在擴展。並且，在唐以後的文獻中，“兩”趨向與量詞組合，然後再修飾名詞中心語，“兩+量詞”的例子在各時期都比“二+量詞”的例子

多。從漢代開始“兩”的基數用法慢慢擴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到：(1) 在秦以前，數詞對舉只用“二”不用“兩”，但從漢開始已有“兩”與其他數詞對舉的例子；(2) 漢以前，數詞連用表示概數時，只用“二”不用“兩”，但在漢以後“兩”也可以跟“一”或者“三”連用表示概數。至於“雙”的使用範圍比“二”和“兩”都要小。在先秦漢代時，作為數詞，“雙”常用於禽鳥。但在漢以後，“雙”不單用於成雙的禽鳥，還用來表示非禽鳥的成雙事物。“雙”表示成雙成對的意思還保留在它的量詞用法中。量詞“雙”漢代到清代的材料中都可以找到。雖然，從漢開始，“兩”的用法便慢慢在擴展，但“二”在位數詞前和表序數的用法上，還相當穩定，並沒有讓位給“兩”。在最後一小節中，我們還看到在語法功能上，“二”和“兩”也有一個粗略的分工：“二”在句中主要擔任非狀語的功能；而“兩”則主要作狀語。

四 總結

本文第一部分描述了‘二’、‘兩’、‘雙’在現代粵語和普通話中的使用情況。第二部分則從歷史角度，考察它們從先秦到清代的發展。當中我們發現一個詞的用法並不是從古到今一成不變的。就“二”、“兩”、“雙”而言，我們看到“二”的使用範圍一直在縮小，慢慢讓位給“兩”。它序數的用法從先秦到現代的方言卻是相當穩定的。跟詞頭“第”組合、跟其他數詞並列、直接修飾名詞等表示序數的方法在現代的方言中仍然採用。但是，在上海話中，“二”一部分表示序數的用法也被“兩”取代了，例如：上海話可以說“禮拜兩”、“三月兩號”、“兩號門牌”等。在 3.1 中討論位數詞時，我們曾經提到在《史記》和《紅樓夢》中，有兩個“兩”出現在位數詞前的例子。除了這兩例外，位數詞前只用“二”不用“兩”。在現在很多方言中，如普通話和粵語，當基數包含一個系位數詞時，除位數詞“十”以外，其他的位數詞“百”、“千”、“萬”前也可以用“兩”。Chao(1968)提到上海話時，有以下

的描述：

“In Shanghai, where the dialect has nasal initials for both 二 *gni*² ‘two’ and 五 *ng*³ ‘five’, the vowel *i* in *gni*² acoustically weak and the (new) Shanghai Lower Rising and Lower Going Tones being indistinguishable, telephone operators and most of the telephoning public use *liang* for ‘two’.” (p.569)

方光燾(1997)更進一步指出：

“在吳語區一些方言裏，在數目字的體系中‘二’和‘五’的發音相似，容易混淆。這種‘二’‘五’不清的現象，造成了數目字體系的不穩定。‘兩’便是在這樣不穩定的情況下闖入到數目字體系中來的。……北方官話區口語的‘二’‘五’的發音可能在《中原音韻》時代或者更早一些，已經變成不相類似容易辨認的聲音了。‘兩’代替‘二’的職能已經停止，保留下來的也是往日的殘跡了。……吳語區的方言即在今日普通話中的‘二’‘兩’不清現象依舊繼續。因此‘兩’的使用比之官話更加頻繁了。” (52-53 頁)

方文又提到在吳語區(金華、羊溪、東陽等方言)，個位數中也用“兩”，如：“十兩點鐘”、“十兩個”等。到底“兩”是不是正如方文所說，由於要避免語音混淆而代替了“二”的用法仍有待考核。另外，太田辰夫(1987)提到北京話不說“兩百”，而上海話等一些方言中卻有這個用法。Cheung et al. (1994)又提到在普通話中，如果一個基數包含一個以上的系位數詞時，經常用“兩”於最大的位數詞前，而個位數則用“二”。根據以上各家的說法，我們可以推論“兩”出現於位數詞前的用法是後起的。在普通話和粵語中，

“二”和“兩”的發音並不像上海話般接近，那麼，“兩”又是怎樣開始取代“二”出現在位數詞前呢？既然沒有方言內部語音相近而導致混淆作為條件，那麼，會不會是方言接觸所致呢？這些問題仍待探討。

在基數用法上，在先秦時，“二”、“兩”、“雙”中，“二”是應用範圍最廣的。從漢開始，“兩”的基數用法開始擴展。“兩”從表天然成雙的事物發展到可以用於非天然成雙的事物。到現在的一些吳語方言中，更開始用來表示序數。雖然“雙”和“兩”在語義上都強調成雙，而語法上兩者都可以重表逐數，但為什麼在數詞的用法上，“雙”落後於“兩”呢？“兩”有什麼特點使得它一步一步的擴展，取代“二”的用法呢？

本文討論的“二”、“兩”、“雙”中，除“二”是一個純粹的數詞外，“兩”和“雙”除了可作數詞用外，還可作量詞。根據《漢語大詞典》，“兩”是“輛”的古字，量詞，用於車輛”。王力(2001：246)提到“上古的‘兩’最初是表示天然成雙的事物。當它用作單位詞的時候，這種意義最為明顯。”王氏再提到由於“車有兩輪，所以車以‘兩’為單位。直到現代，‘兩’還沿用作為車的單位名稱，寫作‘輛’”。例如：“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詩經召南鵲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詩經齊風南山》）。又根據《漢語大詞典》，“雙”指“禽鳥兩隻”。“兩”和“雙”的來源都和概念“二”有關，當它們作量詞用時，只有“雙”保存了“二”這個意義。至於它們量詞的用法，在各個方言中的發展都不一樣。在粵語中“輛”作為車輛的單位詞只有文言用法，在口語中，用“架”不用“輛”。在普通話中，則文言和口語中，都用“輛”。同樣，在粵語的口語中並不用“雙”作量詞，而普通話卻用“雙”作為量詞。換言之，粵語主要保存了“兩”和“雙”作數詞的用法，而“兩(輛)”作量詞的用法只保存在文言中，而“雙”的量詞用法則未有保存下來。而普通話則保存了“兩”和“雙”的數詞和量詞用法。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二”、“兩”、“雙”在各方言中的用法正反映 i 它們在歷史發展上的不同階段。我們看到詞彙興替的進程是漸進的。一個詞並不會突然在語言中消失或一下子興起。詞彙興替的動因可以是來自語言內部的分工或語言外部的接觸。就“二”、“兩”、“雙”而言，“兩”取代“二”的用法可以是內部分工的結果。由於“二”在先秦時，既表示基數，又表示序數，承載 i 很重的語義負擔，可在句子中產生歧義。其時，“兩”在語言中表示天然成雙的事物，語義接近“二”，慢慢便分擔了“二”表基數的用法。至於“兩”在某些方言中，進一步取代“二”作序數用，如果吳語的情況正如方光燾所言，是由於語音相近的原因所致，那就是個語言內部的動因。但對於缺乏這個語音相近條件的方言，“兩”代替“二”表示序數可能是方言接觸的結果。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動因，我們看到的情況是詞彙興替並不是一刀切的。雖然，在唐以後，“二”和“兩”在基數用法上，有一個分工，即“二”直接修飾名詞，而“兩”則先與量詞結合，然後再修飾名詞。這個分工並不是絕對的區分開來，因此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找到“二+名”、“二+量+名”、“兩+名”等例子。又如在位數詞前，在歷史上，一概用“二”不用“兩”的，但在普通話還是粵語中，我們都可以聽到“兩百塊”又或是“兩百蚊”的說法。此外，在普通話中，當一個基數包含幾個系位數詞時，除個位上要用“二”外，在最大的位數詞前，一般都用“兩”，而中間的位數詞前，則可用“二”或“兩”。“兩”在粵語中的還沒有發展到這個階段。一般的習慣還是在位數詞前一概用“二”。

影響一個詞的發展的因素目前還未有完全掌握，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後記

這本論文集可以出版，首先要多謝我們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贊助所有的出版經費。其次，要多謝各同學的支持，把他們的文章刊登在論文集中。準備這本論文集的過程中碰到很多困難，但在很多人的幫忙下，論文集得以完成。特此向張洪年老師、潘秋平同學、馬木池先生、林英偉先生致謝。

在科大的日子快要五年了。在這段日子中，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幸好每每在跌倒時，總有老師們和同學們把我扶起來。還記得剛進科大時，語言學的課堂上包括我就只有三人；還記得上丁先生的漢語音韻課時戰戰兢兢的心情；還記得大家圍在會議室中這張桌子聽語言學報告。在這五年中，看到語言學這個課程慢慢在發展。現在上課已經不單單有語言學的同學，也有非語言學的同學。聽報告時，會議室中的桌子已坐不下聽報告的人。丁先生不但一手建立了語言學這個課程，還成立了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我們是做歷史語言學的，經常提到來源，而丁先生就正正是我們這裏語言學課程和研究中心得以創辦的來源。丁先生除了教我們音韻外，更教了我們做學問和做人應有的態度。做學問要嚴謹，要用功，要堅持，要開放。做人要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對人要包容。丁先生對後輩的愛護和提拔，實在是令後輩感動和敬佩。在退休以前還盡力為我們準備嫁衣裳。丁先生快要退休了，我們都很不捨得。希望他退休後，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要對丁先生說感激的話說不完，要表達不捨之情實難表達，最近拿起詩集，看到以下兩句：離人無語月無聲，明月有光人有情。筵終席散，但此情常在。

香島從游五載恩
循循善導有心人
清灣一別多珍重
他日重臨化雨新

參考文獻

- 方光燾 1997 論“二”和“兩”(提綱),《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何樂士 2000 《古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蔣紹愚 2000 《漢語詞匯語法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榮主編 1998 《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世儒 1965 《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陸儉明 1990 表疑問的“多少”和“幾”,《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太田辰夫著 1987 《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力 2001 《漢語史稿》(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 詹伯慧、張日昇主編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香港:津橋出版社
- 1994 《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洪年 1972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周生亞 1984 “二”、“兩”、“雙”、“再”用法比較,《中國語文》第6期,445-454 頁
- 志村良治 1995 《中國中世紀語法史研究》,江藍生、白維國譯,北京:中華書局
- 朱德熙 1997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Cheung, Hung-nin Samuel (in collaboration with Sze-yun Liu and Lin-Shih Li) (1994). *A Practical Chinese Grammar*.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tthews, Stephen; and Yip, Virginia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E, Liang and Shuang: From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YIU Yuk-man, Carine

Abstract

In terms of meaning, *e*, *liang* and *shuang* all express the concept of “two”. However, they are similar, yet, also different in use.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ynchronic uses of *e*, *liang* and *shuang*. The discussion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ir uses in Yue. Differences exhibited in their uses in Yue and Mandarin are also addressed. The scope of the uses of *e*, *liang* and *shuang* include their use as a cardinal number (including their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uses) and an ordinal number.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concerning the above uses of *e*, *liang* and *shuang*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xical change and lexical stratum, the conclusion part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emplified by *e*, *liang* and *shuang* in various dialects.